風流鐵三角

第四冊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

第四冊

司馬紫煙 著

司馬紫煙小說專輯

風流鐵三角 第四冊

司馬紫煙 著

皇典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典：武俠系列

司馬紫煙 著

風流鐵三角（全四冊）

封面：

封面題字：

三品：分色製版

風流鐵三角

四册

司馬紫煙 著

著煙紫馬司

①劍在江湖 一册 160 元
②英 雄 三册 480 元
③劍情深 正二册 320 元
續二册 320 元
④燕歌行 三册 480 元
⑤燕趙風雲 二册 320 元
⑥千樹梅花一劍寒 三册 480 元
⑦蜈龍鼎 二册 320 元
⑧一劍寒山河 三册 480 元
⑨孤劍行 三册 480 元
⑩遊子引 二册 320 元
⑪金僕姑 三册 480 元
⑫修羅刀 二册 320 元
⑬浪子燕青 二册 320 元
⑭鐵馬雪裘 二册 320 元
⑮荒野遊龍 四册 640 元
⑯環劍爭輝 三册 480 元
⑰大英雄 二册 320 元
⑱妙英雄 二册 320 元
⑲菩提劍 二册 320 元
⑳刀下不留人 三册 480 元
㉑明珠翅 二册 320 元
㉒魔劍心焰 三册 480 元
㉓血鴛翅 二册 320 元
㉔鷙與鷹 二册 320 元
㉕牧野英豪 三册 480 元
㉖天馬行空 三册 480 元
㉗八駿雄飛 三册 480 元
㉘瀟湘月 三册 480 元
㉙日落紫禁城 一册 160 元
㉚雪 鷹 三册 480 元
㉛彩鳳飛 二册 320 元
㉜羅刹翅 三册 480 元
㉝日落紫禁城續 一册 160 元
㉞楊柳枝 一册 160 元
㉟大雷神 三册 480 元
㊱劍嘯西風 三册 480 元
㊲塔里木風雲 二册 320 元
㊳玉玲瓏、玲瓏玉 二册 320 元
㊴血雁盟 二册 320 元
㊵悲 歌 二册 320 元
㊶金玉盟 二册 320 元
㊷故都風雲 二册 320 元
㊸江湖風雨十年寒 二册 320 元
㊹上林春 三册 480 元
㊺長干行 二册 320 元
㊻玉釵寒 二册 320 元
㊼新月劍 三册 480 元
㊽芙蓉劫 三册 480 元
㊾紅粉刀王 四册 640 元
㊿劍 神 二册 320 元
(51)風塵三俠 三册 480 元
(52)禁宮情劫 二册 320 元
(53)帝誥嫵影 二册 320 元
(54)斷臂刀 三册 480 元
(55)六月飛霜 三册 480 元
(56)遊俠列傳 二册 320 元
(57)桃花新傳 三册 480 元
(58)東入陽關無故人 三册 480 元
(59)風流鐵三角
(60)情 俠 四册 640 元
(61)迷失的愛神 三册 480 元
(62)罪惡之園 三册 480 元
(63)無 双 劍
(64)煞劍情狐
(65)碧血紅顏

夕照紅著

①飛刀小祖宗 三册 480 元
②七巧八仙刀 三册 480 元
③絕世淫魔 三册 480 元
④
⑤
⑥

二十七

那是一家很大的海濱俱樂部，是居於私人性質的，俱樂部擁有餐廳，私人海灘，健身房，別墅，還有一所頗具規模的射擊教練場和不少時髦的玩意兒。

這所俱樂部佔地很廣，却完全不對外營業，只有會員可以享受其中的設備，而且還是收費的。

加入爲會員，除了昂貴的年費外，還必須負擔分項的遊樂費用，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擔的。

它是屬於金氏企業集團的，凡屬中級以上職員，才有入會的資格。

此外則是金氏企業有關的重要客戶，則可以享受到一張名譽會員卡，一張可以招待一個人一次。

駱希眞有兩個師弟在俱樂部裡受聘爲雇員，他們傳出來的消息是美人魚號遊艇，每週會有一次停泊在俱樂部的私人碼頭上，那位金天妮每週也會在這兒渡假，多半是週末前來，星

期一早上離開。

俱樂部的會員只有兩百人不到，但是在春夏秋三季的週末，居然也是冠蓋雲集，相當熱鬧。

這是因爲香港的地方太小，遊樂場所不多，高級一點的遊樂場太少，普通一點的地方人又太多太擠，玩得難以盡興。

這家金氏俱樂部雖然不很普通，在上層社交圈裡倒相當有名。

有點身份的人，如果未能去渡個假，就罩不住的意思。

所以一次渡假的費用很貴，還需要有特殊的關係，它們的生意很好。

駱希眞是個很有辦法的人，他弄到了兩張貴賓卡，就在一個週末，跟李志強兩個人一起去了。

因爲貴賓卡的取得也不容易，他只有邀了李志強同行，好在每卡還可以携帶女伴一名，所以李志強帶了他的女助手呂絲絲。

駱希眞則邀了一名師妹劉眞，劉眞是皇家女警隊的探員，也是國際警探的成員，跟千代美子是同期的隊友，私交頗佳。

他們在擔任雇員的師弟安排下，雖然去得遲了一點，居然也登記到一幢別墅。

別墅中有兩間套房與一間客廳，剛好兩個女的住一間，他和李志強住一間。

美人魚號還沒有來，他們借機會先了解一下環境。

金氏俱樂部的氣派很大，週末晚間由於來的人多，餐廳的桌子要預約，而且還雇了樂隊和歌星助興。

更有一些表演性的節目，他們自己在俱樂部中有自己人，訂位自然沒問題，所以他們又到別處去轉了一圈。

在射擊場中，駱希眞終於看見了跛龍和他的那批手下了，都穿上了職員的制服，擔任各項雜務，這是個很好的掩護，利用現成的場地，可以從事射擊的訓練。

好在這批人都不認識駱希眞，尤其是駱希眞留起了小鬍子，使他看起來更爲成熟。

俱樂部中還有擔任安全的警衛，也有部份是跛龍的手下。

駱希眞得到提示，要他特別注意一個叫約克軍曹的黑人，這人是越戰的退役軍人，擔任過叢林突擊隊的軍曹，是個像電影主角藍波一樣的人物。

空手道、射擊、飛刀、十八般武藝精通，像一尊黑金剛。

駱希眞的師弟是早年出師的，他們都受過駱希眞親手的燻陶，身手相當不錯，可是他們在約克軍曹手下都走不上三兩招，

這是個極具危險性的人物。

□□　□□　□□

大致瀏覽了一遍，駱希眞和李志強又在保齡球館中消磨了兩個小時，然後回房洗澡、換衣服，到餐廳用餐。

餐廳已經是個中型的夜總會了，他們也學英國的紳士式，規定一定要衣着整齊才准進入，在餐廳門口，起了一陣小爭執，有個美國濶佬，大概是金氏企業的大客戶，也是用貴賓卡前來的，還有一位金氏企業的高級人員作陪，他們本身倒是穿了禮服，可是那位濶佬的女伴却因爲穿了長褲，被擋駕在外面，濶佬發了脾氣，認爲對他是侮辱，但是餐廳的領枱却堅持不准他們進去。

那位金氏企業的高級人員也表示愛莫能助，結果臨時借了一套晚禮服才算解決了問題。

駱希眞的師弟姓楊，英文名字叫羅拔，對大師兄十分尊敬，一直在陪他們，駱希眞笑道：

「羅拔，你們這兒的規矩這麼大，恐怕要得罪這位大客戶了。」

羅拔笑笑道：

「沒有的事，這種美國佬就要如此對付他們，以前也發生過這種事，他們當時雖然憤憤不平，可是離開這兒後，却極力對外吹噓，說此地的格調高，規定嚴，是眞正上流人的聚會。」

「他們是不是生得賤，受了教訓還要說好話。」

「正是這回事，這些美國濶佬自以爲財大氣粗，總認爲有錢能辦通一切，等他們得到了教訓，知道了世上有些地方的門是錢敲不開的，他們才拼命地想擠進去。」

李志強笑笑道：

「是有這回事，美國有些世家雖已沒落了，可是許多大富翁却拼了命想跟他們聯姻，爲的就是想巴結上門第而擠身於上流社會，滿足他們的虛榮心。」

駱希眞笑道：

「這是英國佬攪出來的，他們還流行封建的爵士制度，故意用一個貴族的頭銜，把有錢人一網打盡，網羅進去，要混到一個爵位，不知要作多少奉獻，混來的那個頭銜却不值半分錢。」

「誰說不值錢，爵士自然而然地可以進入到上流社會，有地位，受人尊敬，財大的未必氣粗，一些暴發戶們就怕受人蔑視，只要能買到尊敬，化再多的錢也不在乎。」

駱希眞一笑道：

「那又何必費事，我若有錢，乾脆買下一個小國家，自己當國王，不是立刻就有地位了！」

幾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正在這時，餐廳中進來了一個人，一個女郎，身着天藍色的晚禮服，明眉皓齒，儀態萬方，立刻搶盡了所有的光輝，因爲那個女郎實在太美了，一頭金髮，輪廓有如希臘的女神。

羅拔忙低聲道：

「金氏王國的女王來了，這就是金天妮，今晚到得早了一點！」

舞台前最好的一張桌子是爲她所保留的，駱希眞是見過她的，却不禁也有目眩神搖之感，他以前見過她是在美人魚號遊艇上，那時只穿着泳裝，只覺得她美妙動人而已，今晚在燈光之下穿着晚禮服，使她高貴有如女王，君臨天下的女王。

陪伴她進來的有四名男士，兩個青年的，兩個中年人，都是衣冠楚楚，但他們似乎對她都十分恭敬，等她坐下了才開始就坐，但只有兩個中年人而已，兩名年青人站在一邊靠牆的地方，一望而知是所謂保鏢之流。

樂隊開始奏樂，歌星也開始表演唱歌，也有人開始婆娑起舞，但是金天妮却並沒有跳舞，她只是啜飲着軒尼斯ETRA這是一種很名貴的白蘭地。

金天妮的酒量頗豪，頻頻舉杯，那兩個中年人陪着她喝，兩支曲子唱完，她已經喝了四五杯，兩個中年人也陪了四五杯，似乎已有不勝酒力之感，第二瓶開上來時，侍者爲他們注滿杯子，他們似乎已經相當勉強，却又不敢不奉陪。

駱希眞道：

「那兩個中年人是誰？」

「聽說是新聘來的總工程師和副總工程師，連續三個週末都是他們陪她來渡假，這是件苦差事，因爲他們每次都是醉得不省人事被抬出去的。」

「金天妮的酒量很大嗎？」

「很大，她一個人曾經獨飲了三瓶，而且還毫無醉意。」

駱希眞忽然道：

「我去請她跳支舞去。」

羅拔楊連忙道：

「大師兄，最好不要，那兩個保鏢會揍人的，以前有人試過。」

駱希眞一笑道：

「要揍我還沒有那麼容易。」

剛好又換了位男歌星，唱的是抒情歌曲，聲音很有磁性，唱得很有感情。

駱希眞走了過去，很有禮貌地一鞠躬：

「美麗的小姐，我能請妳跳支舞嗎？」

那兩個保鏢立刻走了過來，其中一個道：

「走開點，朋友，金小姐從不跟陌生人跳舞。」

駱希眞却微微一笑道：

「我姓駱，駱希眞，跟金小姐雖是初會，却不是陌生人，她認識我的。」

金天妮微微一震，隨卽笑了道：

「這個名字倒不陌生，不過要請我跳舞也有條件的，你必須通過兩項測試。」

「什麼測試。」

「第一必須要先喝下兩瓶EXTRA！」

「邀美人共舞前，能先飲美酒，這是享受，不能算是測試，我樂於接受。」

旁邊就有剛開好的一瓶，駱希眞抓起瓶子來，骨都地灌下了一瓶，要打開第二瓶時，金天妮笑道：

「駱先生，這裡的酒是一萬元一瓶，你喝下兩瓶，算是我的招待，假如你又吐了出來，這兩瓶酒就要你自己付帳。」

駱希眞十分有信心地道：

「可以，爲求與美人一舞，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待者打開了另外的一瓶，駱希眞又是一口氣灌了下去，居然面不改色，這種豪飲立刻引起了全場的注意，那位表演的歌星在唱完一條歌時，已自動停止了，使水銀燈可以打到這邊來。

駱希眞的第二瓶酒是在衆所矚目下喝掉的，因此，立刻就有一片熱烈的掌聲。

金天妮的眼中也發了光，笑着道：

「我還沒遇見過如此豪量的男人。」

「那是金小姐的朋友太斯文了，在我的那些朋友中，我的酒量雖非最差的，却也不是最好的。」

「駱先生，這祇是第一道測試，還有第二道呢！」

「第二道是什麼？」

「是要得到我那兩個保鏢的允許，他們是很頑固的人，很難說得通，最好的辦法是叫他

們出去休息一下。」

駱希眞笑道：

「小姐爲什麼不乾脆說要打一架呢？」

「這是個很高級的場合，打架是很粗俗的舉動，那是不允許的，但是大家都很歡迎競技。」

「那有差別嗎？」

「自然有的，競技是藝術的表演。」

「很遺憾的我不是藝術家。」

「但我兩個保鏢却是藝術家，他們對搏擊的藝術很具有造詣，對修理人的藝術尤有心得。」

「跟你跳一支舞有那麼困難嗎？」

「不，我主動邀請人跳舞時很簡單，只有別人請我跳舞時才會有這些規定。」

「在我之前，有多少人通過了規定！」

「沒有，他們被兩瓶酒就打倒了，你是第一個能輪到第二道測試的。」

「假如我拒絕呢？」

「當然可以，不過兩瓶酒的帳單會送到你桌上，測試的重點不是你把兩瓶酒倒下肚裡，而且必須維持清醒。」

駱希眞幾乎準備回頭了，他並不在乎付兩萬元錢，也不怕打一架，只是覺得很無聊。可是金天妮却挑戰地道：

「你不是想跟我作進一步的談話嗎，祇有在跳舞時，我才有聊天的心情！」

駱希眞看看那兩名保鏢道：

「在這兒嗎？」

「當然是在這兒，這是競技的表演，可以算是節目的一部份。」

「怎麼較量法，徒手搏擊。」

「一個徒手搏擊，另一個是兩截棍，那時你也可以選一樣武器，當然是以不具殺傷性的爲佳。」

駱希眞傲然一笑道：

「一個拳擊選手的拳頭在法庭上也可以被認定是武器的，我的空手同樣具有殺傷性。」

「駱先生儘管教訓他們好了，這兩個都是韓國人，他們自以爲天下無敵了，驕傲得不得了，每個月都要提出一次加薪，我倒很希望有人能殺殺他們的氣焰。」

金天妮是很具權威的，在夜總會中也是一樣，她把羅拔楊叫過來，吩咐他宣布競技開始。

駱希眞已經是十分知名的武師了，宣布他的名字後，立刻又獲得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他只脫掉了上裝，解下了領結，輕輕鬆鬆地站在場中，跟他對手的那個韓國人叫金相誅，也同樣地穿着襯衫，這不是搏擊的服裝，但是對兩名高手而言，服裝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在一陣激烈的掌聲後，搏擊就開始了，金相誅的動作很靈活，尤擅於用腿飛跌，駱希眞一開始沒注意，被他掃中了一脚，踢在肩膀上，不過駱希眞的打鬥經驗很豐富，一看無法躲避時，就勢翻了出去，看來好像是被踢出很遠，實際上只是輕輕地挨了一下。

金天妮十分興奮，大聲地叫着要金相誅繼續攻擊，金相誅也很得意，不斷地出腿，駱希眞都以身法躲過了，動手將近有五分鐘，他沒有還過一招。

金相誅以爲他被踢怕了，出招更急，把他逼到一個死角上時，又是一腿飛蹴，這一脚太狠了，踢的是耳根，他的脚穿的是小牛皮鞋，鞋尖包着鋼片，踢中了很可能就把人踢死的。

駱希眞最痛恨這種沒有武德的殺手，突地運掌，一掌砍了出去，結結實實地砍在小腿上。

金相誅怪叫着翻身跌了出去，抱着那隻脚直滾，他的那隻脚已經軟垂了下來，很明顯的，他的腿骨整個地斷了，就算能接妥，他這一輩子也要瘸着走路了。

金天妮的神色變了，幾乎有點難以相信地道：

「你只用了一招？」

駱希眞冷冷地道：

「有用的招式一招就夠了，對不起，金小姐，我下手不想這麼狠的，可是他的出招太毒，每一招都想要人的命，所以我要給他一點教訓。」

金天妮只揮揮手，叫人把金相誅抬了出去，另一名青年出來了，他被介紹的名字是金東照，是金相誅的弟弟，手中握了一根被稱爲工夫棍的兩截棒，手法很熟練。

駱希眞這次更絕，他既不躲，也不閃，每次都是以他的胳膊迎上去，將棍子反彈開去，這證明他的氣功練得很扎實，根本不在乎打擊。

金東照急了，突然雙棍合併，對準了駱希眞的咽喉插了過去，這又是一式致命的毒招。

駱希眞的身子也急跳而起，單腿撩出，後發先至，一脚踢在對方的跨下，金東照的叫聲就像是在屠宰場上的豬，整個身子弓起像顆蝦子，不用檢查也知道，他是無法再起來戰鬥了。

駱希眞向金天妮微微一鞠躬道：

「金小姐，妳這兩位保鏢在半年之內都無法干涉妳跳舞了。」

「你出手太狠了。」

「我認爲妳有失公平，照他們的出手，如果我挨上了一下，這輩子都爬不起來了。」

金天妮的臉色又變了一變，終於平靜了下來，嫣然一笑道：

「是……是……我承認出言不當，駱先生，眞了不起，把他們介紹給我的人說，他們是韓國空手道的冠軍，沒想到他們如此不中用！」

駱希眞一笑道：

「這就難怪了，沒有人向妳介紹過，我是世界徒手搏擊的國際冠軍，他們還差了一級。」

金天妮笑道：

「是嗎？那我眞是太失敬了，我對搏擊術很感興趣，在我的朋友中，還有幾位好手，你是否有興趣指點一番。」

「改天吧！今夜我只想請一位美麗的女郎跳舞。」

「對！對！你通過了測試，我們跳舞吧！」

□□　□□　□□

樂聲幽雅，歌聲動人，駱希眞擁着金天妮在池中起舞，金天妮的舞姿幽雅，但她的舞步却顯得有點生澀，可見她平時是不大跳舞的。

但駱希眞的舞技却十分高明，帶得非常好，剛開始，還有點錯拍，很快地，他們就進入了情況，與音樂混成了一體。

金天妮閉着眼，把頭微微地倚在駱希眞的肩膀上，沉醉在無限的享受中。

駱希眞幾次想開口，終於不忍心打破那美好的氣氛而忍住了。

直到一曲終了，那位歌星在掌聲中退到台後，金天妮才依依不捨地挽着駱希眞回到座上，金天妮笑道：

「駱先生，你還能喝兩杯嗎？」

駱希眞道：

「當然能，我喝過最多的一次是半打XO，也都沒醉，現在我還毫無酒意。」

金天妮眼中射出了光彩，興奮地道：

「那我們就痛快地喝幾杯，跳跳舞，我很難遇上你這麼高明的伴侶，這個邀請很冒昧嗎？」

「那裡，這是我的光榮，不過我還有個同伴在另外的桌上，我應該先去跟他打聲招呼。」

」

金天妮看看笑道：

「你的同伴能喝酒嗎？」

「他也能喝一點，不過他是個很有節制的人，從來也不肯過量，所以我們也不必邀請他同桌了。」

「那好，叫這兩位先生過去陪你的同伴吧，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她似乎有着獨斷獨行的習慣，沒有徵求那兩個中年人的同意，就叫羅拔楊過來，把他們領到李志強的桌上去了。

駱希眞自然不反對，尤其是聽說這兩個人是工程師，那一定是負責島上的建設的，駱希眞希望能對這方面多一點了解。

但他自己對建築是外行，李志強比他內行一點，正好讓他們去談談。

那兩個中年人似乎求之不得，欣然而去，因爲這是一個避免喝酒的機會，他們實在怕陪金天妮喝酒。

金天妮倒滿了杯子，一口一杯，連盡了三杯，駱希眞也陪了三杯，見她又要倒第四杯，才道：

「我們慢慢喝吧，這種好酒要慢慢地品嚐才能領略其佳境的。」

「我想嚐一次醉的滋味。」

「金小姐妳沒有醉過嗎？」

「沒有，從來也沒有醉過。」

「那還是不要嚐的好，喝酒雖是一種享受，但是醉了却全無情趣，又嘔又吐，人事不知，醒來頭痛欲裂。」

「嘔吐或許難免，但頭痛却不會，我的神經比一般人堅強得多。」

「這與神經堅強與否無關，頭痛是受酒精的刺激。」

「我不會頭痛，我從小到大，從沒有生過病，頭痛、肚子痛，什麼病都沒有過。」

「那妳實在很難得，不過酒醉還是不好，會使人神智失去控制，說出些不該說的話，做出些不該做的事。」

金天妮笑了起來道：

「你應該設法灌醉我才對，你不是很想從我口中挖出秘密嗎？」

「妳身上有很多秘密嗎？」

「很多，多得嚇死人，假如我身上的秘密完全揭露開，立刻會引起舉世大亂，華爾街的

股市大跌，香港的證券市場立刻關閉。」

她像是在開玩笑，駱希眞也開玩笑地道：

「這是我可以想像的，一個像妳這麼重要的人，還是經常保持清醒的好，我實在不敢灌醉妳。」

金天妮嘆了口氣：「我的確有那麼重要，但是你不會相信的。」

駱希眞笑了一笑，他當然不會相信，可是他也沒有懷疑，因爲他知道金天妮是金氏企業的幕後主持人，金氏企業是最近幾年突起的一個商業機構，生意做得很大，但還不足以影響到世界的經濟。

不過駱希眞更知道金天妮是一個大財團的代表。

他的女朋友千代美子是國際警探的幹員，曾經告訴他一些最內幕的消息。

國際警探隱約地發現，世界上出現了一些神秘的財團，這些財團的組成十分機密，沒人知道它的實際成員，也沒人知道它有多少財富以及有多少勢力。

他們以龐大的財富，支持着許多野心的政客以及許多陰謀家，獨裁者，爲整個世界製造動盪與不安。

金天妮如果不是誇張，她必然是這些神秘財團的一份子。

金天妮大概是眞的怕喝醉了洩密，放棄了謀求一醉的打算，不再大口地喝酒，只是淺斟低酌，但她的舞興却很高，幾乎不放過任何一支曲子，尤其是探戈，興趣更濃，居然吩咐樂隊連奏了六支探戈舞曲。

她在這家俱樂部內，似乎具有絕對的權威，她的吩咐就是命令，雖然超出了一般的習慣，但是沒人敢不遵。

駱希眞的探戈跳得非常好，在香港舉行的業餘花式交際舞賽時，曾經大出過風頭。

在剛帶她起步時，金天妮還有點笨拙，可是她學習的成績令人吃驚，第三四支曲子時，她已能配合駱希眞的各種花招了，到了最後兩支曲子時，她與駱希眞的搭配已經天衣無縫，舞池中幾乎是他們兩個人在表演了。

曲罷掌聲如雷，居然有不少人在叫「安可」。

連奏六曲探戈，跳舞的人已經膩煩了，這「安可」是爲他們而呼的，大家都希望能再見一次那種臻至於至美的表演。

金天妮的臉上被酒襯出了醉人的酡顏，目中泛起了一片霧樣的情意，湊在耳邊低問道：

「駱，要不要再跳兩支曲子，今天我才領略到什麼叫做跳舞，以前跟我跳過舞的那些人簡直是蠢材！」

「以前妳不常跳舞吧！」

「是的，次數不多，尤其是探戈，這是我第三次跳，可是帶我的人技巧太拙劣了，沒引起我的興趣。」

「什麼，才第三次，妳簡直是天才，有人跳了三十年也沒有妳現在的水準。」

金天妮吃吃地笑道：

「我是一具電腦，任何記憶，只要輸進ＩＣ板就保存起來，永遠都不會忘記的。」

駱希眞一笑道：

「我們還是休息一下吧，我已經技窮了，沒有更多的記憶可以輸入電腦了。」

「駱，你是個很有趣味的男人，在你身上有太多的優點，我眞難想像地球上會有你這樣優秀的生物。」

駱希眞笑道：

「我聽過不少女士對我的讚美，却從沒有人用優秀生物來誇獎我的，妳的談吐實在很特別。」

「我的口氣像個外星人嗎？」

「那倒不像，外星人都是些怪物，沒有妳這麼漂亮的。」

「你見過外星人嗎？」

「沒有眞正見過，但是我看過不少科幻的電影，連最可愛的ＥＴ都是怪模怪樣的。」

「我不是外星人，却是個科學家，因此我的談話都是科學性的，那是眞實的。」

「妳是個科學家？」

「你不相信嗎？我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得過兩個超級博士，地球科學和地質學。」

「妳有這麼偉大嗎？」

「你不相信，我有證書可以證明的。」

「我倒不是不信，如果ＭＩＤ出現了妳這麼一個美麗的女超人，一定早就轟動了，報上也會刋出妳的照片，不會如此沒沒無聞了。」

「但我的確是的，在我求學的時候，教授和同學都是一群科學家，他們只看重於我學習的成就與研究的結果，根本無視於我的容貌，我的指導教授甚至於連我是男是女都沒弄清楚，我通過博士考試的那一天，他居然對我說，密司脫金，恭喜你。」

「生活在這批人中間一定很無趣吧！」

「倒也不盡然，我們另有樂趣，知識上的樂趣。」

「對一個美麗的女士而言，那是一種浪費。」

「你認爲一個女人只能容貌來吸引男人嗎？」

「我沒有這個意思，我非常尊重有才華的女士，但我也認爲一個美麗的女人不該浪費她的天賦，她的美麗已經足夠征服世界了。」

「女人只憑美貌可以征服世界了嗎？」

「那當然不夠的，還要有頭腦及靈性，美好的內涵也是美麗的一部份。」

「你的話不是自相矛盾嗎？」

「不，我不以爲，美貌是美的一部份，並不能代表全部的魅力，無論如何，一個有才華的女人，如果缺乏了美貌，其成就也有限，即使她的才華非常特出，也只能使人尊敬，而不能吸引男人，就以妳爲例好了，雖然我很想接近妳，但妳是個醜八怪，我就不會爲求妳一舞而灌下兩瓶烈酒，跟兩個殺手去拼命！」

金天妮格格地笑起來：

「駱，你是個很坦白的男人，你想跟我做愛嗎？」

駱希眞沒想到她會問出這樣的一個問題，但是他却很坦白地道：

「不，我不想！」

「爲什麼，每一個跟我接近的男人都有這種慾望，怎麼你倒不想呢？」

「是的，我的確不想，因爲跟一個男人做愛，每個女人都能做到，像妳這麼美麗的女人却很少，我寧可保持欣賞的心情，不去破壞那種美感。」

「那不是能給你更實在感受嗎？」

「我的看法跟別人略有不同，如果我跟妳做愛，發現妳跟別的女人並沒有兩樣，甚至於妳是個很乏味的對手時，我會非常的失望，有很多很出名的電影明星，她們的婚姻生活都很難維持久，就因爲她們的丈夫太接近她們了，發現她們並不像她們的外表那樣吸引人。」

「我會是一個很乏味的對手嗎？」

「妳一定是的。」

「所以見得，你又沒有嚐試過。」

「不必嚐試我也知道，因爲妳已經習慣於支使命令別人，而做愛這件事情上，是奉獻重於攫取的，妳不能把自己置於平等的地位上，妳就是一個乏味的情人，世界上所有的女強人都是如此。」

「我是一個女強人嗎？」

「妳是的，我雖然只是今天才見到妳，却不是第一次聽到妳，很多男人在聽到大小姐三個字就會發抖。」

金天妮神色震了一震，嘆了口氣道：

「多麼遺憾，好容易碰上一個我看得起的男人，却對我充滿了敵意。」

「我們是敵人嗎？」

「我以爲已經不是了，雖然我曾經綁架過你的朋友，但是並沒有傷害他，何況他已經獲救了，我還化了近百倍的代價買下那塊土地。」

「妳們有錢，而那塊土地又是你們必須要的，那代價就不算昂貴。」

金天妮笑道：

「反正已經成交了，我以爲我們沒有再互相仇視的必要吧！」

「是的，我也這樣想。」

「可是你仍然在刺探我，調查我，你不能否認你和李志強是故意到這兒來的吧。」

「我不否認，我却否認對妳有敵意，只是爲了好奇。」

「好奇？」

「是的，我想了解一下令黑道人物聞名喪胆的大小姐究竟是何方神聖，何以有這麼大的威風。」

金天妮笑了起來道：

「那太簡單了，說穿了一個大錢不值……不……還是值很多錢的，就因爲我有錢，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們要賺我的錢，只有聽我的話。」

「有些人倒不光憑錢能買得動的！」

金天妮道：

「他們都可以買得動，只不過我出的代價不夠高，不足以使他們賣命而已，可是我的錢還可以買到更強的殺手，我的關係也可以拉攏到更有勢力的集團，像黑手黨，日本的山口組，甚至於阿拉伯的一些集團，我都可以掛上鉤，我手下還有更厲害的殺手，他們乖乖的聽話，可以有一份不算差的待遇，不聽話，我就立予制裁，殺了幾個之後，其餘的人都乖乖的不敢違抗了。」

「妳不是殺幾個人，而是殺了十幾個人。」

「這些人本就是社會的渣滓，少了他們，世界上會好得多，妳想必也有同感吧。」

駱希眞倒抽了一口冷氣，他這時才領略到這個女人冷酷的一面，她說到殺人時，神色毫無改變，就像她喝一口酒那樣的自然，因此他忍不住道：

「妳好像以世界的主宰目居了！」

「我倒沒有這麼狂妄，我也明白，金錢畢竟不是萬能的，世界上有些人，有些東西，都

不是金錢能買到的，不過錢的魔力也不小，它雖不能買動天使變節，却能買動魔鬼來做天使的工作。」

駱希眞一嘆道：

「假如妳所從事的天使的工作，怎麼會需要魔鬼來代勞呢？」

「駱，你不明白的，我所代表的那些人都十分十分地有錢，他們都不會再需要賺錢了，所有他們的事已經不會有犯罪的意圖，可是這世上有些人十分頑固，他們同樣也不肯接受天使的福音，所以必須要用一點其他的手段。」

「我仍然不明白妳的意思！」

「我沒法子使你更明白了，就拿建設研究所的事而言吧，我付的錢已經是非常合理了，我給那些漁民們的代價，實際上已超過現值幾倍，但是那個陳大虎仍然不肯接受，迫得我去使用手段。」

「結果妳並沒有成功。」

「是的，由於半途上岔出了你和李志強，我不願意跟你們作對，只好以更高的代價來接受了一次勒索，但幸好是只有一個陳大虎，我還可以接受，假如要我對每一個人都付這麼高的代價，我就不考慮妥協而採取激烈的手段了。」

駱希眞又打了一個冷顫，他對這個美艷的女郎，又有了一種恐懼的感覺，而且也相信她不是說來嚇人，她說得出是做得到的。

金天妮平靜地道：

「我們設立研究所，研究高度尖端的科技，那對於改進人類的科學文明是有莫大的貢獻的，這本是屬於天使的工作，但是頑固的人太多，阻碍工作的進行，逼得我去實行魔鬼的手段，這個例子能夠使你對我這個人了解一點嗎？」

「嗯！有了一點了解，但我的好奇更甚了。」

「還有什麼值得你要探討的嗎？」

「我不知道，有些事情我認爲不必問，那是屬於妳工作的秘密，問了妳也不會告訴我。」

「不錯！你能這樣想，我很高興，這表示我們的友誼還可以繼續。」

「我們可以成爲朋友嗎？」

「自然可以，我們已經是朋友了，今晚我會留在這兒，明天我們還會見面，明天我們在騎馬場見，我要跟你賽馬，我的馬術很不錯呢！明天九點鐘見。」

「我的騎術却很糟糕，但我樂於奉陪。」

分手時，金天妮意外地給了他一吻，這一吻頗使駱希眞銷魂。

駱希眞是在八點零五分到達馬場的，金天妮已經換好了騎裝在等候了，駱希眞沒有帶騎裝來，只穿了一身運動裝，金天妮道：「你遲到了五分鐘。」

駱希眞微笑道：「五分鐘通常是各人手錶上的時間誤差，不能算是遲到的，我的錶上却沒有遲。」

他舉起了手錶，果然是八點整，那是他看見了金天妮先在場而故意撥慢了五分鐘，金天妮有點不高興地道：「難道你不能早一點到達嗎？」

「約會是八點，我準時到是一種禮貌。」

「跟女士們約會，早點到是一種禮貌。」

駱希眞笑道：

「我沒有這種習慣，也不認爲應該如此，至少對一個相識不久的女孩子，我不認爲有此必要。」

金天妮的臉色變了一變，駱希眞又道：

「金小姐，我只是來赴一個朋友的約會，一個很普通的約會而已，妳既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也不是妳的下屬和雇員，因此我不必把妳看成比別的朋友更重要，而妳如果想交我這個朋友，最好先收起妳那高高在上的態度。」

金天妮一怔道：

「我高高在上？我對你發過命令嗎？」

「到目前還沒有，但是妳遲早會的，因此，我勸妳不必自討沒趣，我不會接受妳任何命令的，妳在習慣上已經如此了，妳很少對人請求，都是叫人做什麼！」

金天妮忽然笑了道：

「你實在很驕傲。」

駱希眞道：

「我反對這個批評，妳可以問我所有的朋友，我對人最謙虛，從不搭架子，但也沒有人能在我面前搭架子。」

「我眞有那些缺點嗎？」

「當然了，妳一直認爲自己太重要。」

金天妮笑着道：

「假如我給了你這個印象，那我就十分抱歉，因爲我一直不知道，因爲我以前也沒有交過朋友。」

「從小到大都是如此？」

「是的，我出身在一個富有的家庭，一直都是在受到極端尊重的狀況下生活着，養成了我的驕傲。」

「妳對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嗎？」

「我在五歲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我繼承了一大筆的遺產，由幾位律師監護下長大，由婇母照顧我的生活，她們都沒有對我說過一個不字。」

「妳在求學時也是如此嗎？」

「我沒進過學校，一切都是從家庭教師得來的學問，直到我進了麻省理工學院，我攻讀學位時，教授們也對我十分客氣，因爲他們並沒有教我什麼，反倒是從我的報告中學到了不少，我一直很少與人在平等的地位下交往過。」

「那妳的生活圈子一定是十分狹窄！」

「是的，我也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每個人都聽我的，但是我身邊的人替我安排得很好，他們不讓我有接觸到別人的機會，直到最近，我才決心擴展我的生活範圍。」

「因此妳才發現世事並不全能如人意，有些人，有些事並不是妳能左右的。」

「是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學習去適應另一批人。」

「不是征服另一批人？」

金天妮笑道：

「對可以征服的人，我還是嚐試去征服的，只有對那些眞正不能征服的，我才以謙虛的態度去對待他們。」

駱希眞一嘆道：

「經過金錢，權勢與美麗三者過濾之後，還能保持風度的人不多了吧，特別是男人！」

金天妮笑笑道：

「豈僅男人沒有，連女人也沒有，你是唯一的一個，所以我才對你特別尊敬。」

駱希眞苦笑道：

「要贏得妳的尊敬很辛苦，首先要擺平妳的兩個保鏢……」

金天妮哈哈一笑道：

「也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如此的，但你的搏擊術既然馳名國際，我當然要在這方面討教了，對了！駱，你打傷了我兩名保鏢，使他們受傷不能動了，今天有件事就必須要你代勞了。」

「做妳的保鏢！」

「我不需要人保鏢，不過這件事你却是義不容辭的，我們先騎馬，等一下再說。」

馬道是繞着俱樂部的周圍而闢出來的，所以周長很夠，可以放轡疾馳，駱希眞的騎術平平，馬也沒有金天妮的好，所以一直落後，還要金天妮不時等他，繞了兩圈後，金天妮一騎衝向了射擊場，然後指着一名黑人道：

「這位是約克軍曹，他是受聘擔任我的研究所警衞部主任的，今天應該是舉行他的測試手續，可是兩個測試官被你打傷了，你是否應該代替他們工作？」

駱希眞道：

「要我跟他打一架？」

金天妮道：

「不光是打架，你要測試他的每一項能力，然後評審打分數。」

□□　□□　□□

射擊場上準備得很充份，有練空手道的木板，磚塊、砂石和水罐，還吊着很多砂袋以及許多用具。

駱希眞道：

「每一項我都要參加嗎？」

金天妮道：

「測試官不必參與每一項，只管評判就好，但是最後一項搏擊却是由測試官親試的。」

「被測試的對象有幾個？」

「六個人，約克軍曹是主任，其他六名助手是擔任小組長的，不過搏擊測試，你只要管約克軍曹一個人就行了其餘的可由他們作對互搏，你在一旁指點就行了。」

「我還是要下場打一架？」

「當然你也可以拒絕，因爲這本來不是你的事，我只是情商請你幫個忙而已，即使你不願意親自下場，但在旁邊評審一下總行吧，你是權威。」

駱希眞笑笑道：

「我看看再說。」

金天妮立刻叫人準備了，送來了一堆的表格，每個應試者都有一份，上面都有名字和照片，可見規定很嚴格，主試人本來是金氏兄弟，可知這場測試是早經安排，倒不是臨時湊起來考驗駱希眞的。

除了駱希眞之外，另外還有三位評審委員，都是香港很有名的武師，而且全是駱希眞認

識的。

坐定之後，有個女孩子送來了一個盤子，裡面是一個個紅包，駱希眞問道：

「這是什麼？」

「測試官的紅包，你可以拿兩份，因爲你的這份工作本來是由金氏兄弟擔任的。」

駱希眞拿起一份看了一下，裡面竟是十張千元大鈔，不禁遲疑道：

「有這麼多？」

「值得的，我聘來的都是頂尖人物，少了不足敬意，駱！你別客氣了，這是由金氏企業開銷，不是我的錢。」

駱希眞還在猶豫，金天妮又低聲道：

「駱！也許你不要錢，但務必請你放下，你如果不要，別的人也不好意思拿了，他們有的人很需要這筆錢呢？」

另外三名測試官中，駱希眞知道其中兩個人的生活比較清苦，這筆酬勞對他們而言，的確是不爲小補，只有抓起兩個紅包往口袋中一塞嘆道：

「我倒是受之有愧。」

測試開始了，第一場測試空手碎磚，六名測試者最高有十二塊磚的記錄，最低的也有九塊，規定合格的標準是八塊，全體都通過了，約克軍曹的表現很特出，他一掌直劈，竟然碎了十五塊。

駱希眞估計自己也只有十到十二塊的能力，他覺得這個約克軍曹不簡單了。

第二場是空中碎木板，有幾個人幫忙，拿了木板，擺好各個位置與姿勢，然後與試者入場，多半是躍起出招，在一招之內，把這些木板都擊碎或踢碎撞碎。

這在空手道表演中常見，木板不難碎，尋常人一拳也能擊碎的，難在數量多，在一招之內，要同時攻擊很多的位置，而且要落力準確，出手迅速，那就看功夫了。

約克軍曹最高，他一招擊碎了十二塊板子，其餘的人最少也有八塊，這已經是很難得的標準了，一般的表演者都是以六塊左右爲準的。

金天妮得意地問道：

「駱，你看這批人員如何？」

駱希眞笑了一下道：

「過得去而已。」

金天妮有點失望地道：

「我認爲他們已經是最好的人，你一次能攻擊幾個位置？」

「兩處，一招兩式，我認爲這是徒手搏擊中的最高境界，因爲我們練這套工夫的目的在攻擊，對象是人，而且是活動的人，不可能站在那裡，呆板板地擺好姿勢等你來打的，這個動作的要求是準確與力量，心無成式，暴起發招，一舉而制敵，能同時攻擊到兩個人已經很了不起了，再多了就是花拳繡腿，好看而不中用。」

一位黃師父也是評審委員，他跟駱大年是同輩人物，也是很有名的老拳師，聽見了駱希眞的話，點頭道：

「駱世兄說的才是行家話，可惜的是現下一般的練武者只重虛招而忽略實際了。」

金天妮有點洩氣地道：

「那麼今天測試的項目都是沒什麼用處的了！」

駱希眞笑道：

「倒不能完全說沒有用，在練速度和準確性上，也的確需要化點功夫的，對紮根而言，也多少有點用處的，只是浪費了時間和體力而已。」

約克軍曹不但聽得懂中國話，而且還說得很好，聞言憤然不平地道：

「駱先生看不起我們這些花拳繡腿，爲什麼不拿出一些實際有用的拳法給我們示範一下。」

金天妮立刻斥責地道：

「約克，駱先生是我請來的主試官，你怎麼可以對他如此無禮，快向他道歉。」

這個女郎一發怒，自有一股懾人之威，約克軍曹不敢抗拒，只有低頭道：

「對不起，駱先生。」

金天妮哼了一聲道：

「你別不服氣，駱先生曾經得過國際徒手搏擊比賽的冠軍，他當然夠資格批評你們。」

約克軍曹道：

「批評別人是很容易的事，但徒手搏擊着重的是打鬥而不是理論，旁觀席上是看不出高低的，只有眞正參予的人才知道勝負高低。」

金天妮道：

「你有機會的，等你通過前面的測試時，駱先生就會告訴你什麼才是眞正的搏擊，你沒有看到駱先生昨晚的表現，他打倒了金氏兄弟，那才是眞工夫。」

二十八

約克軍曹不敢再頂嘴，但他臉上很明顯的有不服氣的神色，駱希眞笑笑道：

「金小姐，妳又在替我樹敵了。」

金天妮笑道：

「這個黑鬼是個好手，但是太自大了，老以爲自己是天下無敵，缺少教訓，我希望你能教訓他一下，讓他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不過這傢伙的記錄也是十分驚人的，他在越南的叢林中，曾經一次手刃了十九個越共，單人吃掉了對方的一個巡邏排，退役後在紐約參加黑社會，在哈林區內稱雄，因爲殺掉了兩個黑手黨的頭子，才無法容身，逃到香港來。」

「妳網羅到這個人很不容易！」

「但是這個人的野心太大，很難安份，所以必須多給他一些打擊。」

「一個這樣的人，應該沒有野心的！」

「他的野心不是事業上的，他要成爲我的貼身保鏢，所以這場測試是他要求的，他說如果他能擊倒金氏兄弟，就要代替他們的職務。」

「這就奇怪了，做警衞部的主任，不是比做妳的貼身保鏢強，至少那是獨當一面的主管。」

「那有什麼用，最多是管幾個警衞而已，但是做我的貼身保鏢却等於是我的私人代表，有些事情可以代我作主了，有些客人可以代爲接見，他在紐約被黑手黨人趕了出來，如果做了我的私人保鏢，那些大頭子都要對他客客氣氣，倒過來奉承他了！」

「妳有這麼大的權力嗎？」

「我本身沒這麼大的權力，可是我所代表的財團有很大的權力，那是一個國際性的組合。」

「這究竟是個怎麼樣的組合？」

「天王星組合。」

「我沒聽過這個名字？」

「很少有人聽過，這也不過是一個暫時性的代號，至於將來叫什麼還沒有決定，這個組合是一批有財有勢的人組合起來，他們的目的是保持既有的財富和勢力，不被人取代，如果把整個組合中的財富加起來，可以購買下半個地球，這可以說是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一個組合。」

駱希眞聽得心頭一跳，金天妮笑笑道：

「不過這個組合是沒有野心的，他們已經很當權了，不會再有雄心去攫取更多的權勢，而且那也不可能的，這個組合中的人不再想去侵略別人，只是防止被別人吞併而已，他們知道光靠自己的力量無法做到這一點，所以才要取得別人的幫助。」

「他們怎麼會選妳做代表的？」

「整個組合中的成員，各有一名代表，這些代表再合組一個委員會，我是委員會的執行秘書，如此而已。」

「能夠擔任這個工作很不容易。」

「也沒什麼了不起，我是憑能力爭取到這個職務的，當然也有點運氣，必須具有一個代表的資格，我是金氏企業的代表，然後我再憑我的組織能力，促成天王星的組成，取得大家的支持。」

「金氏企業似乎不是最大的企業！」

金天妮一笑道：

「別去相信會計專家的數字統計，那是不夠客觀的，數字必須依賴報表的根據，可是許多眞正賺錢的企業却極力會公開公布他們的財務狀況，我告訴你一個秘密，世界上排名在前的十大富翁，沒有一個是我們的成員，可是排名第一的大富翁，在我們的組合中，只能排到二十名之後去。」

駱希眞只有咋舌驚奇了，金天妮十分得意地道：

「爲了維持這個組合的順利運轉，我們需要大批的人才，各式各樣的頂尖人才，但最需要的就是你這樣的人才。」

「要我做什麼？做妳的私人保鏢？」

「這個工作不適合你，雖然你的能力超出很多，但是忠心不夠，我需要的絕對忠心的人。」

「那一對韓國兄弟能勝任嗎？」

「能力略欠缺，但忠心却夠了。」

「妳所謂的忠心是什麼？」

「絕對貫澈我的命令而不問爲什麼，我要他們死，他們絕不會活。」

「這個代價的確是我無法支付的。」

「我也沒這個打算，人才當盡其用，超越了職務需要就是浪費，我也不允許這種事的發生，那個約克却很想做我的保鏢，所以我想請你幫幫忙擺脫他。」

「妳必須接受他嗎？」

「當然不是，如果有必要，我可以直接否決他，不過這總不太好，他是另外一位代表介紹來的，我如果利用原則去拒絕他比較好，至於你……」

駱希眞一笑道：

「暫時不必考慮我，我的興趣不高。」

金天妮嘆息一聲，倒是沒有堅持，她似乎也了解到駱希眞的個性，不太可能會答應的。

側試一項項地繼續下去，那幾個應試者都通過了。

進行到射擊一項，他們的成績很驚人，射擊的工具是手槍，是一種電動靶，在一分鐘內出現二十次，每次出現是一秒鐘，射擊者必須立即拔槍射擊，射中了，在上面的電腦指示銀幕會標示出中槍部位。

及格標準是十發，每人射擊三次，就是說在三分鐘內必須射擊六發，中間還包括了子彈射完後，換槍的時間，這六名射擊者，差不多也都能符合標準。

約克軍曹的成績仍然很好，他在三次射擊中，每次都能射出十五發，但是有十四發命中，而且彈着點都很集中，這證明他是個很了不起的槍手了。

金天妮笑道：

「駱，你有興趣試一下嗎？」

駱希眞也笑道：

「不必了，我知道自己的成績，大概跟其他各位差不多，絕對比不上約克先生！」

約克軍曹傲然地道：

「駱先生太謙虛了。」

駱希眞淡淡地道：

「我不是謙虛，槍法快與準並不是十分可靠的條件，因爲其中有運氣的成份在內。」

「駱先生不妨試試你的運氣看！」

「這可不能試的，約克先生，如果你跟一個很少用槍的人比槍，你也沒把握說令對方一槍都發不出來吧。」

約克軍曹點點頭道：

「這當然，但是他連發三槍，也不見得能擊中我。」

「我也承認，但也可能第一槍就擊中你，所以我才說這是碰運氣的事，不足爲憑，世界上有很多有名的槍手都是莫明其妙死在不會用槍的人手中，槍雖是殺人的利器，但也是最不可靠的武器。」

「那麼駱先生以爲什麼才是最可靠的呢？」

「在槍口之前，沒有最可靠的事，大家都只是碰運氣，幸好每個國家對槍械的使用，都有嚴格的規定，不是隨時隨地都能拔槍就能射人的，尤其是現在，槍械更爲進步了，一枝目動步槍在手，在幾秒鐘內，可以射出幾十發子彈，即使是一個從未摸過槍的人，也能在眨眼間殺人，因此槍手也不再是什麼特殊的人物了。」

約克軍曹很洩氣，却無法反駁，因爲這的確是事實，槍械的飛速發展以及容易取得，使得槍手的地位日益沒落，尤其是自動火器由軍中流落到民間之後，幾乎抹殺了槍手的價值，殺人已不再是他們的特長了。

最後一場是徒手對搏，那六名測試者作對相搏，倒是頗爲精采，他們的實力相當，雖有勝負，也是經過了一場苦鬥，而且負者只是臨時的疏忽或失手而已，那也全是運氣，看不出技術的高低了。

駱希眞無法否認，這六名人都是好手，所以他給每個人都打了很高的分數，連另外三位測試官也然，他們是很有名的武師了，但是若叫他們下去對搏，也不一定必操勝券，因爲這六個人在打鬥時，完全沒有規則，死纏猛拼，招招都是在要人老命。

最後輪到約克軍曹了，他是指定要由主試官親試的，金天妮還火上加油地道：

「約克，你想勝過駱先生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能在他手下支持十分鐘不被擊倒，你就算是通過測試的。」

十分鐘並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是參加過拳擊比賽的人才知道這十分鐘是多麼難挨，那幾乎可以耗盡一個人的體力，就是職業選手的比賽，也是每三分鐘一個回合，而後一定要休息的。

再者，世界業餘的拳擊比賽，也是以三個回合爲準，加起來不過九分鐘。連續拼戰十分鐘，那是鐵人的比賽了。

約克軍曹懾於駱希眞的威名，一開始不敢立即展開攻擊，只是試探性的揮出幾拳。可是駱希眞的拳頭却是以快制勝的，他都是守出帶攻，後發先至，約克的拳頭沒撈到他，駱希眞的反擊却立刻蹈隙而入，擊中在他身上，落拳不重，却把他的火打出來了。

約克在連挨了幾拳之後，一聲怒吼，搶身進來，瘋狂地進擊。

由於他完全不顧本身的安危，一心只想擊倒敵人，所以駱希眞也挨了他幾下，只是他自己挨得更多幾下而已。

看上去就像是兩個人在比賽挨打，駱希眞幸虧是早年的功夫扎實，但是挨了幾下重擊後，也有昏昏然的感覺，也激起了他的怒意，雙拳電閃出擊。

這是他最得意的閃電拳式，是他的父親駱大年擷取各家拳法的精華，再配合他優異的體能與超人的速度施展，只聽見一陣砰砰之聲，每一拳都擊中在臉上。

約克先還硬挺着，可是十幾拳之後，他終於倒了下來，駱希眞退後一步，長吁了一口氣，沒有繼續進擊，三位評判人都舉手叫停，表示戰鬥已經結束。

誰也沒想到約克軍曹居然爬了起來，而且從靴筒中摸出了一柄匕首，急衝過去，對準駱希眞猛刺而出。

駱希眞自然有防備了，一閃身躲過，可是約克軍曹，繼續不繼地追着他攻擊，金天妮連喝止了幾聲，約克却置若罔聞，金天妮忍無可忍，拔出了一支小手槍，砰的一聲，約克手中的刀子飛了出去。

大家都呆住了，沒想到這個女郎居然有如此精確的射擊技術。

□□　□□　□□

約克軍曹的臉色很難看，他的手指還在滴血，那是手槍子彈擊中所造成的，他捧着手上的血道：

「大小姐，妳知道這一擊的結果嗎？我的手指受了傷，再也無法準確地使用手槍了！」

金天妮依然鐵青着臉道：

「約克，我已經叫你停止了，你却完全不聽命令！」

約克冷冷地道：

「我在叢林中得來的信條却是在戰鬥中不受任何的干擾，一直到敵人倒下爲止。」

「你不是在叢林中，而是在一個大都市中，而且你正在接受測試，必須要守規矩。」

「在我的守則中沒有什麼規矩，我只知道活下去，而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就是殺死敵人。」

「約克，你要弄清楚，我要的是一個警衛部主任，而不是一個殺人的兇手，我要的第一要件是絕對遵守命令，而不是只會殺人。」

約克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輕蔑地道：

「如果這命令是出於這個駱希眞，我可能會遵守，因爲他的確是一個強者，一個勝過我的強者，至於妳……呸！」

他又吐了一口水，那就等於他的評語了，而且這比任何的惡毒評語更糟。

金天妮臉色鐵青，又舉起了槍，可是那六名受測試者居然也都舉起了槍，比着金天妮。

這使得金天妮又驚又怒，厲聲道：

「你們想幹什麼？」

約克冷冷地道：

「這就是說，妳如果敢對我開槍，他們也毫不猶豫地對妳開槍。」

「什麼！他們敢，他們是受誰雇用的！」

「大小姐，妳最好把妳那套高高在上的嘴臉收起來，我們祇是受妳的雇用而已，却還沒有把人賣給妳，爲什麼一切都要聽妳的！」

金天妮沉聲道：

「你說什麼，再說一遍看！」

約克再吐了一口口水，冷冷地道：

「別來這一套了，妳又不是聾子，我不相信妳沒聽清楚我的話，老子們不幹了，妳另外再找人吧！」

金天妮氣得全身發抖，厲聲叫道：「約克，你要弄清楚，離開了組織，你們走投無路。」

約克冷笑一聲：

「我只是離開妳，不願意在一個有神經質的女人手底下工作，却不是離開組織。」

「你……你要找杜約翰算個屁，他只是一個經濟代理人，我隨時可以叫他滾蛋，你找他能管屁用！」

「那……我就找你的波士。」

「會聽你的嗎？」

「我可以保證妳也是碰一鼻子灰，金天妮，妳也別忘了妳自己的身份，妳只是一名執行秘書而已，辦某些事情時，妳有權利作主，但是却不能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我們來只是支援妳的，可不是聽妳命令的，不過最近妳辦事的能力已經不如從前了，妳最好反省一下，如果妳再這麼獨斷獨行，組織裡就要整肅妳了，妳最知道，在組織中最大的誡條就是獨裁，那會使每個人都不高興的。」

說完他帶了那六個人，揚長地走了，金天妮氣得臉色鐵青，全身不住地發抖，她儘量地忍住不使眼淚掉下來，但是竟無法忍多久，一連串的眼淚撲撲地下落時，她失去了矜持與驕傲，撲在駱希眞的懷中哭了起來。

駱希眞倒是很冷靜，慢慢地扶着她，走進了休息室，同時吩咐射擊場上的測試結束，大家可以離開。金天妮哭了有幾分鐘後就停止了，臉色變得陰沉，咬咬牙道：

「我知道這是杜柏樂在搗鬼，他想插足到這座研究所中來，所以才臨時抽我的腿！」

「杜柏樂是誰？」

「你沒有看報紙，他是巴洛爾群島的總理。」

「我對世界大事一向不關心，巴洛爾群島在那裡？」

「在南大西洋中，由三十幾個相鄰的小島所組成，有六十萬人口，出產椰子、可可和大麻，但主要收入却是靠觀光，原來是英國的屬地，三年前才獨立，却已經過三次的政變，杜柏樂是去年政變的勝利者，他是靠秘密警察和黑社會的支持才保持政權的。」

「他也是你們天王星集團的成員。」

「是的，他本來只是一名中校，是秘密警察的頭子，天王星支持他取得了政權，這個人野心勃勃，想把他的國家變成烏干達一樣，成爲第二個阿敏！」

駱希眞笑了起來道：

「那他必然是個狂人，離毀滅不遠了，聖經上不是說，上帝要毀滅一個人之前，必先使他瘋狂！」

「可是這個傢伙却不容易毀滅，他上台之後，首先就是消滅他的政敵，現在國內有資格跟他競爭的人都被他暗殺掉了，他手中有兩萬名軍隊，一千多名秘密警察，還有全國將近兩千多名的黑社會人物，對他都忠心耿耿，有這些人爲他翼衞，連接近他都不太可能，更別說是暗殺他了。」

「跟六十萬人口相比，連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可是那六十萬人都是平民，是沉默的大衆，逆來順受已慣，他誇耀說他的國家中，沒有一個反政府的人。」

「倒底有沒有呢！」

「據我們所知是沒有人，只要有人稍稍對他表示不滿，言詞略微激烈一點，那個人就會失踪了。」

「軍隊，秘密警察和黑社會的人能共存嗎？」

「小磨擦是難免的，可是他有絕對的權威，一句話就可以擺平了，他很懂得治國之道，國中沒有第二個眞正能掌大權的人，所以沒有人能替代他。」

「軍隊爲什麼那麼支持他？」

「爲了錢，他有錢，在瑞士的銀行中，他有大批的存款，他也懂得理財，在幾個大國中，他都擁有很殷實的股票，他的軍隊是招募來的，待遇很高，別的人養不起他的軍隊，所以他不怕人推翻他。」

「現在他是否有意思把他的那一套推展到天王星中來？」

「我想他有這個意思，不過他的弟弟杜約翰是個草包，雖然是他的代表，却不受人重視

。」

「從約克的態度上看，杜約翰可能無法代表什麼了！」

「是的，這個約克多半是直接受命於杜柏樂將軍的，他原來在杜柏樂的軍中擔任搏擊教練的，剛調出來不久，他是想經由警衛部門接管那座研究所的，因爲你擊敗了他，使他無法大權獨攬，所以只有釜底抽薪，把人員一起帶走了，存心把我擠開。」

「我不懂妳的話。」

「警衛部最十分重要的部門，一定要最好的人來主持，約克軍曹據說是天下無敵的第二高手，但他被你擊倒了，就證明他的能力不足，我就有權另聘更好的人。」

駱希眞連忙道：

「慢來，我總算明白妳的意思了，妳是故意要我來擔任測試官，趕走約克的。」

「我沒有這個意思，原來我是要金氏兄弟主試的，我事先也不知道你會來，這可不是預先安排的。」

駱希眞倒是相信了，可是他笑笑道：

「照那一對韓國佬的身手，對約克還弱一點，恐怕還是被擊倒的成份多。」

「一對一是不行，可是他們兩個人聯手却很厲害，因爲他們是兄弟，多年合作，默契絕佳。」

「打鬥這件事，一分實力一分表現，兩個人或許會比一個人強一點，但是佔不到什麼便宜的，這話妳也許不信，但等他們養好了傷，我可以跟他們再較量一次。」

金天妮道：

「現在比不比已經不重要了，約克走了，除非你肯幫忙，否則我那個研究所只有交出去了。」

「這是什麼話！」

「成立這座研究所是天王星的一件大事，如果我的警衛部提不出一個適當的主持人，天王星很可能撤換掉我的全部主持權。」

「有這麼嚴重的影響嗎？」

「當然有的，我不是說過嗎，那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影響，我們要從一種稀有的元素中提煉出一種新的能源，假如這種研究成功，可以取代現有的任何能源。」

「這是一種放射性的能源？」

「是的，它的能量可以超過全世界核子能量的幾十萬倍，而且十分安定，沒有危險性，假如研究成功，可以將這種能量以輻射的方法，超越空間，輸送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代

替所有的發電廠工作。」

駱希眞不禁勸容道：「那倒是項了不起的發明。」

「應該是的，假如成功了，可以使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以低於現值二分之一的代價，享受到無限的電力供應，不管在多偏遠的地區，只要一個接收站，就可以收到我們輸送的能源，那將使世界推進一大步。」

駱希眞想得比較多，笑了一下道：

「假如眞有這種成就，你們就控制全世界了，任何一個國家的動力都將賴你們，任由你們予取予求。」

金天妮笑了起來：

「我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因爲我們沒有武裝，沒辦法跟全世界作對的，所以我們不會勒索世界，只有在建立和平與秩序之後，我們才有保障，合理而公平地賺取我們的利潤，却使全世界能夠享受廉價而又充分的能原供應，這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駱希眞道：

「對某些人却是大有損害，靠石油而暴富的阿拉伯集團，就將再度回到貧窮。」

金天妮道：

「這是難免的，但我們不能爲了養活阿拉伯人就永無止境地接受他們的勒索，何況我們只是減低了石油的發電功能而已，並沒有抹殺了石油的其他效用，他們的石油仍然有許多其他的功用。」

「聽起來這似乎是一個十分偉大而重要的計劃。」

「本來就是的，這件事的經濟效益，我們有許多的專家都核對過了，我告訴你，我們有不少的成員都是石油世界中人，他們同樣地熱心提供了巨額的經費來獎助研究，因爲他們也知道石油不能永遠地成爲能源武器，油源有限，總有枯竭的一天，他們也致力於新能源的投資。」

「你們已經有把握能予以應用了嗎？」

「那種原素的能量已被確定，安全性與穩定也沒問題可以控制了，現在就是如何開發運用了，那當然還有一些技術上的困難要克服，這就是要設立研究所的道理。」

駱希眞陷入了沉默，因爲他接觸到一個大問題，一個得遠超出他想像的問題。

金天妮興奮地道：

「你肯幫忙了嗎！」

「幫什麼忙？」

「擔任警衛部的主任。」

「妳在開玩笑，這個秘密若是洩漏，不知有多少的國家間諜會集中此間，更不知道要有多少敵人！」

「這個秘密不會洩漏，目前知道的人沒幾個，全世界只有五個人，你是第六個，除了四個天王星的主腦人物之外，就是你我了。」

「杜柏樂將軍也不知道！」

「不知道，他只知道我們要從事一種新能源的研究，他表示感興趣，因爲他的國家中最缺乏的就是能源，爲了使他的國家進步，他在購買石油與發電力上，受了太多的勒索與悶氣，他對於建設發展工業很有魄力，也不小氣，但是沒有人肯替他建煉油廠，也沒有一個國家肯爲他更新發電的裝備。」

「爲什麼？」

「政治上的因素，因爲他要做一個完全獨立自主，不受干與的人，那些大國就不願意他強大起來，這個世界有些地方是十分卑鄙的。」

駱希眞付之默然，良久才道：

「我還是無法答應，我只是會一些拳脚工夫，根本不懂得警衛工作，那應該請一個專家來擔任的。」

「我們的計劃却不是如此的，我們不想太受注意，而且我們選在香港，就因爲這是一個中立地區，不會受到武裝的侵犯，否則就是派一個軍團來保護它也是不夠的，我們若是在別的國家，就難免會受到那個國家的干預，而難以保持秘密了。」

駱希眞仍是搖搖頭道：

「我沒興趣，我這個人最怕負責任，沒辦法安於一個地方工作。」

「那……你可以擔任一個名義，實際上我可以叫金氏兄弟去負責。」

駱希眞笑道：

「屍位素餐的事我更不會幹了！」

「你並不是徒具其名，你仍然具有絕對的權威，只是說，你不必一天倒晚在那兒枯守着，你隨時都可以去觀察一下，也隨時可以離開，你不在的時候，有人替你工作。」

「我要負什麼責任？」

金天妮嘆道：

「只要盡你的能力而已，老實說，那個責任太大了誰也負不起的。」

「我也有用人之權嗎？」

「當然了，編制之內的人員，你都有權聘用，約克把六個組長抽走了，本來我也是想請你介紹一些你的學生們來擔任的。」

「這似乎對我的條件太優厚了。」

「你有這個資格，由於你過去的表現，天王星的一些負責人，都中意於你，我說句老實話吧，綁架卓平這個行動實在是不必要的，主要的還是你，把你引出來。」

「你們是故意找上我的！」

「我們只是那樣希望，也只是幾個人的希望。」

駱希眞最後終於答應了，他也知道金天妮沒有完全告訴他實話，他們找上自己，必然還有其他的因素。

但他天生是個好奇的人，對整個事件好奇，對金天妮這個人好奇，對一切都好奇。不深入接觸，這些好奇都無法得到滿足的，他是爲了好奇才答應的。

接下去的談話很愉快，駱希眞的待遇是每個月五萬元港幣，六名警衞組長每名一萬元，由駱希眞負責推荐和甄選，不過金天妮提出個要求，請求駱希眞錄用跛龍，他們是已受聘用的人員，不過，她也保證跛龍一定受他的指揮與服從命令。

駱希眞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把大部份的情形告訴了劉眞，請她在國際警探總署的檔案中去要求查證。

他在一天之內，就把另外五名警衞組長找妥了，一個月一萬元的工作倒底不是很容易代到的，他的師弟中固不乏富家子，但也有不少是清寒子弟。

這批年輕人不僅身手了得，對大師哥更是十分尊崇，駱希眞可以信得過他們的。

他們來到島上接事，警衞部的一百二十個人還只有一半的名額金天妮授權給他召滿缺額，駱希眞又引進了一批師弟，警衞人員的待遇是八千元，比組長少兩千，但是也是很高的待遇了。

研究所還在施工中，警衞的工作實際上是非常輕鬆的，只是負責島上的警衞，不讓閒人潛入而已，然後在休息的時間，管制一下那些工人，禁止他們酗酒賭錢而已。

工人是沒有休假的，但駱希眞的警衞部却由他自行規定，每個組有一天輪休，島上有交通船把大家載到香港。

這樣工作了半個多月，工程進行得很快，却有事件發生了，巡夜的警衞在島上緝獲了兩名偷偷侵入的人，帶了炸藥，意圖破壞工程的進行。

□□　□□　□□

這兩個人都是約克軍曹的手下，也是預定要擔任警衞組長的人，因爲他們已經開始工作

了一段時間，所以對環境較爲熟悉，才悄悄地溜了進來，意圖破壞。

幸好駱希眞調來補缺的人也十分精明，居然在他們開始裝置爆破裝備時就發現了，經過一陣搏鬥後，兩個人都被抓住了。

他們被抓住之後，閉口不言，由於駱希眞不在，那些警衞也沒作任何處理，只是通知了駱希眞。

駱希眞倒是立刻就趕去了，那兩個人見了他還是不開口，駱希眞却拿着這兩人先前的資料研究了一下。

一個叫李卡度，是菲律賓人，一個叫乃差，是泰國人，他們都是杜柏樂將軍所雇的外藉兵團中的成員，由約克軍曹帶來此間的。

駱希眞問道：

「乃差，爆破是一項專門的技術與學問，我看你們所用的器材都很先進，一般人很難取得到，也不會使用，你們是在那兒受的訓練。」

乃差沒有理他，駱希眞笑笑又道：

「我知道你們不是普通的雇傭兵，一定是那個國家

的情報員，如果你們堅持不開口，我也懶得多問，把你們身上綁塊石頭，往海中一沉，造成你們神秘失踪是很簡單的事。」

這恐嚇略起了一點作用，李卡度道：

「你不敢這樣做的，約克知道我們來的，假如我們沒回去，他會找你要人。」

「我回絕他一個不知道就行了，他也沒辦法硬找我要人，因爲你們是偷偷地侵入者是不必負任何責任的。」

「約克不會去報警，他會採取報復的手段。」

「他恐怕沒有精神來管這些了，因爲他自顧不暇，杜柏樂將軍就要對付他。」

「你胡說，我們就是奉了杜柏樂將軍的命令來的。」

「是嗎？你們做得太過份了，杜柏樂只想控制這個島，並不是要毀壞了這個部門，他也沒有下達這個命令，倒是我們提供他一點資料後，他十分生氣。」

「你們提供了他什麼資料。」

「我們告訴他，有幾個國家的情報人員，潛伏在他的雇佣兵中，意圖對他不利。」

「他會相信這種荒唐的話嗎？」

「他本來倒不信，可是你們擅自前來爆破，他就相信了，因爲他是組織中的一員，這座研究所的成立，他投資很大，他希望能控制它，絕不希望它受到破壞的，毀了此地，也許會符合一些國家的利益，却會對他造成大損失，所以他今天接到電話後，十分震怒，要澈查你們的身份，而且要派人來整肅你們。」

李卡度冷笑道：

「他查不出什麼的，我們很乾淨。」

駱希眞哈哈一笑道：

「只是他查不出什麼，却不是你們眞的沒問題，李卡度，你實在很不聰明，他的人很快就會來了，所以我也不問你什麼，等他的人來了之後，我把你們交出去，將有什麼遭遇，你自己想得到。」

李卡度和乃差被秘密地帶走了，帶去的地方很秘密，連金天妮都不知道，所以她來向駱希眞要人的時候，駱希眞只放出了一捲錄音帶，那是他訊問兩個人的口供。

金天妮聽完了之後，臉色非常沉重地問道：

「這麼說來，這批人是眞的有問題了。」

「是的，相信妳自己也能聽出來了。」

「他們是那一個國家的諜報人員呢？」

「這個倒不知道，知道了也沒有用，不管是那個國家，我們都無法去抗議的。」

金天妮道：

「你眞的跟杜柏樂通過電話了嗎？」

「假的，我連他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更無法跟他通話，不過妳倒是應該跟他通次話，把情形告訴他，由他派人來解決約克的事。」

「恐怕他不會管，他也不敢開罪那些大國的。」

駱希眞道：

「他必須要管，因爲約克是他那兒來的，妳可以責成他解決這件事，再者，他的那個兵團裡有了外國間諜滲入，對他也很不好。」

金天妮嘆了一口氣道：

「你以爲他不知道嗎？我相信他實際上清楚得很，間諜的工作是無孔不入的，誰都想在他的國度內插上一腳，定會有大批的間諜滲透進去的，他根本也無法防止，所以他乾脆敞開大門，歡迎他們進來，他的外籍軍隊，秘密警察和黑社會的人員，構成他治權的中心，他自己明白，這點力量是不堪外來一擊的。」

「這是他告訴妳的？」

「是的，他親口跟我談過這個問題，他只想在他的國度裡做個獨裁者，却沒有狂妄到想去領袖世界，所以他絕對不會對約克他們採取行動的。」

「那麼爲什麼李卡度他們那麼害怕呢？」

「李卡度和乃差只是槍手而已，是約克吸收的人員，並不具有間諜的身份，所以才害怕，但是對約克而言，却不構成威脅的，他有本國的情報機構作後盾。」

駱希眞一嘆道：

「天妮，這個警衛部長很難幹，我們必須要面對各國的情報人員的挑戰。」

「也不是所有國家的，一些大的國家，對我們的研究還是十分支持的，他們雖然也希望我們的研究成功後，能夠掌握在手，但他們也希望能有一種新的廉價而取用不竭的能源，對我們的研究會全力保護的，至少不會在未成之前加以破壞。」

「那麼約克是屬於那一方面的呢？」

金天妮陷入沉思地道：

「我想是第三世界的一個石油國家的，他們是靠石油爲主要的收入，只有他們才會阻止新能源的開發。」

駱希眞道：

「目前我們至少要對抗一個國家了！」

金天妮道：

「沒有這麼嚴重，香港是受到保護的中立地區，所以我們的安全與主權受到整個世界的尊重，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以武力來侵犯的，我們的警衛只要達到一般的安全系統標準就夠了。」

「我不懂妳的一般標準是根據什麼而定的。」

「就是你現在的警衞系統，我曾經請教過一些權威的專家，他們說最好的警戒系統就是人，任何電子機械都會有故障出錯的時候，只有人，才能隨機而調整反應，人腦的反應是世界上最精密的電腦，而能找到一批練過功夫又機警又可靠的人，那是最理想不過的了，駱，我實在感激你對我的幫助。」

駱希眞嘆了口氣：

「可是對方下次再派人來，就可能帶槍械等武器前來了，我的師弟們如何抵抗？」

金天妮道：

「我們也有槍械！」

駱希眞却凝重地搖頭道：

「不可以，我這些師弟們都是循規蹈矩的人，身家清白，我們的那些槍械都不合法，我不能讓他們施用。」

金天妮道：

「不，那些槍械都是合法的，我已經請律師提出了申請，核准在案，爲了事實需要，香港行政當局已經准許我們合法地擁有槍械了。」

駱希眞道：

「那還是不行，我的師弟們都沒有受過訓練，也不懂得如何使用。」

「他們可以學習使用的，這是合法的自衞。」

「我認爲還是不妥當，一旦要等到使用槍械互鬥，死傷在所難免，他們都有家人親屬，萬一有了意外，我無法對他們的家人交代。」

金天妮想想道：

「駱，警衞部門務必請你幫忙，如你實在不願意你的師弟們使用槍械，可以叫跛龍那一批人使用，他們並不反對用槍，而且都受過訓練，事實上他們除了使用槍械之外，也沒有其他的自衞能力。」

駱希眞還在猶予，金天妮道：

「駱，我們是合法的自衞，一切都依照正當的法律途徑進行的，我知道你不希望流血傷人，但是我們不能束手待斃，在生命受到威脅時，總要展開反擊的。」

駱希眞沒辦法了，當然，他知道最好的辦法就是抽身不管，但是金天妮一定不肯答應的，而且他最多撤走一批人而已，香港的警方和國際警探都派了一部份人員，以警衞員的身份潛伏進來了。

這兩處的高級長官都曾經向他打過招呼，甚至於把名單都交給了他，希望他能賜予協助。

金天妮所說的一切似乎矛盾很多，內情絕不會像她所透露的那樣，對金氏機構所設的這個研究所，各方面都寄於莫大的注意，希望能眞正地了解它的目的和作用。

駱希眞如果抽身一走，一切的努力都將白費了。

他無可奈何地嘆道：

「天妮，妳把我給套牢了，依我的性情，我眞想甩手一走了之，可是我的那些師弟們都簽了合約，不能無故離職，再者，他們到這兒來前，都辭去了原來的工作，我也不能害他們失業。」

金天妮笑道：

「其實，你提供他們的是一個正當的職業，雖有點危險性，但是只要小心，就可以避免的，何況待遇也很高，萬一有了意外，除了我們給他買的保險外，還有一筆很優厚的撫恤，條件很不錯了。」

駱希眞本來想說再多的錢，也不如一條生命可貴，但是這話沒出口，因爲這是廢話，金天妮這樣的人是不會明白的，他目前只能堅持一切合法。

金天妮又問道：

「關於捉到的兩個人，你眞打算把他們沉到海裡去嗎？」

駱希眞笑了起來道：

「那我就成了殺人的兇手了，我是說來嚇嚇他們的。」

金天妮道：

「那你準備怎麼辦呢？」

「交給警方，以非法侵入與意圖破壞的罪名提出控告。」

金天妮道：

「那沒有什麼用的，這兩項罪名都不嚴重，而且警方也要展開調查，研究所的一切，屬於高度機密，我不希望讓太多人知道。」

「我看不出有什麼機密的地方。」

「現在只是在建造一些外殼設施，等外殼完成，那些儀器裝設完成，就具有極度的機密性了，不過就是目前的建設情形，對一些內行的而言，也就具有相當的洩密可能了，我們必須避免讓外人知道太多。」

「假如由約克負責警衞，機密不是保不住了。」

「我不知道他另具身份，所以我對你十分感激。」

「假如不能交給警方，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金天妮想了一下道：

「駱，我想怨家宜解不宜結，我們是爲了要把研究所順利地建設起來，不宜多生枝節，乾脆做個人情，把他們給放了算了。」

駱希眞故作一怔道：

「放了他們？」

金天妮道：

「是的，這也是爲你的師弟們着想，如果你傷害了他們，約克挾怨報復，也許會做出更瘋狂的事來，你總不願意你的師弟們受傷害吧。」

駱希眞很誠懇地道：

「謝謝妳，天妮。」

金天妮道：

「沒什麼，我是波士，也應該爲他們着想，何況這也是爲了我自己，假如有一兩個人遭受到意外，你一定撤走這批人，而我實在需要你們。」

駱希眞想了一下才道：

「人可以還給他，不過不能這麼容易，我要等約克來找我，跟他當面談清楚。」

「他敢來找你嗎？」

「我想他一定會來的，因爲他既是代表一個國家，總比那些亡命之徒好一點，我等他一個星期，假如他還不來找我，那就證明他橫定了心，我對他也就不客氣了，我會主動地去找他，動員我一切能動用的人手。」

金天妮居然同意了，笑笑道：

「好吧，我總是支持你任何行動的這是我們最初談好的條件。」

駱希眞一笑道：

「今天正好是週末，我們該到俱樂部中渡假去了。」

金天妮詫然道：

「你不是要找約克嗎？」

「我不要找他，是他要找我，所以我要出現在一個他能找到的地方。」

「他敢到俱樂部來找你嗎？」

「爲什麼不敢，那是一個公開的場合，他的安全也有保障，他才可以放心地來找我。」

「那可是我們的地盤，全是我的人！」

「天妮，妳太自信了，那不會完全是妳的人，妳也不能完全控制所有的人，連島上都是一樣。」

「什麼，你說島上也有他的人潛伏？」

「我想這是非常可能的，李卡度和乃差兩個人是如何潛入的，我到現在還沒問出來，但是我想他們能避過一些巡邏者的眼睛，至少對環境很熟悉。」

「他們在島上工作過，環境當然熟悉。」

「可是我接任之後，已經作了很多修改，警戒的方法也改變了，他們一定有內應，才能找到空隙進來。」

「這就很嚴重了。」

「也沒有太嚴重，他們祇能逃過外圍的戒備而已，重要地區上，我都是派我的師弟們值守的，而且有我們一套自成的警衞系統，不是照樣把他們找出來了嗎？」

「是怎麼樣的系統呢？」

「天妮，很抱歉，這是我職務上的機密。」

「對我也不能說嗎？」

「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妳要巡查，我們的人都認識妳，不會攔阻妳，因此妳可以通行無阻，不必對防衞系統了解太多。」

金天妮終於屈服了，笑道：

「駱，你實在是個最佳的保防人才，做一個警衞部主管太委屈你了，你應該去擔任情報局長的。」

駱希眞一笑道：

「謝謝妳的誇獎，不過這並不是我的興趣，那些閒話不談了，今晚渡假妳去不去？」

「去，當然去，上次與你共舞之後，我一直在懷念着，很想重溫一下舊夢呢！」

× × ×

晚上，他們又出現在俱樂部的夜總會中。

音樂悠雅，氣氛醉人，很多人都在舞池中婆娑起舞，金天妮幾乎迫不及待了，但駱希眞却一直靜靜地啜着酒，沒有請她跳舞的意思，她爲了矜持，也不便主動地提出。

好容易等到了駱希眞站了起來，金天妮以爲他要邀舞了，那知道駱希眞却對她道：

「我們出去走走。」

「這個時候出去散步？」金天妮衷示不滿。

駱希眞一笑，道：

「天妮，我們是爲了跟約克的約會而來的，正事沒辦之前，只有暫停娛樂了。」

「約克已經來了嗎？」

「我相信他已經來了，因爲我已經接到了他的通知。」

他取出了一個小紙條，上面寫着：

「請擺脫你的伴侶，單獨到馬場一晤。

意中人　」

「這是他的約會嗎？」

「我不會有別的意中人！」

「字條是什麼時候遞給你的？」

「我不知道，我要抽煙時，在口袋中摸到了這張字條。」

「他約的是你一個人！」

「不錯，但我爲什麼一定要聽他的呢？在談判時，我希望妳能在場，對某些事情，可以有個解釋。」

金天妮感到意外地道：

「什麼解釋呢？」

駱希眞笑道：

「那些我不清楚而你們明白的事，因爲你們是天王星集團的成員，我却不是！」

金天妮道：

「他也不能算，他只是杜柏樂的雇員，今天我跟杜柏樂通過電話了，他也十分生氣，而且也認定約克是某一個國家的情報員，他授權我們對付他。」

駱希眞微笑道：

「這頭老狐狸，他自己惹不起別的國家，却叫我們來做傻瓜！妳應該反推給他的，約克是他引進的人員，理應由他負責的。」

金天妮也笑道：

「我沒有那麼笨，所以我當時就推給了他，話說得很嚴重，告訴他如果他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將遍告天王星的其他成員，開除他的會藉。」

「那有效嗎？」

「自然有效，他在自己的國度內雖然有權，可是他的經濟仍然是靠着私人對外的貿易，如果天王星撤消了跟他的經濟合作，對他展開經濟制裁的話，能導致他立即破產，他的國家也會跟着垮台了。」

「他最後作何反應呢？」

「他說他會叫他的弟弟杜約翰處理這件事。」

「杜約翰處理得了嗎？」

「杜約翰是個草包，當然處理不了，不過他有錢，可以買通兇手來代他處理，這倒不必擔心，這個世界上有許多爲錢賣命的職業兇手。」

駱希眞對買兇的事十分反感，因爲他自己就遭受過被職業兇手暗算的經驗，那幾次都沒有成功，一半是由於運氣，另一半則是因爲他的機智和敏捷的反應，即使他沒有受到損失，但對這件事，他仍是十分的憤怒。

因此他只有一嘆道：

「我開始要替約克擔心了。」

金天妮笑道：

「我認爲該擔心的人是杜約翰，約克是頭狡猾的狐狸，暗殺他是很困難的，在他受到暗襲之後，一定會去找杜約翰算帳的。」

駱希眞道：

「要當面殺死約克固然不容易，但那些職業兇手都是以暗算爲手段的，世上最可怕的就是看不見的殺手，在你不知不覺的時候突然發動……」

「駱，我記得你有幾次被殺的經驗了，對你下手的都是國際間頗有名氣的殺手，可是你還活着。」

「那是因爲我已經知道了有人要殺我，隨時提高警覺，才能僥倖逃過那幾次暗算。」

「約克的警覺性也不差！」

「可是他不知道有人要殺他呀！」

「他應該想得到的，他擅自行動，意圖破壞研究所，他知道我們一定會向杜柏樂抗議，杜柏樂也一定會叫杜約翰採取行動，如果他想不到這些，他就是頭豬，死也是活該，何況，

你可以在今天向他提出警告。」

「我去警告他，爲什麼？」

「爲了我們的利益。」

「搗蛋的是約克，杜約翰找人來對付他，對我們只有好處，怎麼是我們的利益呢？」

「因爲我發現杜柏樂對插手控制研究所的事還沒死心，一定還會繼續從事的，所以我也要給他找點麻煩，叫他自顧不暇。」

「天妮，我實在不明白你們天王星是怎麼個組織。」

金天妮笑道：

「天王星的成員都是些有財有勢的人，對整個世界都有相當的影響，這種人也都是不安份的，研究所的成功，將來可以控制整個世界的經濟，因此誰都想掌握住控制的權力。」

「目前是控制在你手中嗎？」

「我只是一個集團的代表而已，目前受委託主管這一個部門，不過你也應該明白的，我並沒有控制的力量，我也沒有這個打算，我的全部武裝力量，就是你這個警衞部，但是我也不希望研究所落在別人的控制中，尤其是一個像杜柏樂那樣的人。」

駱希眞沒話說了，雖然他知道金天妮絕不會像她所說的那麼單純，可是在整個島上，的確找不到其他的布置了，所有的安全與警衞都由他這個單位負責。

人員是他甄選的，重要的幹部幾乎是他的師弟，在這種情形下，他實在想不出金天妮還可能有什麼其他的目的，因此他只有道：

「去找約克談談吧，先對他提出一個警告也好，送他一個人情，使他不好意思再搗蛋。」

金天妮却笑道：

「那你倒不必有此奢望，他既是某一個國家的情報人員，他的一切行爲自己也作不了主，完全是奉命行事，上級一個命令來了，他只有實行。」

「那我們跟他交涉不是毫無用處嗎！」

「但保護這個人總是有用的，這是一個看得見的敵人，如果除去了他，他的政府再派人來，我們完全不知道，豈不是等着挨打嗎？」

□□　□□　□□

「約克的行踪我們也難以把握，他要做些什麼，我們依然不知道。」

「過去是的，現在你要把握這個人的行踪就有困難了。」

「我不是搞情報的，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駱，你是在客氣了，你雖然不是情報人員，可是你的腦筋快，思路周密，而且你的人緣佳，各方面的關係都打得通，你要做一件事，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助力。」

駱希眞沒有開口，金天妮又道：

「你別耽心經費，我可以請求撥一筆專款，由你自己支用，專爲搜集情報之用。」

「這一說我又要成立一個情報部了！」

「如何運用那筆專款是你的權限，我絕不過問，你甚至於不必報銷，只要給我一份帳單，由你簽名就行，這道手續是無法省略的，因爲我也要向集團報鎖。」

「我的權限不是太大了嗎？」

金天妮笑道：

「這是事實的需要，而你也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你不是爲了錢而擔任這份工作的，你的未婚妻是個千萬富婆。」

「美子不是我的未婚妻，我們只是很好的朋友。」

「不管你們是什麼，我只知道你如果需要，隨時都可以支用上百萬的美金。」

「我不會這樣子去用錢的。」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唯其如此，我才信任你，把一筆鉅款交給你自由動用，我知道你不會把它裝進自己的袋，這就已經夠了。」

駱希眞無法再說什麼了，別人對他如此信任，使他無話可說，但他也沒有表示什麼感激，因爲人家並不是把錢送給他，只是叫他去支配這些錢，用在該用的地方而已。

來到騎馬場，這兒已經休息了，馬房在夜間是不開放的，但是工作的人員却沒有休息，仍在照料馬匹。

金天妮的來到使他們感到很驚訝，領班出來招呼道：

「大小姐，妳是要騎馬嗎？」

金天妮身上穿了晚禮服，她笑着道：

「這身夜服能騎馬嗎？」

駱希眞却道：

「也沒有什麼不能騎的，中古時代的仕女都是穿着禮服騎馬的，採用側騎的姿勢。」

金天妮道：

「我們必須要騎馬嗎？」

駱希眞道：

「我看是有所必要，我們約會的人顯然沒有跟馬房中的人打點照面在某一個地方等着我們。」

「可是他也說一定要騎馬才能見面呀。」

「他雖然沒說，但他約在此地，就有那個意思。」

金天妮想了一下道：

「給我們準備兩匹馬。」

大小姐的話就是命令，那個領班很快就準備好了兩匹馬，這是馬房中專爲貴賓們準備的馬匹，神駿而馴良，一般的會員是無法騎用的。

金天妮却很絕，她脫掉了夜禮服，只剩下一截胸罩與一條內褲，跳上了馬匹。

駱希眞皺眉道：

「妳就這個樣子？」

「我不習慣，這樣子自由得多。」

「我們是赴一個打手的約會，他也可能不是一個人。」

「你怕我有危險嗎？」

「妳的模樣容易使男人犯罪。」

「我才不擔心這個，有你這位大英雄保護我就夠了。」

「只怕到時候我無法分神出來照顧妳。」

金天妮笑道：

「我自己也懂得保護自己的，女人的美麗與身體有時是最厲害的武器呢。」

不過她還是把她的手提袋掛在馬鞍上，駱希眞知道她的手提袋內有一支小手槍，倒是很放心了。

跑馬場內沒有燈光照明，但是遠處的燈光射來，倒還依稀可見，金天妮策馬跑了出去，駱希眞忙也策馬趕上，能見度不是很好，不過兩匹馬久經訓練，對場地十分熟悉，所以仍然能疾步飛奔。

經過一叢長草時，突然草叢中射出了一道強光，馬匹受驚止步人立長嘶。

金天妮的騎術很精，很俐落地滑下了馬來，駱希眞則勒住了馬，看見約克軍曹的身形從草中站了起來，手中携着一支強力的手電筒。

金天妮首先怒問道：

「約克，你這是什麼意思！」

約克沒理她，只是對駱希眞怒聲道：

「我叫你一個人來的，你幹嗎把她帶來！」

駱希眞笑道：

「你是叫我單獨前來，但是我爲什麼一定要聽你的呢？約克，你要弄清楚，是你急着要跟我談，因此，你不夠資格跟我談條件。」

約克怒極反身欲走，駱希眞道：

「約克，你如果不在乎，我就把乃差和李卡度交給警方了。」

約克道：

「你交去好了，沒有人能證明他們與我有關。」

駱希眞一笑道：

「我也許無法證明他們與你有關，但是美國的ＣＩＡ（中央情報局）却可以刨出他們的根，找到他們的後台，那位中東的狂人總統已經揚言要以刺客來對付美國的政要，因此ＣＩＡ一定會對他們的證詞非常感興趣。」

這一擊十分有力，約克呆住了，良久才道：

「他們對你說出了什麼？」

駱希眞淡淡地道：

「他們什麼都沒有說，只不過我有些朋友是國際警探組織的，對追查一個人的身份很有辦法，查出他們的背景，自然不難想像他們的目的。」

「胡說，我們的人是沒有資料的。」

「那只是你的想法而已，事實上他們的檔案很齊全，記錄得清清楚楚。」

約克仍是不信，駱希眞道：

「約克，你別跟我辯，你說服我沒有用的，當人交到ＣＩＡ手中，他們的想法才重要，當然，那位狂人總統也許會否認，但到那個時候，他爲了要防止更多的機密外洩，一定會把你們這些人殺了滅口，那時你就悲慘了。」

約克怒吼一聲，幾乎要撲上來拼命，可是他大概也知道這是很幼稚的舉動，頓然地停止了脚步，低下頭道：

「算你厲害，駱希眞，你要什麼條件才肯放人？」

駱希眞道：

「我沒什麼條件，只希望你以後別再搗蛋！」

約克不禁臉有難色，駱希眞道：

「你不能答應！」

約克道：

「駱希眞，你知道我是受命於人的，上面有了命令來，我無法拒絕。」

「你難道必須要聽命令不成，你的身份已經暴露，本來也無法再執行任務了。」

約克苦笑道：

「你既然知道了我的背景，就該明白我的苦衷，我是無以自主的。」

「那就脫離他們好了。」

「你在開玩笑，那個圈子是不能脫離的，他們對懲治叛徒的手段，十分嚴厲。」

金天妮道：

「沒關係，你再投到我手下來，我保護你們，負責你們的安全。」

約克冷笑道：

「大小姐，不是我瞧不起妳，妳保護不了我，就算CIA要保護我，我也不敢信任，黑色九月鬧得那麼厲害，CIA對他們何嘗有一點辦法！」

金天妮道：

「但是在香港，我却眞可以保護你們，在那個島上，外人的勢力插不進來。」

「這我或許可以相信，可是我們將一輩子關在島上，永遠也無法離開了。」

「這祇是目前的情形，慢慢地我會設法的。」

「大小姐，謝謝妳的盛情，不過我寧可還是在外面的好，駱希眞，我可以答應你一件事，就是我萬一要有所行動時，先通知你一聲，使你有所防備。」

「我若有了防備，你還能成功嗎？」

約克道：

「那倒沒有關係，不能成功不是我的錯，我無法脫離那個組織，除了本身的安全外，還有別的顧慮，我們的家人都被扣爲人質……」

「他們都在中東？」

「不在，不過無論在那兒都無法脫開威脅，我們都受到警告，我們的家人必須留在一個地方不得離開，以便于監視，否則必將有意外。」

駱希眞沒想到還有這重顧忌，只有一嘆道：

「那眞是很抱歉了，看來我也幫不上忙，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通知你，我們跟杜柏樂連絡過了，要他對你們的行動負責，他一口否認指使過你們，所以叫杜約翰來對付你們。」

約克笑道：

「杜約翰，我們不找他的麻煩已經算客氣了，他還敢對付我們！」

「他自己是沒有辦法對付你們的，不過他有錢，可以買動槍手來對付你。」

才說到這一句話，忽而約克的身畔傳來咻的一聲，而且有一些泥土被濺了起來。

約克連忙滾倒在地，駱希眞也拉着金天妮，把她撲倒在地。

金天妮驚問道：

「怎麼回事？」

駱希眞低聲道：

「杜約翰的行動很快，已經開始了。」

金天妮怒聲道：

「這個混蛋，簡直豈有此理，他怎麼把我們也波及在內了。」

「除去妳對他也有好處的。」

「有什麼好處，天王星一定不會放過他，組織中最大的一誡就是自相火併，他們兄弟倆都難逃制裁。」

「如果妳死了，他就有話說了，他們是對付約克，不知道我們會在一起，那些殺手們不認識妳，死了也是白死。」

金天妮道：「那這個殺胚，我一定要他好看！」

「大小姐，先別發狠，目前要緊的是如何脫困。」

槍彈還是不斷飛來，帶着呼嘯聲與鑽進泥土或草叢的咻咻聲，遠處也有火光閃動，大概是兩槍裝了滅音器的槍口在發火。

約克也爬了過來，他的臉頰邊上在淌血，第一槍是對準他的頭部發出的，只擦傷了他的臉，眞是險極，他咬着牙道：

「駱希眞，你帶了槍沒有？」

駱希眞道：

「你難道沒帶槍？」

「我是爲了表示談判誠意，所以沒有帶武器，而且也沒有帶別的人過來，你們若是帶了槍，借給我一支。」

金天妮道：

「我有一支小博朗林，在馬上手提袋裡。」

約克一滾身，利用馬匹做掩護，已經把手袋抓到手中，取出了手槍，又滾在地下，像頭夜貓似的不見了。

金天妮忍不住嘆道：「這傢伙倒是個好手。」

二十九

第二天是星期天，駱希眞又到了俱樂部中，他現在在俱樂部中是眞正的貴賓了，因爲他算是金氏機構中的高級職員，有一張永久的貴賓卡，編號是第六號，這是新發的，說明在他之前，只有五個人具有這份榮耀，金天妮是第二號，那是他見過的，他也曾問過夜總會的經理羅拔楊，他却不知道另外四位持有人是誰，因爲這些人從來也沒有來過。

貴賓卡是一張打成薄薄的金箔，有一盎司重，上面有一些特殊的圖案與記號，本身的價值已非常昂貴。

持有這種貴賓卡的人，可以享受到一間專用的高級套房，這些套房是不開放的，持有人不用，就讓它空着。

套房中有一個吧枱，櫃上陳列着各種名貴的酒。

駱希眞已經交代過，要見金天妮，羅拔楊負責代他連絡。

他有一個電話號碼，用這個號碼，一定可以找到金天妮。

所以駱希眞倒了一杯酒，坐在舒服的沙發中，耐心地等待着。

金天妮在一個小時後敲門進來了。

駱希眞看她穿了一件非常性感的晚禮服，笑着道：

「天妮，妳似乎存心在引誘我犯罪哪！」

金天妮笑着，擠在他身邊坐下道：

「是的，今天我是存心要誘惑你，因爲我發現你對我似乎不太感興趣。」

她把軟綿綿的身邊倚在駱希眞的懷中，駱希眞伸出一隻手抱着她，輕輕地吻着她的臉，她的頸項，慢慢地那個涼潤的身體熱了起來。

駱希眞是個很懂得調情的男人，自然不會放棄這種機會，他慢慢地開始了她的挑情動作。

金天妮儘管是個美得令人發瘋的女人，但她却並不是十分地解風情，尤其是做愛的方面，她似乎十分的生澀，幸好駱希眞是個很有技巧的男人，慢慢地引導她登上了歡樂的巔峯。

金天妮在情慾激動時，却沒有那麼可愛了，她的嘴張大着，不住地發出嘶叫聲，像是一頭雌豹。

當兩個人都平靜下來時，金天妮仍是無限眷戀地抱着他健壯的身體，她的聲音又變得十分迷人了，沉聲道：

「駱，你眞好，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這是件如此美好的事。」

駱希眞笑道：

「我可以感覺到這一點，妳以前的那些男人實在很差勁。」

「你知道我以前有男人嗎？」

「天妮，這種事是瞞不過一個有經驗的男人的。」

「你很在乎這件事情嗎？」

「不在乎，老實說一句，我還眞希望妳的經驗能豐富一點，這樣子才能相互配合而得到更大的享受，而妳實在是個差勁的對手。」

金天妮有點屈辱地道：

「別人都希望對手是個處女，你這個男人倒特別。」

□□　□□　□□

駱希眞微微一笑道：

「我也是個男人，跟一般的男人沒什麼不同，只不過我想得多一點，看得開一點。」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我只是告訴妳，我們雖然有了很親密的關係却並不是很特殊的關係，我們只是玩過那種成人的遊戲，我並沒有愛上妳，我也沒有自作多情認爲妳愛上了我。」

眞話往往是很傷人的，金天妮有了屈辱的感覺，她憤怒地舉起了手，但是還沒有括下去，就被駱希眞抓住了，淡淡地道：

「天妮，我們都是成人，別像個小孩子，也別像個潑婦，把我對妳的好印象都破壞了。」

金天妮怒聲道：

「你對我有好印象？」

「不錯，妳的儀態高貴大方，人也長得很漂亮，地位很高，也很有錢，這些都是很好的印象。」

「可是在你眼中，我只是個娼妓。」

她化了很大的力氣，才說出這句話，駱希眞却笑了道：

「妳錯了，在我的心目中，從沒有娼妓這個名詞，因爲娼妓是要錢的，我從沒有在娼妓身上化過一分錢。」

「那你是怎麼得到女人的？」

「我也沒有得到過女人。」

「什麼，你沒有得到過女人？」

「是的，我認爲跟女人做愛不是得到她，而是朋友間的相互慰藉而已。」

「只爲了你是朋友，那些女人就跟你上床了？」

駱希眞淡然地道：

「是的，我從十六歲開始，跟第一個女孩子發生關係，就是爲了彼此的需要。」

「那個女孩子多大？」

「十七歲，比我大一歲，不過看不出來，我十六歲的時候已經長得很高，看起來就像大人了。」

「你們之間沒有戀愛！」

「怎麼可能呢，我連她的名字都不知道，那次我們參加一個海邊的派對，我們才第一次見面，以後我們也沒見過面，現在我連她的樣子都忘了。」

「你却知道她十七歲！」

「那是她自己說的，也問了我幾歲，知道我比她小一歲時，我們都笑了起來，然後雙方都很快樂。」

「你們快樂些什麼？」

「我們心中都沒有什麼要求，只是爲了需要才做那件事，知道雙方都沒有成年，沒有任何的心裡負擔，自然就很快樂了。」

「那跟兩條狗有什麼差別？」

「沒多少差別，或者根本沒有差別，狗是不懂得什麼情義的，也沒有什麼子孫後代的觀念，牠們交配，只是本身的衝動和需要，人有時做愛還加上一點愛的成分，可是我們那時候，都談不到這些。」

駱希眞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哲學家，他的談話中沒有詩情，沒有哲理，聽起來很刺耳。

金天妮微微變色道：

「你以爲我們也像兩條狗？」

駱希眞笑笑道：

「那倒不是，我究竟不是十六歲了。」

「這又怎麼樣呢？」

駱希眞道：

「一條公狗碰上一條母狗都可以交尾，我却必須加上一些其他的條件，比如說對方一定

要是我認識的朋友，要是我欣賞的女人。」

「祇有這些嗎？」

「駱，你說話太傷我的心了，我們是共同創造事業。」

「妳的事業，不是我的事業。」

「當我們成爲伙伴後，我會把一切交給你，你管內部作業，我負責對組織交涉。」

駱希眞一擺手道：

「我們還是做個好朋友吧！」

「說了半天，你還是不肯信任我！」

金天妮十分失望，駱希眞也嘆了口氣道：

「天妮，我想妳根本沒有明白我這個人，我如不信任妳，根本不會替妳工作，妳應該知道我並不是十分急需這份工作，我的武館收入也很好，在幾處公家機構兼職教練武術的終點費也很可觀！

我之所以答應這份工作，是因爲我喜歡妳這個人。」

「哦？我倒不以爲我有這麼大的魅力！」

「妳是個十分美麗的女郎，這是無可否認的。」

「可是我送上門來，你却拒絕了。」

「我可沒有拒絕，只是沒法子接受妳進一步的好意而已，我對妳的事業和秘密沒興趣。」

「我的事業沒有秘密。」

「妳的研究所就是一項高度機密，否則杜柏樂也不會處心積慮地要插一脚了，只不過我對這些毫無興趣！」

金天妮總算完全明白了他的立場，七分失望，但也有三分欣然，她對駱希眞也是在試探中。

她要知道駱希眞對她的研究所持有什麼立場，這個結果多少是能使她滿意的，假如駱希眞表示得太熱衷，急切地想分擔一切的話，她反而不放心了。

所以他們接下去又是一陣狂歡，直到第二天早上，駱希眞先醒了，金天妮還在熟睡中，因爲她實在太疲倦，一倒下去就像個死人。

駱希眞留了個字條，說要回到島上上班，就悄悄地離開了。

不過他回來得也恰好是時候，他在八點三十乘坐水翼船來到島上，才煮了一壺咖啡，準備跟幾個師弟們聊聊，因爲他隱約感到了危機的迫臨。

這所小島卽將成爲多事之秋，所以金天妮才要死力來拉攏他，他要那些師弟們考慮一下安全，此地的待遇雖高，却不值得賣命。

九點二十分，他就接到了海上的警告，駱希眞的警戒網布得很遠，他用六條漁船巡弋在海面上，漁船是舊有的漁民留下的，他特地撥出了一班人，每天在海上活動幾小時，一面捕漁，一面瞭望，還有陌生的船隻靠近，立刻用無綫電話向島上報告。

他接到了報告說是有兩條遊艇停泊在海外兩海里的地方。

遊艇上都是身背潛水用具的人，他們還扯上一面旗號，掛的是一個海洋生活研究所的名義。

駱希眞立刻就意識到情況的不對勁了，在海上的活動他們無權干涉，因爲他們只有這座小島的產權，不是一個國家，無法劃出經濟海域範圍。

但是他知道遊艇停泊的地方水深都是在一百五十呎以上，水生物雖有不少，却不適合潛水，那是一種淺水的遊戲！

所以，他立刻召集了戒備，而且也召集了一批持槍的警衞隊員，各自進入了戒備位置。

這批人中，有兩名刑警和一名國際警探的探員，都透過了駱希眞的關係，進入島上擔任偵查工作，他們都是懂得使用槍械的。

駱希眞自己則帶了兩個人，駕了輛沙灘車，在島上的最高點，以望遠鏡偵望着。

十一點鐘時，果然第一批潛水人登岸了，那一共是五個人，都是身軀高大的漢子，手中拿着魚鏢，登岸的地點走了一片亂礁區，尖石峻峋，石上又長滿了尖銳的牡蠣壳，是絕難可能登陸的地點，只有潛水夫才能摸上來。

他們對島上的地形似乎頗爲熟悉，上來後先在一塊岩石下卸掉了潛水裝備，換上了便鞋，正要進一步深入時，駱希眞就駕着沙灘車出現了，攔住他們的去路道：

「本島就私產，禁止進入。」

爲首的一個是白人，一頭金髮，留着唇鬚，駱希眞老遠就發現他是指揮司令者了，所以用英語向他發話。

那些人似乎沒想到駱希眞會出現得這麼快，因爲這個地區平常是沒人的，駱希眞的車子藏在一塊岩石後面，一分鐘就衝到他們面前。

那個西方人頓了一頓才道：

「我叫朗尼馬丁，英國人，是英國皇家潛水俱樂部的會員，現在擔任遠東海洋學院，海產生物系的系主任，帶領學員從事教學活動。這些都是我的證件。」

他身邊有一個防水的塑膠袋，裡面倒是帶了一大批的證件，駱希眞不去看他的證件，只

是告訴他道：

「現在這島上已是私人產業，禁止任何外人前來，請你們回去。」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們每年進行教學活動的！」

「四個月以前。」

「那難怪我們不知道了，先生，能否請你允許我們在這兒歇息一下，我們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

駱希眞堅決地搖頭道：

「馬丁教授，很抱歉，這個島上也在進行着一項十分機密的研究活動，絕對禁止非本機構人員進入，請你們立刻離開。」

馬丁顯然沒有離去的意思，只是道：

「請問閣下的尊姓大名，擔任什麼職務？」

「我姓駱，叫駱希眞，是這兒的警衞部主任。」

馬丁道：

「我服務的學校是一所很有名的大學，能否讓我跟你們主管人員談一下，取得允許！」

駱希眞道：

「那沒有用，在允許外人登岸這一事件上，我就是最高的決策人，就是你能找到香港總督，也無法改變我的決定，這是我的職權。」

「駱先生，這次的教學活動是予先排定的，我們有很多研究器材馬上就要運過來，這是無法更改的行程，事先我們不知道島上的主權更改，所以未曾先作申請……」

「那是你們的疏忽，但就是你們提出了申請，我也不會批准的，請你們回去吧！」

馬丁狡猾地道：

「事實上我們無法回去了，因爲我們的氧氣不夠了，必須要等香港送新的過來，按照海難法的規定，你有義務要接待我們的！」

「教授對法律很清楚呀！」

「當然，我教的就是這一門學科，對一切有關的法令，自然必須研究清楚的。」

駱希眞笑笑道：

「照你說的情況，我的確不能拒絕你的求援，不過援助有很多種，並不限於接待你們登岸。」

「駱先生準備如何援助我們呢？」

「我安排交通工具，送你們離開此地。」

「這麼說你是絕對不讓我們留下了！」

「是的，我說過了，這兒是私人的機密重地，絕對禁止外人竊探的。」

「可是我們到過此地幾次了，這兒並沒有什麼秘密。」

「那是以前，自從我們向官方承租下此地的物權後，開始從事建設，這就是秘密。」

馬丁教授的臉上罩下一片陰森，冷笑道：

「駱先生，十分抱歉，我們的教學計劃是早經批定的，不容更改，你必須接受我們。」

「我說不行，如果你們再不走，我就要執行我的職權，強行驅逐了！」

「你不妨試試看，我的這批學生都是合格的潛水隊員，你明白一個潛水隊員的條件嗎？」

「我當然明白，他們都是兩棲作戰的好手，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海上突擊隊，馬丁教授，你也別再僞裝找藉口了，你所謂的教學活動是假的，眞正的目的就是潛進爲上來從事刺探的間諜活動。」

「間諜？什麼間諜，難道你們從事的是國際機密嗎？那該由香港政府派遣武裝部隊來駐防，而不是私人警衞。」

駱希眞道：

「這個島上從事的是一項私人的科技研究，防止的對象是工業和產業間諜，你們就是那種人。」

馬丁教授笑道：

「我們是一批熱心自然科學研究的學員，有完整的身份證明。」

駱希眞道：

「你們別要這種身份煙幕了，假如你們有一個強有力的後台，什麼身份都弄得到，不過我不管你們是什麼身份，都要驅逐你們離開。」

馬丁教授笑道：

「你知道我們有多少人嗎？我可以告訴你，我們共有四十五名成員！」

駱希眞看看身後，朝兩名隊員道：

「解除他們身上的武裝，把他們押回去。」

這兩個都是駱希眞的師弟，身手矯捷，是駱希眞特地邀來幫忙的，他們空着手，凜然無懼地朝四名大漢走過去，那四個人都拿着漁鏢，戒備地舉了起來。

馬丁教授叫道：

「駱先生，你是在使用暴力，逼我們作反抗自衞了！」

兩名隊員不理會，逼近到距離不到十公尺時，馬丁也厲聲喝道：

「動手！」

咻咻聲聲，四支魚鏢飛了出來，射向門面的，被他們用手格飛了，射向身上的，他們根本不作理會，但尖銳的魚鏢射在身上却被彈開了，這個人似乎有刀槍不入的功夫，這一來使那四名漢子怔住了。

那兩個人衝到面前，他們已來不及裝上第二枝魚鏢，只有展開徒手搏鬥。

但他們的拳脚功夫太差了，十幾個照面後，都被擊倒在地上，其中一個人被掌刃砍在脖子上，腦袋歪向一邊，可能是活不成了。

馬丁教授似乎沒想到對方的掌力如此堅強，臉色一陣激變，滾身避開了一個隊員的撲擊，伸手摸出了一枝手槍，砰砰砰一連三槍，都擊在那個隊員身上，那個隊員像是原子鐵金剛般，完全沒當回事，繼續逼近過去。

馬丁面對着這種科學怪人似的對手，頓時嚇白了臉，他大概突然省起這兩個人身上必然穿了防彈背心，

連忙又把槍口瞄準了對方的頭部。

他剛舉起了槍，那個隊員已經滾翻向地，又使他的一擊落空，馬丁還想繼續追擊，手腕上突地一痛，一支飛刀牢牢地釘在他的腕部，痛得他把槍也丟掉了。

飛刀是駱希眞射中的，而且早就扣在手中，這時發揮出它的威力，那個隊員上來，恨透了他，舉脚就朝他的胸口踏下來，這一脚足可以將他的肋骨全部踏斷的，幸好駱希眞叫了一聲：

「小呂，不准殺人！」

這個叫小呂的隊員臨時把脚挪了一挪，一脚踏在手掌上，馬丁教授像殺豬般的痛吼起來，抱着那隻手掌，在地上翻滾不已。

駱希眞的一飛刀釘穿了腕部，再加上小呂全力的一脚，那隻傷掌血肉模糊，骨碎肉裂，殘廢定了。

駱希眞上前抓起了仍在痛吼不已的馬丁教授，先在他的臉上正反七八個嘴巴，然後才冷冷地道：

「馬丁，你最好立刻下令你的人停止攻擊，否則他們的傷亡責任完全由你負責！」

這時在他們的兩側也響了連續的槍聲，是其他的潛水人員強行登陸後，遭到了守衞人員的伏擊。

他們是潛水過來的，只能攜帶一些輕便的武器，如短槍之類的，射程既短，在海灘上又

沒有掩護，傷亡很嚴重，這兒的警衞人員却一個個躲在預定的伏擊位置，那是專爲防備海上的突擊者而設，不但利用了地形地物，還有一些人爲的防禦工事。

視野廣，掩護妙，火力強，加上那些射手們都是訓練有素的，所以把對方打得落花流水，根本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

有些人見到情勢不佳，又潛回海上去了，大概想逃回遊艇上去。

馬丁見海岸上倒下了二十多個人，有的受傷蠕動，有的則已死亡，不禁咬牙道：

「姓駱的，你太狠了，這是屠殺，冷血的屠殺，你要爲這負責的，我們的遊艇上有更強的火力，立刻會施以報復，把你們殺得一個不剩。」

駱希眞冷笑道：

「你別做夢了，你們的遊艇也被俘擄了，這一戰你們是一敗塗地。」

遊艇泊在兩海里外的海上，這時正有幾架直升機向遊艇泊近，不用望遠鏡也可以看見直升機上降下許多的人員，紛紛地攀上了遊艇。

這證明了遊艇也失去了抵抗，否則不會讓那些人員迫近的。

馬丁臉色如土地叫道：

「我要向香港當局控告你們武力侵犯，我們是受保護的學術團體……」

駱希眞道：

「你有機會控告的，那些直升機都是香港水警局的，你最好通知你的律師，準備打官司吧！」

有十來個潛水隊員在強大火力的壓迫下，棄械舉手投降了，駱希眞等情勢穩定後，才叫人前去把投降的人員押到一邊，對受傷的人展開救治工作，死亡的屍體則放在海灘上的儘量保留住現場。

然後他就在海岸上等待着，大概一個小時後，海上的直升機又起飛了，直向海島飛來，降落在海灘上，只見金天妮帶了約克軍曹和一批武裝的警員下了直升機。

有兩名高級的警官也過來了，他們先向駱希眞問明了經過，然後開始盤訊馬丁。

馬丁叫道：

「這是冷血的謀殺，我要控告他們！」

一名警官道：

「你們非法持械強行侵入私人物業，人家是有權自衞的，你這謀殺的控告難以成立。」

「我們是來作學術研究的……」

約克軍曹却沉聲道：

「這傢伙是杜柏樂手下的特務頭子，根本不是什麼海洋學教授，我認識他。」

馬丁立刻叫道：

「胡說，我有合法的身份證明。」

他又提出了他的證件，那名警官將他的證件收了去道：

「我們會調查你的證件的，不過馬丁教授，你恐怕很難對你的動機作有利的解釋，你們既然是從事學術研究，爲什麼要帶着武器？」

「那是爲了自衞，我們在海上及荒涼的地區活動，遇到歹徒的機會很多，我們必須保護自己。」

「你們還攜帶有強力的爆炸物和爆破裝置，那難道又是爲了自衞嗎？」

「這……有時遇到大群的鯊魚時，我們可以作自衞，有時遇到沉船，我們也可以加以爆破。」

「那又是幹什麼，你們研究海洋生物，而不是沉船撈取……沉船一爆破，裡面所居的生物都死亡了！」

「我們只要知道沉船中有那些生物棲居，死活却沒有關係，死掉了撈取標本還更好。」

他實在能強辯，但那個警官却不會爲他所折，他們對金氏企業這個研究所也有興趣而派人潛伏了進來，但立場上他們還是支持保護研究所的，因爲它一切都合法，所以那位警官冷笑道：

「儘管你有十足的理由，但是你們的槍械和爆炸物都沒有經過登記，你們帶有這些東西，非法闖入私業，而且還引起了衝突……」

馬丁叫道：

「衝突是他們蓄意挑起的，我們登岸之後，不知道此地已經用人登記了產權，而他們又不發警告，突然發火，我們只是被迫還擊而已。」

駱希眞笑道：

「我知道你會狡賴的，所以早作了準備，不但有錄影裝置，而且還有錄音，你登岸後一切舉動和談話，都攝入了記錄，你說我未曾警告而突然攻擊，我却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你說謊，馬丁先生，我們由法庭來決定彼此的責任吧！」

那位警官也道：

「我負責公平地搜集證據，提供證物由法庭公決，馬丁教授，你可以通知你的律師來幫你答辯，只是不可能獲得保釋的，因爲你觸犯的是一項十分嚴重的武裝暴力侵犯行爲。」

馬丁垂頭喪氣，由警方把他和手下經由島上的水翼船送到了香港，金天妮也陪着駱希眞

前去作證，自然也帶了律師。

在水翼船上，駱希眞笑道：

「很抱歉，把妳從好夢中吵醒，但事情實在很嚴重，幸虧妳配合得好，把對方的兩條遊艇也俘擄了，否則他們遊艇上的重火器開了火，島上就會受到損失了。」

金天妮笑着道：

「駱，你應付得好極了，我接到了消息眞是急死了，沒想到你僅僅是靠着幾支來復槍，把那批殺手都制住了，駱，你學過軍事作戰指揮嗎？」

「我的歷史背景你應該都調查清楚了。」

「可是約克以行家的眼光看，說你的調度和布置完全是極爲高明的作戰謀略。」

「調度布置不過是因勢制宜而已，沒什麼大學問，我沒學過軍事的作戰指揮，也可以懂得的。」

「你一定是個天才，約克軍曹對你讚不絕口，說這場戰鬥由他來指揮，絕不會比你好，我們的人員只有兩名輕傷，一個都沒有受損失，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駱希眞一笑道：

「約克軍曹所學的也不是作戰，他只是受過殺手突擊訓練，以拼命殺人爲主，我却注意人員的安全，以防守爲主，不要人逞英雄，如此而已，警衞的目的是消積的，不受人攻擊，不是去攻擊別人，把握住這個原則就行了。」

「對，我們建立一個研究所，只是爲了保護自己的機密不爲人偵知，也不想去傷害誰，由此可見，我請你來擔任這個警衞主任是找對了人。」

駱希眞道：

「不過現在我却要主動地行動了，我們要去找到這個杜柏樂，制止他以後的攻擊行爲！」

「那恐怕沒辦法，他在自己的國家裡面，我們不能對他的國家宣戰。」

「但我們可以找到他的弟弟杜約翰，他在香港！」

「杜約翰對他哥哥沒多大的影響，用來作人質不會對杜柏樂構成影響的，也不能叫杜柏樂低頭。」

「但是他却是杜柏樂在香港的代表，知道杜柏樂的秘密，最重要的一點是杜柏樂以後再要派人前來，沒有了主持支援和付款的人，就很不方便了。」

「這倒是，今天抓到的這個馬丁，就可以證實杜約翰的罪行，讓警方去對付他了。」

「天妮，別忘了杜約翰是外交人員，享有豁免權，如果警方證實了他的罪名，只要不是

間諜罪，是不能入他以罪的，最多只有將他驅逐出境了事，他還是可以在外面遙控，所以我們只有自己找到杜約翰。」

「那不是違法了嗎？」

「天妮，別跟我談這一套，妳不是眞正守法的人！」

金天妮笑笑道：

「我是擔心你不肯做違法的事。」

「我也不是十分守法的人，我遵循的是中國的俠義傳統，執行的是法外之法，以良心爲準則。」

「只要你同意，我自然不會反對的，不過杜約翰的行踪並不容易把握，他是個很小心的人。」

「妳可以想法子的，動用妳在天王星的關係，儘量去找，不然妳就對約克軍曹施以壓力，責成在他身上，相信他一定可以找到這個人的。」

金天妮不禁心動，沉思了很久才道：

「我試試看！」

「天妮，妳不能試試看，必須全心全力，當回事情辦，因爲這對妳的利害關係太大了，我倒不是非找到他不可，我若是認爲不安全，最多辭職不幹，我也要把我召來的人員撤走，妳付給他們的待遇雖高，却不夠要他們賣命。」

面對着駱希眞這種強硬的態度，金天妮只有咬牙屈服了，她實在需要駱希眞的幫助，而她已使盡了一切手段，却仍抓不住這個男人。

到了香港，駱希眞提出了錄影帶交給警方作爲證據，證明了他的防衛措施完全是合法的，雖然有十幾個人死亡，十多個人受傷，但馬丁教授的侵犯意圖十分明確，連他請來的辨護律師也沒轍了。

金天妮動用了所有的關係，也不知道她對約克軍曹施加了什麼壓力，她終於找到了杜約翰的藏身處。

他躲在一間私人別墅中，有三名槍手日夜不斷的保護着他，那兒另外還有幾個人，這棟別墅是屬於另外一個小國家領事的私產，這個國家跟杜柏樂的關係很好。

這也是一個受外交條例保護的地方，警方是無能爲力的，只有自己想法子。

駱希眞的法子也是直接闖入，指定了三個人——金天妮、約克軍曹和他自己。

三十

闖入的方法分兩方面進行，金天妮和約克軍曹直接按門鈴請見。

駱希眞則由暗處越牆而入，這一點沒人能跟他爭，約克軍曹知道自己的身手不如駱希眞，無論是縱跳的輕身工夫或是無聲無息地使用暗器，他都不如有深厚國術基礎的駱希眞，就是在近身搏擊方法，他也比駱希眞差了一籌。

所以他自動地放棄了突擊的任務，伴着金天妮，危險性可能是大一點，因爲杜約翰可能一見面就對他們下手，不過也可能不會，這個險是非冒不可的。

按了門鈴之後，一個很兇狠的大漢出來問他們找誰，約克軍曹要狠是不比人差的，立刻上前兇巴巴地道：

「找杜約翰，老兄，別告訴我說沒這個人，我們知道他在這兒，告訴他我們是來談判的，他最好出來見一見，否則老子就帶人打上門來了！」

那個大漢道：

「你們怎麼可以亂來，這兒是使館所有地，享有外交保護權的，就是警方也不敢……」

約克軍曹訊速地掏出了手槍，比住了他的額頭冷笑道：

「警方不敢我們敢，老兄，別跟我們來這一套，老子是幹什麼的杜約翰很清楚，快給我通報去。

那漢子還在猶豫，約克軍曹夠狠的，橫過槍托就在他的臉上狠摑了一下道：

「老兄，識相點，老子來了就一定要見到杜約翰，那不是你能決定的，快通報一聲去！」

他這付兇神惡煞的樣子，果然鎭住了那個漢子，他嚇得直抖道：

「好……好……我立刻就爲你們通報去。」

他似乎想走，可是約克的槍仍然比着他，使他又不敢離開。

□□　□□　□□

約克冷笑道：

「老兄，省省吧，我們一起進去，如果你先進去通知一聲，杜約翰可能由後門溜了。」

「你們……找杜先生什麼事？」

金天妮搶着道：

「討債，一筆風流債而已，沒什麼了不起的大事，杜約翰那個人還能有什麼事。」

金天妮是個十分美麗的女人，而杜約翰也是個花花公子，經常有美人找上門的，那個大漢倒是放心了，他以爲又是一場風月糾紛。

杜約翰身邊還有四名保鏢，對方只有一男一女，想必能擺平的，遂點頭道：

「好……好……我帶你們進去好了。」

他轉身領先在前面走着，經過了幾十公尺的花園通道，來到大廳前。

杜約翰正穿着晨褸，在大廳中看報紙，有一個漂亮的女郎在爲他按摩肩部，另外有三個保鏢則站在一邊的小桌子上打紙牌、喝酒。

約克軍曹一進去，首先一推那名大漢，使他撞向打牌的桌子，桌子撞倒了一個人，約克軍曹迅速地用槍比住了那一堆人，沉聲喝道：

「別動，各位，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們該知道我的槍有多準。」

三個保鏢中大概有一個不認識他，伸手要拔槍，劈的一聲，他的額角上添了一個小洞，冒出了鮮紅的血珠，槍口是裝了滅音器的，所以聲音不大。

但是這一手鎮住了其他兩名保鏢，他們伸直了雙手，表示屈服之意。

倒在桌上的那名大漢沒想到一見面就有人被殺，嚇得爬不起來了。

那個爲杜約翰按摩的女人也嚇得尖聲大叫起來，金天妮走上去，給她肚子上就是一腳。她穿的是平底皮鞋，爲了行動方便，但這一腳却很重，踢得那個女人抱着肚子蹲了下去。

金天妮沉聲道：

「閉上妳的嘴，滾到一邊去，如果妳再哼一聲，我就要妳的命！」

她從皮包中也掏出了一枝小手槍，比着杜約翰。

杜約翰臉色蒼白，結結巴巴地道：

「天妮，妳這是做什麼？」

金天妮冷冷地道：

「杜約翰，你少跟我裝糊塗，你派了馬丁教授到我的島上去拜訪，我依禮回拜來了。」

杜約翰立刻叫道：

「誤會，誤會，天妮……這是誤會。」

金天妮冷笑道：

「杜約翰，我不是法官審案子，講究證據齊全，我認爲你有罪，你就有罪，何況我絕不冤枉你，約克認得馬丁，他是你哥哥手下的特務頭子，那些到島上的人全是你們兄弟的手下

。」

杜約翰頓了一頓才道：

「天妮，妳認得馬丁就好，妳也該知道，家兄手下的人，只聽家兄的調度，我根本管不了他們，這不關我的事。」

金天妮道：

「我知道你在杜柏樂眼中有多少份量，但你却是他在香港的代表，那兩條遊艇都是用你的名義登記的，他們的行動必須先透過你，你敢說不知道。」

「我……雖然知道，但也僅僅是知道而已，行動上的事情，我是無權作主的……」

「你無權作主，但是有錢付賬，杜柏樂在外面的經濟全部是由你經手的，他的私人財產全部存在你的銀行戶頭中，這是預防政變的措施，一旦他在國內失勢，只要人逃出來就行了，別人連追訴他的財產都沒辦法，是不是。」

「這……紙是障眼法而已，而且也只是替家兄保管財產，他一個電話過來，我就得遵命付款，簽付支票，此外我沒有任何權利，就是財務的管理，家兄也另外派了人在我身邊監視着，支票薄由他保管，我無法多支一元錢。」

「是這樣嗎？你每週都要到澳門去豪賭一番，動輒輸贏，那些錢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在那邊豪賭是不錯的，但我很少輸，大部份是大贏！」

「你的那幾手撲克技術夠狗屎到極點，還能贏錢？」

「我的牌技不佳，可是我的運氣好！」

「杜約翰，你可別說是上帝照顧你！」

「是眞的，妳可以去調查，我的錢的確是贏來的，每次對賭都是在公開的場合下進行的！」

約克笑道：

「這一點我倒可以證明，他贏錢的事是有的，有一次他抓了四條A，把賭注累加到二十萬美金，結果另外三家都跟進了，那三家中有兩家是一對，一家是五爛，他們像發了瘋似的，要把錢送給他。」

金天妮頗感興趣地道：

「是嗎？那是什麼道理呢？杜約翰，莫非你帶了槍手去，用槍逼住他們嗎？」

杜約翰苦着臉道：

「那是把錢匯進我戶頭的方法，我哥哥有了一條收入，就叫對方跟我到澳門去賭一場，在賭桌上把錢輸給我！」

「爲什麼要這麼麻煩呢？」

「這是使我的錢變成合法，別人無法追查，若是用別的方法轉移，總是有案可考，難免會受到追訴，只有這個方法，才能使每一元錢都合法地轉入我的戶頭，不過我只是擔個名義，那些錢不屬於我的。」

約克笑道：

「這就對了，我正在奇怪，另外一付牌，人家是K三條，他却只有一對J，人家吃死他了，可是到了最後，對方竟自動地關門投降，讓他撈進了二十五萬美金，我一直想不透是爲什麼要對他放水！」

杜約翰道：

「有時我也輸出很多，那也是同樣的情形要付款給別人，我就在賭枱上輸出去。」

約克道：

「是了……經常有些國家無條件地軍火物資送給杜柏樂私人，使他能擴充私人的武力，原本那些物資是變相賣給他的！」

金天妮道：

「爲什麼要這樣子做呢？」

「杜柏樂雖是獨裁者，但是他的國家中還有國會，他無法公然地動用國庫中的錢去購買軍火，那會遭到議員們反對的，但私人的餽贈則不受國會的控制了。」

「他是個獨裁者，在他的國內一手遮天，議員們反對又有什麼用呢？」

約克道：

「有關係的，杜柏樂在國內獨裁，但是他有辦法爭取到許多私人的餽贈來充實武力，別人就無法替代他了，如果他動用國庫中的錢就不行了，老百姓有權把那些錢用在更有意義的地方，他在國內施行獨裁而又頗得人望，就因爲他不會貪污，而且又能爲國家爭取到很多外援，別人沒他這份神通。」

金天妮神色一動道：

「那麼現在知道他財務上的秘密，就可以制住他了！」

約克軍曹想了一下道：

「恐怕還是沒有用，別人只是跟他弟弟賭錢，那些錢不是交給他的，再說我們也不知道別人爲什麼存心要輸錢給杜約翰！」

金天妮用槍比住了杜約翰，冷笑道：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這傢伙會說出來的。」

杜約翰立刻叫道：

「天妮，我也不知道，我哥哥只告訴我說那一天有人會送多少錢來，叫我到澳門去，我到了那兒，賭局已經安排好了，我什麼都不知道！」

金天妮目中閃出冷酷的光芒道：

「我在你身上開個洞，你就會知道了！」

杜約翰苦着臉道：

「你殺了我，我也不知道！」

「砰」的一響，金天妮果然開了一槍，這枝槍沒有裝滅音器，聲音很響，子彈從杜約翰的肩頭射入，鮮血立刻流了出來，杜約翰倒在沙發上，臉色蒼白地叫道：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金天妮冷冷地道：

「你的傷不在要害上，一時死不了，如果你不說出來，血流不止，那就眞的要死了。」

她緊盯着杜約翰，目中射出了碧藍的光，她的眼睛本來只是微藍，此刻竟是藍得發亮，她的聲音也轉爲空幻靈異，慢慢地道：

「杜約翰，把你知道的事情說出來……」

杜約翰目光發呆，如同中了魔般的斷斷續續地說着，說了不少的事，大部份是有關於杜柏樂的秘密，但是他的身份雖高，地位却不重要，的確只是掛着名，代爲管理杜柏樂的私人財務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機密。

金天妮目中的碧光漸漸地淡了下去，人也顯得頗爲疲倦，嘆了口氣道：

「這傢伙的確是什麼都不知道，白費了我一番精神！」

約克懍然地望着金天妮道：

「波士，妳剛才對杜約翰施行的是一種什麼法術？」

金天妮微微一頓後才道：

「是一種催眠術，我在尼泊爾向一位密宗高僧學的，是一種精神控制力。」

「這種功夫太神奇了，可以完全控制對方的神智嗎？」

金天妮道：

「道行深的是可以的，只可惜我的道行太淺，只對一些意志薄弱的人有效，假如面對着一個意志十分堅強的人，我就沒辦法了。」

「但是波士有了這種神奇的功夫，可以說是天下在握了，妳能叫任何人爲妳做任何事。」

金天妮搖頭道：

「不行，我只能控制一些普通人，有些人仍然是動搖不了他。」

然後樓上傳來一聲急喝：

「小心，快臥倒！」

約克的反應十分迅速，不但自己快速地撲倒在地，而且也把金天妮拖倒了。

樓上砰砰連響，發出一連串的槍聲，樓下廳中的人也發出了一陣慘叫聲。」

那是一個大漢手持衝鋒槍造成的，他站在樓梯欄杆前舉槍急掃，不過幸好有駱希眞先發了一聲警告，而約克也配合及時，拉着金天妮一起倒地。

那一陣子彈沒傷到他們，却把那三個保鏢和杜約翰都射倒在血泊中了。

樓上的大漢又換了一梭子彈，準備再發射時，駱希眞由藏身處衝了出來，空中一個急撲，雙腿在前，猛地蹬在那漢子的背上，把他連同欄杆一起踢得飛了出來，一直向樓下落去。

約克的反應也很快，他的手槍也及時吐火，在空中就對着那個大漢，在他落地前，擊出了三發子彈。

那大漢在空中就穩住了身形，翻了兩個空心觔斗，居然還能雙脚落地，舉起手中的衝鋒槍還特射擊，但只是把槍口朝地，扣擊完了那一梭子彈，然後身子又碎然倒地，連手中的槍都丟開了。

駱希眞從樓上跳了下來，過去一看那持槍的漢子，但見他頭上與心臟各中了一發子彈，雖未氣絕，但已經是死了，不由得向約克一伸大姆指道：

「約克，你的這兩槍眞準，剛好命中要害，否則他的槍彈連發，躲都躲不掉。」

約克看了一下那個漢子道：

「他叫阮春輝，是越南人，當年是越戰叢林中著名的殺手，後來被杜柏樂聘去擔任私人保鏢，是一等一的好手，若非你先警告一聲，又及時把他踢下來，我們誰都逃不了他的殺手。」

駱希眞搖頭嘆息道：

「這傢伙的確是好手，我摸到樓上，居然不知道這傢伙藏身在暗處，幸好我也沒動聲色，躲在一個隱蔽的角落裡不動，見他忽地衝出來，拿槍對着你們，我已經來不及阻止他了，只有發聲先警告你們。」

約克笑道：

「駱希眞，你的措置極對，若不是你發聲警告，我們躲不過他的第一梭掃射，若不是你踢他下來，我們也逃不過他的第二輪掃射，我跟波士都是你救的。」

駱希眞道：

「別去管誰救誰了，這傢伙看樣子是決心要殺死你們，而且連杜約翰也不放過……」

這時杜約翰又在呻吟了，他的運氣還眞不錯，阮春輝的那一排子彈，將看門的漢子和兩名保鏢都殺死了，只有他因爲躺在沙發上，只有大腿上又挨了兩槍，血流得很多，却不至於送命，駱希眞上前道：

「你必須立刻止血，否則還是會送命的，有沒有急救藥包？」

杜約翰忙道：

「有，有，瑪麗珍知道，她也會急救，她是幹特別護士的。」

瑪麗珍就是那個替他按摩的人，戰戰兢兢地到櫃子裡取出了急救箱，金天妮道：

「屋子裡還有誰？」

杜約翰道：

「沒有了，就是我們五個人，所有的行動都是阮春輝主持，他也是我哥哥派在我身邊的監視人。」

金天妮冷冷地道：

「你哥哥爲什麼要監視你呢？你又不知道他多少機密？」

「可是我保管着他的大部份私人財產，他怕我見財起意，帶着錢逃走躲了起來，所以派個人日夜地跟着我。」

「你們是親兄弟，他對你如此不信任？」

「我哥哥對誰都不信任，他有個私生子，本來是爲他處理外交事務的代表，有一次犯了錯，被他自己拔槍打死的，他是個翻臉無情的人。」

金天妮冷笑道：

「剛才阮春輝開槍是要殺死你的，難道你也犯了什麼錯嗎？」

「我……我不知道，我也難以相信！」

「子彈還在你身上，你還不相信，你哥哥也許並不想除去你，可是你今天說的話太多了。」

「我說了些什麼？」

「不算多，把你所知道的全說了出來，那些事雖然還不至於能擊垮你哥哥，但用來打擊他是很夠了。」

「我什麼時候說的？」

「不久之前，杜約翰，你知道我有種本事的，能支配一個人的行爲，我叫你說實話，你

就和盤托出了。」

杜約翰的臉色又像死一般的蒼白，張大了嘴，不知要說什麼才好。

約克道：

「我們把他帶走吧，這屋子裡死了四個人，留下一個活口將增加很多麻煩。」

杜約翰驚叫道：

「不，我要進醫院，取出我身上的子彈，否則我一定會死的。」

約克沉聲道：

「我們會替你取出子彈的，如果你不合作的話，我也可以在你頭上再加一顆子彈進去。」

□□　□□　□□

他們是乘一輛大房車來的，由約克單曹駕車，現在却爲了後座的兩個人而起了爭執。

那是受了傷的杜約翰和他的特別護士瑪麗珍。

突擊別墅是成功的，也捉到了杜約翰，照金天妮的意思是給他一槍算了。

但是駱希眞反對，約克也反對。

駱希眞是爲了無故殺人而反對，約克的反對却十分有道理。

杜約翰是杜柏樂的私人代表，保管着他大部份的動產，杜約翰若是死了，他事前簽好的遺囑，可以使杜柏樂很快地更換個代理人，只有造成他的失踪，那給杜柏樂會十分的不方便。

失踪人口要經公開證實後，半年後仍無消息，他的一切權利才能轉移到繼承人身上，這半年對杜柏樂將會很不方便。

金天妮對這個理由是很聽得進的，所以才留下了杜約翰的一條命。

島上的建設工程不要半年就可以完成，能限制杜柏樂安安份份地半年，那實在是太好了。

杜柏樂不能動用他戶頭的錢，也就玩不出花樣來了。

問題是把杜約翰放在那裡，金天妮是想安放在島上，約克也認爲島上最適合，但是駱希眞堅決反對，他堅持他的一切都要合法，他也不諱言，他邀來的那些警衛隊員中，還有島上的那大批工人中，很多人的成份都未曾仔細地調查，他相信其中必然有警方的人員，如果非法地藏匿一個人，而且還是受了槍傷的人，他脫不了責任。

駱希眞的固執是無法挽回的，金天妮雖然生氣也沒有辦法，只有把人暫時帶回她的家中

。

她住在半山的一間豪華別墅中，只有他一個主人，倒是僕婦和雇工有七八個，那些人個個橫眉豎目，身軀魁武，自然還兼保鏢和守衛的任務。

金天妮把人安頓在一間客房中，立刻撥定一男一女兩個僕婦去照顧他們，實際上也是監視他們，然後她就出來埋怨約克道：

「都是你叫我留下他們，不知道有多麻煩！」

約克笑道：

「有麻煩也有好處的，控制住這個人，妳就控制住杜柏樂的口袋，使他不敢作怪。」

「那也不過是半年而已，我把人宰了，悄悄一處理，只要找不到屍體，仍然可以達到失踪的目的的。」

「那固然不錯，但是妳過一段時間，讓他給銀行裡一份函件證明，讓銀行知道他尚在人間，他的失踪就無法成立，妳却可以控制杜柏樂動用那些錢了。」

金天妮皺眉道：

「那樣一來，他就恨死我了，跟那樣一個人作對是很危險的事。」

約克眨眨眼睛笑道：

「不錯，但是妳可以控制他的，妳只要控制杜約翰，就控制了他的經濟，叫他乖乖聽話，而杜約翰抓在妳手中，控制他就很容易了。」

金天妮想了一下，終於笑了起來道：

「約克，你是個天才，動腦筋的事你也很行嗎？」

約克軍曹只微微一笑，駱希眞覺得約克這個人愈來愈不簡單了，他逐漸在表現自己的才華，希望能獲得金天妮的重用，而取代自己的地位。

不過駱希眞並不在乎，他對這份工作並不熱衷，完全是應了一些人的請求才勉強爲之的，特別是山下美子，她在日本打了好幾通長途電話來，請求他幫幫香港國際警探署的忙，而且香港這邊的警署也一再懇求他協助，他才答應了下來。

他也不怕約克軍曹會來接他的位子，那是沒人接替得了的，因爲島上的警衛組全部是他的班底，不容別人插足的，除非約克自己能帶一批人來。

但是在香港，約克不可能找到那批人的，尤其是警方也插足了，這件工作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能擔任的。

他在那兒只有一個目的，就是了解到金天妮和她的天王星組織究竟在做些什麼，是不是眞如金天妮所說，他們是在研究一種新而廉價的能源，假如眞是如此，那倒是一件值得慶幸

的事。

駱希眞自己不懂科學上的事，他以這個問題告訴了他的師妹劉眞——那個國際警探的女探員。

劉眞向上級反應的結果，也感到很困擾，理論上，這是可能成立的，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在尋求新的能源，但是在這上面的努力却很少有成就，大家對這方面的智識也很欠缺。

劉眞已經告訴駱希眞，總署也很重視這項研究，而且專門訓練了一批專業人員，準備將來派過來協助工作。

假如他們眞心是爲人類謀福利，國際警署將會盡全力保護他們，反之，他們若有罪惡的企圖時，國際警署也將不惜一切的力量來阻撓他們。

把杜約翰交給金天妮後，對杜柏樂似乎產生了嚇阻的作用。

有一段時間駱希眞很輕鬆，島上的警戒沒有鬆懈，但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工人的進度很快，連工人打架的事都很少發生。

因爲那批工人中，有着各路的英雄好漢，或許還有着各個國家的間諜在內，他們對超時的工作不但沒有怨言，反而樂意爲之，因爲閒着沒事，能夠多賺點錢總是好的，加班更加倍計算的，人人都喜歡加班，工作進度自然就快了。

金天妮每星期來個兩三次，那是例行的視察，談談公務，她跟駱希眞的一段激情似乎已過去了，大家都像忘了似的。

這對金天妮而言，似乎頗爲不高興，她發現她的女性魅力對駱希眞並沒有太大的引力。

不過，她也不敢得罪駱希眞，畢竟是她求着駱希眞的地方較多。

每次來的時候，約克軍曹都跟着來，不過金天妮對他的態度並不親暱，好像他們還未能達到如駱希眞的程度。

這大概是因爲約克是個黑人的緣故，金天妮在潛意識中，跟一切的白人一樣，有着卑視黑人的心理。

杜柏樂似乎老實多了，他不但沒有再派人來搗蛋，而且還親自打電話找金天妮道歉，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且表示了對金天妮忠誠的支持。

金天妮却根本不理他，她抓住了杜約翰，就控制了杜柏樂的口袋，使他作不起怪來。

島上的工作終於進行得差不多了，內部深入地下的機房以及深水碼頭都接近完工。

不過駱希眞却發現金天妮說的不是實話，這島上並沒有什麼建造能源發射的高塔。他以此項問金天妮，金天妮笑着反問道：

「你對我們這種新的能源了解多少？」

「不了解，但是你告訴我，這種能源可以不經媒介的傳導，直接由空中發射和接受，就像是電視的波段一樣，因此至少要有個發射塔？」

金天妮笑道：

「發射塔是有的，不過它不經由空中，它是利用海水作媒介發射出去的，世界上十分之七的地方是海洋，而且全部相通，所以我在海底就可以把這種能源送到全球十分之七的地區，還有百分之三的內陸，則可以藉轉換器，轉換能源輸送，這比在空中發射好多了，還不受高山地形的影響。」

駱希眞顯然被說服了，金天妮又道：

「目前還在研究的階段，而且也沒有開始實施，等建設完成試車的時候，我會帶你去參觀的，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和發現。」

工程逐漸完成了，事情還在保密中，不過消息已經走漏了。

世界各國的間諜充斥，大家都很注意事情的發展，尤其是第三國際的阿拉伯世界。他們是以石油爲治國之本的，這種能源一度成爲他們利器，幾乎要控制全世界，幸好世界上立刻採取了因應的措施，降低對石油的需要，才稍遏了他們的氣焰。

不過他們對新能源的產生還是十分關心的。

好在一些世界強國，注意及此，尤其是英國，對這件事特別敏感，他們在香港還有相當的主權，而中東的間諜都很難掩藏身份，所以島上還是安全的。

也有很多國家私下跟金天妮接洽，願意採取合作，而且盡全力提供保護，金天妮也拒絕了。

她說她不想跟任何一個國家合作，將來若是研究成功了，她的能源供應是全世界性的，而且保證價格低廉於現在的一半以下。

不過她也聲明了，她的能源只限於動力，可以用來發電，而且可以用最簡捷的方法，輸送這些能源到每一個偏僻的角落，對那些石油產國的利益也許略有損害，却是利多於弊的，因爲石油還有很多的副產品仍是工業的主要原料，再者，汽船車輛船飛機，還是需要石油爲動力的，石油的重要性並不受影響。

那個島已經成爲了世界矚目的所在了，有人起了個名字，叫它『新希望』，說它是人類的新希望。

一切的建設終於完工了，金天妮遣散了大部份的工人，却召來了許多技術工人和科學家。

這些技術工人來自世界各地，那些科學家也是。

令各國的情報機構感到困惑的是那些科學家都很有名望，有的在著名的大學中執教，有的在一些重要的私人工業機構中擔任重要的研究工作。

事先毫無任何跡象，然後他們不約而同地都來了。

那些技術工人也一樣，他們分散在世界的各大工廠中，擔任各種的技術人員，有的是機械裝備，有的是車床，有的是金工，每個人都十分優秀。

在工作的地方極受重視，突然，他們都辭去了現職，不理會任何的挽留，毅然決然地來到香港，參加了島上的工作。

這祇有一個解釋，這些人原本都是屬於天王星組織的，分散到各個部門去學習技術，然後再在時機成熟時，集合備用。

這些技術都是五年前加入各行業的，人很聰明，學習努力，工作認眞，而且人緣好，虛心學習，剛進去時，他們的確什麼都不會，五年下來，他們幾乎已門門精通，成爲此道高手了。

他們平常在工作時，喜歡幫助別人，做人不小氣，好交朋友，所以升遷得很快，學習得也多，不計較待遇。

這幾乎是一種有計劃培育人才的方法，而且滲進了每一個工業部門。

那些科學家和教授們的情形也差不多，只不過開始得更早。

他們由大學生開始，勤奮好學，成績優異，取得了教授的好感，由助手而進爲研究的副手，有時他們的成就還超過了早日指導他們的教授。

這是一批極爲優秀的人材。

男男女女都有，但是有一項最有意思的統計和特別，這批人全是單身的，不但沒有結婚，也沒有異性的膩友。

來到島上之後，他們住進了地下的宿舍，外面是駱希眞負責的警衞，除了金天妮和駱希眞之外，誰都不能進入，因爲那些人很安份，各人管各人的工作，沒有任何的糾紛。

外人是不准進入的，連每日的飲食都是外面煮好了，用輸送器送進去，裡外是整個隔絕的。

駱希眞每天去巡視一趟，看到很多人在工作，却不了解他們工作的性質。

有一天，他應國際警探之請，畫了一張藍圖，那是研究所正在製造的一架機器，而且還帶了一塊樣品出來。

國際警探的科學家們研究的結果却是十分驚人的，他帶出來的那一塊外皮被證明是一種極爲稀有的合金，這種合金的硬度可以抗受五十萬磅的壓力而不變形，也可以抗受攝氏五千

度以上的高溫而不溶化。

這祇是人爲所能製造的最高溫，事實上它的抗溫度究竟有多強還不知道，因爲它是完全隔熱的，表面的溫度完全對它不受影響。

這是高度科學的結晶品，祇此一項發現就了不起了。

用這種合金如果製成了戰機，將沒有一種武器能摧毀它，而且照駱希眞的了解，他們似乎在造一艘潛艇。

他們研究的是能源，要製造潛艇幹嗎？

金天妮給他解答了，他們要採取的那種新的元素深埋在海底的地心石層中，只有能耐如此高壓的潛艇才能到達，也必須能耐如此高溫，才能接近地心。

駱希眞的科學常識並不豐富，但多少是懂一點的，因此他問道：

「這條潛艇還能穿透地層？」

「它沒有那麼高的速度，可是在海心深處，有一條地溝，那裡有個洞穴，却是與地心相通的！

「地心的岩漿不會噴出來？」

「不會，因爲外面的海水壓住了，在那個地洞中段是一段近十公里的蒸氣帶，堵住了地心的岩漿，它又被海水的壓力壓在那個洞中不洩出來。

「在那個地洞中有所需要的元素？」

「我們的科學家探測的結果是如此的！」

「地洞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座海島的下面，所以我們才要把研究所建在這兒，可以直通地洞，控制地洞壓力的平衡。」

「潛艇進入地洞後，是否會破壞自然的平衡呢？」

「是的，但是科學家們已經有辦法控制了。」

「能夠有把握嗎？」

「當然了，我們這項工作實際上已經在十五年前開始了，培育各種人才，統籌計劃，籌集經費，整個天王星計劃都是爲了這個偉大計劃而組成的。」

「這個計劃是妳擬立的嗎？」

「是的，我叔叔是金氏企業的創辦人，但是他只是促成這個計劃，全部計劃是我一手包辦的，我雖然不太懂科學，但是我徵召了許多人才，有計劃地把他們分到很多地方去學習有關的智能，來實行這個計劃。」

「總有一個人最先發現那種元素吧！」

「那當然，是一名老物理學家，他發現了那種元素的特性之後，致全力研究，可是當他要向他的國家提出時，却被他的國王槍斃了，因爲那是一個阿拉伯的土王，他的國家是靠石油發財的，自然不願意這種新的能源問世。」

「那個國王太笨了，他如果能控制這種新的能源，不是更能富有嗎？」

「話是不錯的，但那個國家太小了，無法保護他享有那個秘密的，而且他的思想也太狹窄，沒有足夠的智慧來完成發展的計劃。」

「天妮，天王星能夠保持這個秘密嗎？」

「能的，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外，大部份缺乏能源的工業強國都十分支持我們，當然我們的天王星成員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取得了相當的支持，絕對遏止別的國家以武力來破壞我們，最難防的是一些工業團體的小型騷擾，所以才需要你的防衛。」

「我覺得責任很重，恐怕難以勝任。」

「駱，你太客氣了，現在島上的周圍都在嚴密的監視中，三十海里之內，任何武裝的船隻都禁止駛入，所以你大可放心，只有一種情形阻止不了，那就是人，這附近的海域究竟是開放的，無法禁止人前來，我們的主權只限於島上，所以要多費你的心了。」

「我擔心的就是這個，因爲最近我發現不少船隻泊到附近來釣魚、潛水、游泳，這是個反常的現象，此地不是遊樂區，不該有那些船來的。」

「是的，我也擔心，不過那些船隻都經過細心的檢查了，都沒有帶武裝，他們用最新的探測器檢查的，沒有一條船上攜有重火槍械，最多只有散彈獵槍，數目也不多，每條船上不會超過十支。」

「那也是殺傷性的武器。」

「可是島上的警戒裝備也加強，我已應你之請，裝了電視掃瞄鏡頭，他們有接近的企圖時，島上就可以發現了。」

駱希眞把金天妮的話又轉告了國際警署，因爲他自己的知識不夠判斷這件事的眞實性。國際警探組織看了駱希眞帶出的一塊合金樣品，也聽了駱希眞的報告後，特別舉行了一次聽證會。

這次聽證會中的出席者，包括了幾個地區的國際警探首長，以及他們約束的幾位科學家。

這些科學家們包括了好幾位極爲專門學科的權威，因此，他們的質詢也是極爲專門性的。

但是駱希眞居然都能回答他們的問題，至少，他的答覆能使他們滿意，因爲金天妮對他所作的解釋太好了，很高深的學理現象，居然用最淺顯的方法讓他明白了。

首先，是有關地底岩洞的事，經過幾位地質學的權威認定，是可能的，以蒸氣爲中介，隔離海水和地心溶岩，理論上可以成立，科學家們已經證實，這就是洋流形成的原因，因爲這些蒸氣使海水產生溫差，因而才有海底洋流的產生，這使地球的氣候也跟着變化。

對於那些專門而冷僻的名詞，駱希眞聽不懂，他只在黑板上畫了一幅簡圖，說明了岩漿、蒸氣、海水的位置關係，也說明了天王星集團，造的那艘潛艇，打算進入岩洞的路線和任務。

他的圖示之處，引起的震驚是可以想像的。

那些科學家們無不興緻勃勃地討論着可行性。

幾個機械工程師證實那種合金若是製成了交通工具，是足以穿越溶岩而進入到地心的，那將是人類的另一大突破，此登陸月球還要令人震憾。

因爲多少關於地心的理論都還只是評估，未經證實，現在居然有一種工具能夠深入地心，那實在是太難得了。

這些科學家們的思想是很單純的，他們對金氏企業這種突破的成就，感到無比的興奮。

紛紛要求國際警置給予全力的保護與支持，更有一些人則希望透過駱希眞的推介，也去參加工作。

駱希眞知道自己若是開了口，金天妮一定會答應的，她把研究所的內情，不厭其詳地說給自己聽，目的也是在透過自己的口，讓官方知道而取得支持，若是有一些官方的專家投入，他們就將更爲放心了。

三十一

但是駱希眞隱約感覺到金氏企業的目的，不會是如此單純的，這些專家如若進入基地工作，他們都是很單純的科學家，一定會受他們的利用，成爲他們掩飾的工具。

駱希眞雖然不知道金天妮企圖掩飾的是什麼，但他隱約有個感覺，他們一定是另有非法的企圖。

因爲金天妮對他透露得太多了，看上去好像金天妮已經把他當作自己人，一切都要與他分享。

但駱希眞知道自己絕不會是他們的同路人，金天妮同樣的也是在利用自己而已。

所以，他不會上當，替她引進一批人去，他巧妙地推却道：

「各位想要前去工作，熱心是十分可佩的，問題是各位有沒有審度一下自己的能力，可以盡些什麼力？」

「當然是我們的專業知識！」

「各位雖是各方的權威，但各位所能，會超越我告訴你們的一切嗎？」

這句話把大家都問住了，權威是沒有標準的，只是在某一個領域中的先驅者而已。

駱希眞所揭示的一切，顯然地在技術和理論上，都領先他們很多，他們前去，連擔任個副手都不夠資格，更別說是獨當一面了。

有位科學家很謙虛地道：

「我們去學習一下總行吧！」

駱希眞却神色一正道：

「不行，金氏研究所不是學術機構，它是一個巨大的財團所支持的研究機構，他們是以營利爲目的，所以並不歡迎別人去分沾他們的利潤或是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各位假如行，他們早就聘請去了。」

語下表示他們的所能並未引起金氏企業的興趣，使得那些垂頭喪氣，不便再提出請求了。

這番談話居然沒有瞞過金天妮，第二天，她約了駱希眞在俱樂部見面，很生氣地道：

「駱，有幾位權威學者想要加入研究所，被你拒絕了！」

「不錯，有這回事，不過他們可算不得權威，比研究所中的那批學者差得太多。」

「你怎麼知道的！」

「我是由比較而得知的，他們對研究所中一切全無所知，而且自己承認他們的知識落後了將近五十年……」

「這祇是某一份的尖端知識而已，這些科學家們的一般知識，還是十分淵博的！」

「妳是說妳用得到這些人？」

「我認爲若有他們加入，集思廣益之下，也許對研究的發展大有幫助。」

「妳不怕他們參予了機密會洩漏出去？他們都是一些政府機構的研究主持人……」

金天妮笑道：

「我們的研究所中沒有機密，唯一的機密就是那條深入地心的潛艇，但製造這艘潛艇是一種極尖端的科技，在目前的地球上，還沒有第二個人能製成同樣的產品出來。」

「那你們的技術是獨一無二的了。」

「是的，我們的尖端技術領先了地球最少也有五十年之久，所以我也不怕機密外洩，就算他們能學去製造的方程式，也無法製成那種合金的。」

「天妮，假如妳認爲那些科學家們對妳有用，妳還來得及向他們邀請的，他們都下榻在希爾頓飯店！」

「我知道他們在那裡，只是我不想主動地邀請，駱，希望能透過你關係去邀請一下。」

「爲什麼要經由我的邀請呢？我只是警衛部的主任。」

「正因爲你是負責安全工作的，才需要經過你，因爲那些的安全資料還是要經過你的審核的。」

「我不管這些工作。」

「你怎麼能不管這本來就是你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負責外面，研究室內的人，我一定也不認識……」

「以前的那些人都不會有問題，可以不要你負責！」

「換言之，再來的這些人就要我負責了！」

「也不是要你負什麼責，只是請你過濾一下他們的安全資料，向他們提出邀請而已。」

駱希眞淡然地道：

「根本上我就反對要他們前來，因爲我知道他們的背景，沒一個是能透過安全檢查的！」

「他們的背景有問題嗎？」

「當然有問題，他們是代表一些國家的，能擔任有關國防機密的研究負責人，多多少少都是有問題的。」

「這些你可以不必操心！」

「我既然負責安全，怎麼能不操心？」

「你也拒絕邀請他們前來了？」

「是的，這既不是我的權利，也不是我的義務，根本不該是由我負責的事。」

「假如我希望由你來出面呢？」

「仍然拒絕，因爲這件事太不合理，說什麼也輪不到由我來出面。」

金天妮一時顯得沒了主意，在她的意料中，她以爲駱希眞會主動地代那些人提出請求的，那知道事情恰恰相反了。

怔了半天，她才道：

「駱，我非常希望那批科學家們能來參予工作，但是我却無法主動提出邀請，所以必須由你來出面。」

「爲什麼要我出面呢？」

「因爲……負責研究部門的諾爾博士不希望有人來參予工作，如果由我出面，他一定不贊成，假如由你出面，他就無法拒絕了！」

「我有這麼大的權力嗎？」

「是的，你是全權負責安全的主管，你可以用基於安全的理由，派人協助工作，他就非接受不可了。」

「我認爲無此必要。」

「但是我却認爲有此必要，駱，我覺得那個老傢伙似乎存心隱瞞些什麼，而我却無法整天盯在那邊，所以我希望有人去深入了解他！」

「原來是去監視他！」

「你要如此說也未嘗不可。」

「那些科學家們的能力可以勝任嗎？」

「應該沒問題了，他們的基礎科學已經很充實了，所欠缺的只是一些高層次的知識，只要進入基地，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自然會明白的。」

「他們肯與妳合作擔任監視工作嗎？」

金天妮笑道：

「他們既然是各有背景，就會跟我合作的，因爲我不願意對他們守密，幫助他們了解一切，他們應該十分歡迎才對。」

駱希眞總覺得金天妮是言不由衷，但是她提出的解釋和理由，却使人無法拒絕，何況那

些科學家們，也都利用他們的背景，透過國際警署的請求，也希望駱希眞能夠幫忙，安插他們進入基地工作。

駱希眞本來想推辭的，現在雙方都有此需要，他樂得做一次順水人情。

不過駱希眞發現他這次順水人情做得並不聰明。

一共是六位科學家，經過駱希眞的推荐，進入基地工作。

不知道金天妮對諾爾博士怎麼說的，反正這六個人是很勉強地被接受了。

可是駱希眞却樹下了一個敵人——諾爾博士。

以前見面時，大家還是客氣地打招呼，問候一聲。

現在，諾爾博士見了他，立刻板起了臉，一句話都不說，眼中閃着仇恨的火光。

這對眼光使得駱希眞很不舒服，他覺得在那種眼光背後，似乎是一種極爲嚴厲的警告。

而且，這種警告，很快就變成了行動。

駱希眞在島上巡視時，耳中聽見了「的搭」一聲。

那是很微細的一點聲音，但駱希眞是練過武功的，聽覺和反應都比一般人靈捷，立刻就判斷出是什麼聲音，那是一個人在拉動槍機。

出乎本能的，他向前一撲，滾倒在地。

這一撲恰好及時，他才滾倒在地，背後已經響起一連串的槍，子彈在他面前的岩石上，掃起一蓬塵霧。

假如駱希眞不是及早伏倒的話，這一梭子彈可以把他掃成兩截。

駱希眞立刻滾進一條石縫中，他聽見了再度拉槍機的聲音，顯然這是對方又換上了一個彈夾，這種連發的衝鋒槍一次可以射出二十發子彈，是島上守衛用的槍械。

如此看來，射擊者一定是島上的警衛人員。

這使駱希眞很生氣，因爲這批警衛人員都是細心挑選過的，一部份是他的師弟，有幾個國際警探和巡警組織的人員，他們都明白地向他打過招呼，透過他的關係而來到了島上，也負有對金氏研究所的監視任務。

這些人應該都是駱希眞的心腹，居然有一個人要殺死他。

這的確是使駱希眞很光火的事，他決心要抓住這傢伙，深究其存心與目的。

那傢伙是躲在另一塊岩石後面的，駱希眞沉聲道：

「你走出來，拋下武器投降吧！你第一次失敗，已經失去機會了，我隨時可以召人過來，你跑不掉了！」

那傢伙沒理他，只是把槍口伸出來一點，看樣子是準備頑抗到底了。

駱希眞道：

「好吧，你是自討苦吃，我召人了。」

岩石後傳出一個惡狠狠的聲音道：

「你找人好了，我帶了十個彈夾，足夠拼一下的，幹掉一個夠本，幹掉兩個就有賺了。」

駱希眞嘆了口氣道：

「你什麼也賺不到，我不會給你硬拼的機會的，你只是一個人，我至少有三十種方法，可以叫你失去抵抗能力的，你既然是警衞組的人員，平時我也教過你們那些方法了！」

岩石後仍不作聲，然而駱希眞却很困擾，警衞組將近兩百名人員，個個他都能叫出名字，每個人都很熟，光聽口音，也能知道是誰了，這個聲音却是陌生的。

究竟能否記住兩百來個人的口音，駱希眞也沒把握，他需要對方多說話，但對方似乎不想開口了。

駱希眞沒辦法，他知道槍聲會把人引過來的，走到附近就會陷入威脅中了，他一定要制住這件事。

所以他取出了對講機，那是一種很新型的無線通話器，通話距離是五公里，那可以遍及全島了，效果極佳，不易受干擾。

他迅速地發出了一連串的命令。

島上的警衞組是駱希眞一手訓練的，對於反侵入，頗有一些新的技術和策略，也有一些新的器材。

沒多久，就駛來了幾輛沙灘車，那是一種小型的吉普，却有着半人高的巨人車輪，專爲適合一些崎嶇地形的。

但島上的車輛還有更好的裝備，它的前方有一塊防彈玻璃，能抗禦強烈的火網射擊，車上還有兩枚小型的摧淚火箭，四輛防衞車，載了十二名穿了防彈衣的武裝隊員，對着那個暗襲者藏身的岩石而來，在三十公尺外停下。

駱希眞仍是用無線電對講器在指揮着，等包圍的網佈好了，他才道：

「朋友，你看見了，你無法脫身了，還是考慮一下，棄械投降吧！」

對方回答他的是一連串猛烈的射擊，這次是對準了那些車輛，雖然車上有良好的防彈裝備，但是那傢伙也頗爲內行，他是射向了車子的引擎。

那兒有一層鋼板，却並不很厚，有兩輛車子被打穿了水箱，蒸氣噴出，而且那一陣射擊的聲勢也很驚人，駱希眞只有發出了一個反擊的命令。

咻咻兩聲，兩枚小型的火箭射出了，裡面放了摧淚藥劑，他是要對方失去抵抗能力。

但對方顯然十分冥頑，火箭爆炸了，那人是無法藏身了，可是他却持了槍衝了出來。

手上一枝槍在噴火，肩上居然還掛着兩枝槍，都是上了膛的，他居然有三枝槍，而且存心要拼命了。

這次沒等駱希眞發出攻擊的命令，車上的人都展開了猛烈的反擊，一陣密集的火網，把那個人打成了蜜蜂窩，身上滿是彈孔，幾乎立刻死去。

駱希眞不能怪那些隊員，因爲車上只有正面防彈，如果讓這傢伙衝到防彈不及的地方，那就很危險了。

對方倒在地上，手中的槍也摔開了，確定他已不可能再作反擊時，大家才停火。

駱希眞走過去，那傢伙雖然已經死亡了，但仍然可以辨別他的形貌，那是一個中年人，像貌很平凡。

駱希眞認識他，這人叫阿黃，是擔任僕役的，基地中有幾個較爲重要的科學家，他們的生活起居都要人照料，如洗洗內褲，煮杯咖啡，弄個消夜等等，伙食雖由外間的廚房弄好送進去，但是他們有時想吃一些點心，就由阿黃在裡面料理了。

裡面有一間小廚房，有兩具瓦斯爐，兩大冰箱，經常準備着一些食物，這是由阿黃管理的。

阿黃是金天妮代爲雇用的，却沒想到他會對駱希眞展開了突襲的行動。

阿黃死了，死人是無法再招供什麼的，他本人與駱希眞沒有任何仇怨，當然是受人指使來做兇手的，可是受誰的支使呢，追究這一點相當困難，因爲沒有任何的證據。

在側面的調查，他工作很稱職，任勞任怨，任何時間找他做事情，他都是和顏悅色地答應了，而且能很快很妥善地完成所吩咐的工作。

每個人都對他很好，他對每個人也都好，但他沒有跟那一個特別接近，這樣的人會受唆使出來殺人，倒是令人難以思議的事。

尤其他還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每天在用餐和睡前都要禱告，他怎麼會去殺人呢？

金天妮那兒有他的資料，也找不出任何疑問，他已婚，但妻子亡故，有個兒子在美國讀書，他的薪金幾乎全部寄去津貼兒子了，是個十分單純的人。

論動機，似乎是諾爾博士最涉嫌，但是也不過是金天妮造成的一點隙怨而已，不至於嚴重到要唆兇殺人呀。

值得注意的是阿黃這個人，他只是一個僕役，可是居然能如此熟悉地使用槍械。

而且，他取得槍械的手法也頗費周折，島上的槍械，都是集中管理的，只有輪值的人有

十支交替使用。

阿黃的槍械都是從械庫中取出來的，管理械庫的小周是駱希眞的師弟，原是十分可靠的。

但他平時跟阿黃很要好，阿黃經常在小廚房中，弄點點心，兩個人小酌一番。

小周愛喝兩口，但是極有分寸，從不因貪杯而誤事，今天是阿黃拿了一小杯的酒來找他，說是諾爾博士昨天打開了一瓶三百年的白蘭地，十分名貴，他偷倒了一小杯來給小周開開洋葷。

愛喝酒的人沒有不爲美酒心動，何況只是一小杯而已。

他喝了下去，酒味果然香醇無比，他們還聊了幾句，然後不知怎的，居然人事不覺了。

不問可知，酒中下了迷藥，阿黃就趁他迷神之際，竊取了鑰匙，偷了三支槍和一批子彈，躲在海岸邊，準備突襲了，因爲駱希眞每天有巡行一周的習慣。

駱希眞是伏着自己的警覺性才逃過一死，但這個阿黃顯然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他在基地中，也不單純是做僕役的，只可惜人死了，什麼也問不出來了。

知道島上有人想要置自己於死命，駱希眞倒沒有什麼特別的緊張，更沒有作任何的預防措施。

當然，他心中明白，阿黃不是主使人，一次失手，對方不會死心的，很可能還會繼續動手，他只是在心理上提高了警覺而已。

但說他是全無防備，那也不盡然，至少，他在自己的睡房中，動了一點小手脚。

他住的地方是密閉的，只有一門可通。

他在屋中睡覺的時間，只有一點小小的佈置，一根細線，吊在門框上方的釘子上。

細線的另一端，又吊着一支拖鞋，就在駱希眞的床頭上，只要門被打開一點，扣住的線就鬆了，失去了拉力，那隻吊住的拖鞋就會掉下來，驚醒床上的人。

這是最簡單，又普通的迷你機械裝置，不須電力，但是却很有用，因爲這是他進入屋中才裝置的，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駱希眞的房間不是秘密，他的門從不上鎖，人人都可以進來，他一直認爲沒有秘密就是最好的保密。

所以這屋中一點最簡單的裝置就發揮了最大的效果。

駱希眞在睡着時，拖鞋掉了下來將他驚醒。

那是有人在開門的暗示，駱希眞的反應很快，一個翻身就朝床的另一邊翻去。

他的床在房間中央，就是爲了這點方便。

房中的響動也驚動了外面，門突然推開，一條人影闖進來，舉槍朝着床上就射擊。

假如駱希眞不是先得了警告，作了最正確的反應，假如他反應慢一點，還沒離開床的話，現在一定是像棵蓮蓬，滿身都是彈孔了。

那個刺客似乎決心要殺死他，居然對着床上射光了手槍中的八發子彈，然後又換了一把手槍，這時候他才慢慢地檢查射擊的成果。

駱希眞在床上的毛毯拱成一團，看不見裡面是否有人。

駱希眞不用枕頭來墊頭，他却要三個大號的枕頭來墊脚以及抱在胸前才睡得着，這是從小養成的習慣，而且也具有防衞的作用。

他已不止一次在床上受到突擊，曾經有兩個人帶着利刃，撲上來對他施襲，他就用厚枕作盾牌，擋住了對方的匕首，然後再用另一隻枕頭作武器，把對方打昏過去，因爲他的枕頭心中是灌滿了稻穀，那份量很沉重的。

在島上找稻穀很不容易，駱希眞找了一種代用品，那是一種像黃豆大小的塑膠球粒，是用來作原料的。

駱希眞拿來作爲枕頭蕊倒是很適合，它的性質既涼，又不容易生霉，比稻穀還理想。

他在翻身下床時，帶了一個枕頭，對方的射擊一停，他的反擊就開始了。

那只是撕開了枕頭布，抓住一把把的塑膠粒撒了出來。

這很像武俠小說中，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駱希眞的手勁又強，那許多小顆粒又密，根本不可能躲得掉的。

打在身上倒還好，有衣服隔住，但直接打在皮膚上却辣辣生痛。

那傢伙不知挨了多少顆，出於本能地閉上了眼睛，因爲那密集如雨的顆粒很可能會擊中他的眼睛。

也出乎本能，他舉起了手槍再度射擊，這次祇能盲目射擊了，因爲他無法睜眼。

駱希眞躲在一個很好的角度上，不斷地撒出他的枕頭蕊攻擊着對方。

這傢伙又射空了第二枝槍，他身上已經沒有第三支槍了，却有兩隻匕首，他拋開了槍，握着匕首，轉身準備逃出去。

可是地上已經鋪滿了小圓球，脚踩上去很難控制平衡，那傢伙又是忽忙地想逃走，更難走得穩了，才跨出兩三步，已經仰天摔倒了下來。

這傢伙的動作不慢，腦筋也不壞，很快就知道自己摔倒的原因，所以他不再站起來，在地上手脚並用地爬了出去。

外面是一條寬的走道，他爬到沒有顆粒的地方，才站了起來，却又呆住了。

因爲走道兩端都站滿了人，都是警衞組的人，而且大都是駱希眞的師弟們。

駱希眞雖無私心，却也有點計較，上陣子弟兵，他的宿舍前後，安排的都是自己人，以便互相有個照應。

一連串的槍聲，早就將大家驚動了，這些人都訓練有素，沒有圍過來看究竟，却都站好了包圍位置。

那個傢伙看見兩端包圍的人牆，倒是呆了一呆，但隨卽發出了一陣怒吼道：

「別過來，誰來我就宰誰！」

駱希眞在後面也跟着出來了，他的臉上帶着笑：

「彼得阮，你還是放下刀子，我們平心靜氣地說一下，你來殺我並沒有成功，因此你沒有犯多大的罪，這兒也沒有執法的人員，我若不告你，你就沒有任何罪嫌了。」

彼得阮是基地中的助理工程師，是越南人，平時斯斯文文的，却想不到他會來當殺手。

駱希眞的話似乎提醒了他，他振了一振道：

「我本來就沒有犯什麼罪！」

駱希眞微笑道：

「是嗎？你也許可以賴，可是你使用過的兩支槍都還留在我的房間裡，那兒還有你的一隻皮鞋，槍上有你的指紋，要證明你犯罪太容易了，何況我要整你，根本不要證據，我能叫你莫明其妙的失踪，也能叫金天妮把你趕出去，這一點你該相信我辦得到的，你若是離開這裡，日子會很難過的。」

彼得阮叫道：

「我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機械動力學博士，我這一門目前吃香得很，我怕什麼！」

駱希眞笑道：

「你若是能平平安安地離開這兒，自然不怕沒飯吃，問題是你在此地工作了一段時間，知道的機密不少，對你感興趣的人不少，不希望你開口的人也不少，你只要一離開這個島，你就死定了！」

彼得怒吼道：

「既然我在這兒的地位很重要，金天妮能趕我走嗎！」

「她有這個權力的，尤其是你今晚的行爲，暴露了你的身份和背景不簡單，你不會是單純的科學家，一定是懷有其他目的而前來的，她就容不下你了！」

這句話擊中他的弱點，彼得的神色一黯，駱希眞道：

「我知道你不是自己要殺我，而是受了人主使，你只要說出那個主使人，我就放過你，

就當件件事都沒發生！」

彼得遲疑了片刻才道：

「算了，你還當我是小孩子，今天晚上的事瞞不過金天妮的。」

駱希眞道：

「瞞得過的，這兒包圍你的人全是我的師弟，他們是我邀來幫手的，我可以保證他們不洩漏出去。」

彼得又想了一下，還是搖搖頭道：

「不行，我還是不能說，說了我就沒命了，駱希眞我落在你手中，只有認命了，隨你高興要把我如何處理好了。」

駱希眞盯着問一句：

「你不再仔細考慮了？」

彼得阮把手中的匕首也丟開了道：

「我考慮過了，隨便你如何處置我好了。」

這一着倒是把駱希眞給整住了，他對彼得阮還眞沒有辦法，當然可以打他一頓，或是眞宰了他，然後推說是出於自衞，也說得過去的。

但駱希眞不是這樣的人，也做不出這種事。

再者，就是將他繩之以法，送他到警署去，告他一個意圖殺人未遂的罪名，證據鑿然，彼得阮也無可抵賴。

可是駱希眞也不想這麼做，金天妮也不會同意這麼處置，彼得阮是直接參與基地工作的，知道得太多，她寧可自己暗殺掉這個人，也不能放出去的。

再有，就是彼得背後的支使者，那必然是一個神通廣大的人或團體，他們怕彼得會洩露什麼，也不會叫他開口的，把彼得送出去，等於是逼他上死路。

彼得先前是怕這一點，可是經過一陣考慮後，寧可接受被暗殺滅口的命運也不肯洩密，大概是由於控制他的人十分可怕之故，招供比死亡更恐佈。

駱希眞想了一下子嘆口氣道：

「彼得，如果我把你抓起來，加點壓力，只怕你受不了，還是要開口的。」

彼得咬咬牙，：「你可以試試看的。」

「不要充好漢，你是個讀書人，沒有那種熬刑的本事。」

「笑話，越戰時我幹過北越的地下工作人員，被捕過三次，什麼刑罰沒見識過！」

「你幹過那種工作！」

「當然了，我屬於神龍特勤小組，那是直接胡志明指揮的一個小組，成員全是大學生……」

「那你怎麼又成爲這兒的助理工程師呢？」

「我最後一次被捕是在越戰結束前兩個月，由於我的身份很特別，被偷偷押送到美國，在中央情報局中被拘禁了半年，我也看到越南解放後的眞相，我感到很失望，終於向美國投降了！」

「他們接受了你的投順？」

「是的，我招供了他們所要的情報——這些內容跟你們無關，我不必說出來，但是對美國的CIA却很重要，他們給我一個難民的身份，還有一份生活津貼，使我能讀完MID的學位，然後就是加入金氏企業工作。」

「你能告訴我的就這麼多？」

「我說得已經夠多了。」

駱希眞知道內情一定還很複雜，但彼得是決不會說了，但就他所提供的這些資料，相信可以刨到他的根的，所以他也不問了，笑笑道：

「好了，彼得，你回去睡覺吧，希望不會有下一次了。」

彼得阮似乎難以相信地道：

「你放我離開了？」

「是的，你只是吵醒了我的睡覺，我還能拿你怎麼樣，不過我警告你，別再來第二次了，下一次我不等你的槍發火就會先發制人的。」

他揮揮手，叫包圍的人讓開了一條路，把彼得放走了。

第二天，金天妮聽到了消息，匆匆地趕來了。

一見面就道：

「駱，昨天有人要殺你，結果你抓住了他，又把人放走了？」

「妳的消息很靈通呀，自然也知道是誰了！」

「我知道是誰，可是你不該把人放走，該把人交給我的，我要問出他的主使人！」

「妳在雇用他之前，該對他的背景十分了解了，妳也應該想到他的主使人是誰？」

金天妮嘆了口氣：

「駱，他在MID是諾爾博士的得意門生和研究助手，進入金氏企業也是諾爾博士的推荐，如果要從他的背景推測，支使他的人該是諾爾博士！」

「難道不是他嗎！這老頭兒一直瞧我不順眼。」

金天妮道：

「不是他，上次阿黃事件後，我找諾爾細談了一下，證實了非他主謀，實際上他是支持你最力的人，當初就是他一力邀你來主持安全，現在也是他十分欣賞你的工作，何況，他是工程部門的主持人，如果他堅持要撤換你，我想董事會也只有同意，因爲你的工作或可有人替代，他的工作却無人能代的。」

駱希眞倒是怔住了，他顯然又不明白了，金天妮以前跟諾爾並不投機，甚至於有排擠之意，怎麼現在又會替諾爾說話了。

金天妮道：

「諾爾若是不歡迎你，大可不必用暗殺的手段，他只要對董事會堅持就行了，所以你不必懷疑他。」

「可是我看他最近對我態度很不友好。」

「最近他的情緒不好，對誰都一樣，科學家們都有點怪癖，不去理他就是了。」

「那我就想不透誰要跟我過不去了。」

「所以我才說你不該放走那個彼得的，當時連夜交給我，或許還有機會問出他的口供來。」

「沒有用的，他堅決不肯開口，我試過了。」

「你只隨便問了一下，他當然不肯說，把他交給我，由約克來問話，他懂得很多方法叫人開口的。」

駱希眞道：

「妳現在去問他也不遲呀。」

「遲了，我一來就叫約克去找過他了。」

「怎麼，難道他逃走了，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經叫隊員嚴密地監視着出入口，他不可能離開的。」

「他沒有逃走，但也等於逃走一樣，沒有人再能從他口中問出任何消息了。」

「什麼，他死了？是自殺還是被人殺死的？」

「不知道，他是注射了過量的海洛英而死的，也許是自殺，也許是他殺，反正現場沒有任何的線索留下來。」

「妳怎麼知道沒有線索呢？」

「約克是行家，他搜不出什麼線索都沒有，我信得過他的判斷。」

駱希眞呆了一呆才道：

「他怎麼會有海洛英的？」

「我們供應的，他早就上癮了，正因爲他有毒癮，而且我們能供應，他才肯來工作，否則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很多地方出了更好的條件要挖他去呢，他一死，我很頭大，因爲我對諾爾解釋起來又要大費唇舌。」

□□　□□　□□

金天妮的耽慮倒不是大問題，她把彼得阮是注射了過多的海洛英致死，沒有多說什麼，諾爾博士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驚奇，只是嘆息着說：

「我知道遲早會有這一天的，他的注射量一天比一天增加，總有一天會超過他身體負荷量的。」

金天妮道：

「博士，你知道他有毒癮嗎？」

「自然知道，在ＭＩＤ他就是我的學生和研究助手，一直跟着我，他的情形我怎麼會不清楚，他的毒癮在越戰時就染上了，一直沒有斷過，在美國，他需要的海洛英是中央情報局供應的。」

「怎麼，中央情報局會供應這種東西？」

「那有什麼希奇的，情報工作者爲了達到目的是不擇手段的，中央情報局爲美國爭來了『醜陋的美國人』的榮譽，什麼事情他們做不出來。」

「這麼說來，彼得是中央情報局的人員了？」

諾爾博士道：

「以前是的，後來是不是就不知道了，他來到金氏企業前，我已經警告過他，必須斷絕跟中央情報局的關係，他拿到了同意書和離職證明，我才將他推荐給金氏企業的。」

金天妮想了一下道：

「博士，恐怕他還在爲中央情報局工作，因爲他在昨天曾經企圖暗殺駱組長，沒有成功而失手，今天突然死了，我想他可能不是自殺，而是被中央情報局的人滅口！」

諾爾博士搖頭道：

「不可能，彼得跟中央情報局的關係，無人不知，假如他還在爲他們工作，被人折穿了也沒什麼了不起，用不著將他滅口，而且中央情報局也不會要去謀殺駱組長。」

「爲什麼，他們一直想取得島上的警衛控制，進一步刺探內情，駱組長却偏不跟他們合作。」

諾爾博士一笑道：

「天妮，他們或許有這個打算，但是已經放棄這個努力的，妳身邊的那個約克軍曹，才是眞正中央情報局的密探……」

金天妮一驚道：

「是眞的嗎？那不太可能吧，他是杜柏樂的雇傭兵。」

「他原來是在杜柏樂那邊做工作的，杜柏樂把他派了過來，他自然而然地又在這邊展開工作了。」

「博士，你怎麼知道呢？」

「彼得阮告訴我的，他那個人有過目不忘的天才，他在中央情報局基地受訓時，曾經見過約克。」

「這個我倒不知道，該死的約克，瞞得我好緊。」

「天妮，妳打算怎麼對付他？」

「我要他永遠消失在地球上！」

諾爾博士笑了一下道：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中央情報局滲透的絕不止一個人，除去了他，別的人仍然在做工作。」

「我有辦法叫他把同黨招出來的。」

「沒有用，放置情報路線是多線發展，彼此間沒有橫的連繫，他跟本也不知道誰是同黨，何況，這個島上早已是間諜充斥，也不多他一個。」

金天妮不禁默然，可見她心中也明白這話不假，諾爾博士又道：

「因爲彼得阮向我指證了約克的身份。」

□□　□□　□□

諾爾博士又道：

「因爲彼得阮向我指證了約克的身份，所以他自己反而不可能再爲ＣＩＡ工作了，否則不是搗自己的蛋，出賣自己人了，在有利可圖的時候，或許有人會如此做，不過揭穿約克的身份，對他毫無好處，他的動機就值得懷疑了，我想他是另有目的！」

「什麼目的呢？」

「假如說他已不屬於ＣＩＡ，揭穿了約克，他就少了一個競爭的敵人或監視的對象，因此，他的自殺，也就可能是另一方面的滅口了！」

金天妮道：

「對，我們一定要把背後指使人抓出來，博士，你有什麼指示沒有？」

「我是個搞科學的人，對這一套可是十足的外行，天妮，妳是這一行的權威，怎麼會來問我呢？」

「我可什麼都不懂，被家族選爲代表來主持這件事，也因爲我什麼都不懂，必然會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意思，博士，你若是有高明的方法，不妨指點我一下。」

「我也是什麼都不懂，不過妳也不必自己傷腦筋，你手下不是有個大行家嗎？」

「駱希眞，他可不是行家！」

「我說的不是駱組長，他也不是妳手下，他的那個部門妳也指揮不動。」

金天妮的臉上一紅道：

「博士，這個人是你指定的，也是你堅持要他擔任這份工作的，指揮不動，可不是我的錯，若是照我的意思，我早就開革他了。」

諾爾一笑道：

「我絕不堅持，妳也可以立刻開革他，可是妳能迅速建立一個警衛組嗎？能做到像他一樣，不受那一方的控制嗎？」

金天妮低頭不響了，駱希眞的立場是超然的，不屬於那一個勢力範圍，也沒人能收買他，他在工作上，能得到各方面的助力，這是誰都無法取代的。」

金天妮頓了一頓才道：

「假如不是駱希眞，那又是誰呢，我手下再沒有人才了。」

「怎麼會沒有呢？妳最得力的助手就是最佳人選。」

「約克？他不是ＣＩＡ的人員嗎？」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假如妳要他去找出ＣＩＡ的潛伏人員他或許會敷衍塞責，妳要他去挖出另一個滲透者，他一定非常賣力的。」

金天妮想想道：

「對，叫約克去，他不行，還有ＣＩＡ在後面支持他，幹起來就容易多了，博士，你這個辦法實在太好了！」

諾爾笑道：

「對於敵人的最佳手段，就是再樹一個敵人然後叫這兩個敵人去鬥！」

這頭老狐狸十分得意地結束了談話。

他們的談話被錄下了音，而且傳到了駱希眞的耳中。

這是國際警探的人員做的手脚，他們是在駱希眞的掩護下，加入警衞組工作的。

警衞組是負責島上的安全的，所以這些人很方便地在各處設下了監視的裝置，也由總部提供了很多設備，有些設備是由金氏企業出資買下來，供應給島上的，金天妮做夢也沒想到這些設備居然對她也產生監聽作用的。

駱希眞聽完了錄音後，對約克的身份倒不感到很驚奇，他早就感覺到約克不是個簡單的人，他的身手，反應，以及各方面的知識，都證明他是個受過嚴格而周密的專業訓練的人，而這些專業訓練，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僱用兵軍曹所能受到的。

駱希眞早先對他的判斷，也認爲他是那一個國家的諜報人員，現在只是證實了而已。不過，證實之後，並沒有使駱希眞對他的好感增加。

因爲駱希眞本人對ＣＩＡ這個機構的印象十分惡劣，認爲他們是世界動亂之源，假如沒有這個類似的機構，這個世界一定會太平得多。

他們是使小事變大事，無事能生事的搗蛋鬼，而且冷酷無情，卑劣不講信義，連美國人本身都不喜歡他們，有好幾部電影，都是在揭發他們醜惡的面目，目前，最轟動而爲人熟知的一部就是敍述藍波的故事的第一滴血第二集。

三十二

反感歸反感，駱希眞對他的活動與工作倒還是十分合作的，約克要在島上做什麼，駱希眞總是儘量的配合，不過也是有限度的，他不准約克帶他的私人進來。

約克需要人手，祇能從警衞組挑選，他需要什麼樣的人才，警衞組都能供應，而且比約克的人只好不差。

但不管這些人員多好，却不是約克所希望的方式，這使他的工作沒有了隱密性，一點一滴都瞞不過駱希眞。

約克爲此向金天妮抗議過，金天妮這次却站在支持駱希眞的那邊：

「他是警衞部主任，你的部置應讓他知道的，而且他的警衞隊員也證實比你的人員優秀……」

「可是他的人員却無法跟我配合！」

金天妮一笑道：

「那只有你去配合他們了，約克，我把你的抗議向駱希眞提過，他說你的人員靠不住，

我也沒辦法了。」

約克叫道：

「什麼，我的人靠不住，那一個靠不住，叫他提出證據來！」

「不需要證據，他對你的人不信任，這就是最好的理由了，因爲他是負責安全的主管。」

「在這種情形下，我沒辦法工作了。」

金天妮臉色一沉道：

「約克，你敢跟我拿蹺，想用不幹來威脅我，那你可打錯了主意，你要不幹，隨時都可以離開，要幹，就給我乖乖的耽着，好好地表現，限你在一個星期內，把彼得阮的背後指使者找出來。」

「一個星期？那怎麼可能，我目前毫無線索。」

金天妮冷笑道：

「一個星期的期限是駱希眞列出的，當我要徹查這件事時，他自己提出了一星期的限制，而且他還保證絕對有把握，如果超過時限，他就引咎辭職，爲什麼他敢作保證，你就不敢呢？」

約克張大了嘴，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金天妮似乎不給他商量的餘地：

「一個星期，今天是星期六，在下星期六之前，你若是沒有表現，你就可以準備離開了，我不能化了高薪而雇用一批飯桶。」

這話象徵着不僅是約克一個人會被抄魷魚，他所引進常來的班底都將隨之而去。

約克苦笑道：

「大小姐，妳眞翻臉無情，我跟妳工作已經一年多快兩年了，妳却是說開革就開革了。」

金天妮發了火道：

「不錯，因爲你太差勁，這兩年中你辦砸了多少事，杜約翰和杜柏樂的問題還是靠着駱希眞的幫助才擺平的，如果完全靠你，我連命都沒有了，你還好意思跟我丑表功，告訴你，這是你的一次考驗，再無表現，你就領半年的資遣費用滾蛋吧，這個條件已經十分優厚了，你走遍全世界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她像是存心要攆約克滾蛋，一方面提出了優厚的資遣條例，工作兩年，領半年的薪水作資遣，這個條件的確太優厚了，但另一方面則給他無情的打擊與壓力。

約克若是一般的雇佣兵，他應該現在就發怒求去了。

但約克却不想走，他咬咬牙道：

「好，我也盡我最大的努力，在一個星期內查出點成績來給妳看看，證明我不是飯桶。」

金天妮十分滿意，她是故意擠約克的，看他肯不肯走路，約克不肯走，就證明他留在這兒，必然是另有用心，掌握住這個情勢，她可以多加利用了。

要追查彼得阮的被滅口，其實並不難，因爲彼得阮行刺失敗後，駱希眞雖然放過了他，但是却沒有放鬆對他的監視，一直到他回到屋子裡後，關起房門，可以說始終都有人在看着他，也始終沒見人跟他接觸過。

因此，當約克來找他，發現他已注射麻醉藥過量而死亡時，駱希眞初以爲他是自殺的。但諾爾博士和約克都不以爲然，認爲他是因被滅口而遭致殺害，駱希眞也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事實上，駱希眞已經展開了偵查的行動，而且也有了相當的進展。

行兇的人，等於是掌握在手了，只差如何去證明而已。

那倒不是件容易的工作，所以駱希眞才發下豪語，說是一個星期內可破案。

實際上，他是要時間去調查兇手的來龍去派。

這個工作十分繁重，勢必動用到各種關係，最可借重的自然是國際警探總部。可是國際總也不是萬能的，有些國家和地區並未參加國際警探組織，有些地區雖是參加了，但萬一牽涉他們國家的機密和利益時，這些人的愛國情操就會起作用了。

所以駱希眞認爲還是讓約克去幹的好。

他一定會十分買力的，因爲他是ＣＩＡ的人，如果他的調查交了白卷，就證明下手的是ＣＩＡ，而約克也將因此而離去，這對大家都是好事。

如果是另一個團體下的手，約克一定可以弄個水落石出來，這對島上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約克倒不愧是老手，他在那間屋子裡作了一番搜索後，立刻確定了方向道：

「門是從內扣死，後來進去的人破門而入的，在他死前沒有別人進過他的屋子。」

駱希眞道：

「他的房門一直在受監視中，有一個技術員在門外裝了電子眼用錄影機監視，這點我可以保證。」

約克又道：

「那祇是說，他不可能被人從門口進來殺死，事實上，他是被人殺死的，對方一定要進入他的屋子裡才能殺死他！」

「他不會是自殺嗎？」

「不會，嗎啡的注射者絕不會自殺，除了是因爲熬不過癮頭而自戕，彼得的存貨還夠他使用半個月之久，沒有一個染毒癮者會在這時候自殺，他又是個搞科學的人，不會弄錯了份量的，不過，最大的證據是他手臂上的淤青，那是有人硬握住他的手臂所造成的。」

「不會是他自己弄成的嗎？」

「不可能，那明明是手指握成的印痕，他是手掌很小，也沒有這麼大的氣力，這個人的手掌很大，孔武有力，才能造成這樣的痕跡。」

「就算有這樣的一個人好了，他又是怎麼到彼得的屋子裡去的？」

「不可能是從門中進入的，就只有另找通道了。」

兩個人在屋中四下一找，目光不約而同地停留在牆上的氣窗。

由於屋子是密閉的，必須要利用中央系統的空調設備，這氣窗就是通空氣的。

約克找了張椅子墊脚，很輕易地把氣窗外的鐵絲網給卸了下來。

平常它是用螺絲釘固定住的，現在釘子都被卸掉了，只把網子浮蓋在上面。

氣窗後是一條方形的通道管，是一個邊長約五十公分的正方形鋁管槽，通過一個人是足夠的了。

管道內壁的上面和兩邊都沾滿了灰塵，只有底部的顏色較亮，那是有人爬過的痕跡。

約克笑道：

「這傢伙一定常利用這條通道過來跟彼得會面，所以把底部擦得亮亮的我們只要循着痕跡找過去，就知道是誰跟他碰頭了。」

駱希眞也上前看了一遍，然後下來道：

「好的，約克，你循着管道找過去好了。」

「你不一起去？」

「我要另外從事部署，萬一你還沒到達屋子裡，驚動了對方，他就會先跑了，我要帶人從外面堵住。」

「你知道是那一個房間嗎？」

「我不知道，不過我會率人守好每一條通道，禁止所有的人活動，這就不怕兇手逃走了。」

約克想想也有道理，他又叮嚀了一陣，才單獨地爬進管道中去了，他拿着一具電筒，一

路照明，順着痕跡，一直來到一間屋子裡，管道的氣窗雖是關着，但他用手一推就活動了，顯見那螺絲釘也被却走了。

他用力一蹬氣窗，人也跟着滑出去，而且還拔出了槍，可是他只看見駱希眞笑吟吟地等着他，屋子裡還有另外五六個警衞隊員。

□□　□□　□□

約克大感愕然地叫道：

「駱希眞，你怎麼會在這兒？」

駱希眞笑嘻嘻地道：

「自然是爲了擒兇而來的，你從管道裡不也是一直找到這兒嗎？」

這兒是廚房的料理間，島上有將近肆百人，警衞隊、工人、工程師、侍役以及一些雜七雜八的人，幾百人的伙食都是從這兒做出來，這間屋子也很大。

不過約克却很洩氣，大廚房的人太多了，很難指定那一個人了，他只有問道：

「你怎麼知道是這兒的？」

「我在管道裡發現了一點東西，幾滴血跡和幾根鷄毛，我想在整個島上只有此地才會有這些東西！」

「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只有那點線索，倒底無法確定，所以我在此地等着，假如你也來到此地，就差不多了。」

約克有被愚弄的感覺，氣呼呼的道：

「好了，這下子線索斷了，上那兒找個人去！」

駱希眞微笑道：

「線索沒有斷，至少能判定兇手是從廚房裡過去的，而且是廚房中的一員。」

「廚房中有三十個人呢？我們去找那一個？」

「找一個孔武有力，身材粗壯的人，而且還是昨夜單獨留在廚房中的人，那應該不難。」

約克眼睛一亮道：

「我去問去，這一來範圍小多了。」

駱希眞微笑道：

「我已經叫四名小隊長分組在查訊廚房中的工作人員，經過初次淘汰，等他們問過後，

自然會把涉嫌較重的人送過來，我們問第二個梯次吧。」

「駱先生，爲什麼你處處都要佔先我一步呢？你又不是爲了要爭功！」

駱希眞却微微一笑道：

「我不是跟你爭功，我對這個警衞部主任絲毫不感興趣，只是不能讓給你做！」

「爲什麼，你自己不想幹？又不肯讓給人家幹？」

「因爲你的身份和背景令人感到噁心！」

「我有什麼身份和背景？」

駱希眞微微一笑道：

「約克，你的掩飾工作做得雖好，却留下了個漏洞，那個彼得也曾經在ＣＩＡ中耽過，他在一處訓練基地中見過你。」

「不可能，他根本不認識我。」

駱希眞道：

「彼得是一台活的照相機，他見過的人永不會忘記，他只見到你一面，你在內華達的沙漠營中接受求生訓練，而且是成績最優異的一個，他早就把你的出身底子給洩漏了。」

約克呆了，半嚮才道：

「我不明白，金天妮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爲什麼還要用我？」

「金天妮是最近才知道的，是諾爾告訴他的，諾爾知道了多久不清楚，不過彼得會掀你的底，可見已不可能是你的同路人了。」

約克却呆住了道：

「該死！該死！」

「你說誰該死？」

「我在罵彼得，我接到指示，說他是我的同路人，所以對他的死才如此出力地追求，那知道他早已背叛了組織，我還去管他幹嗎？」

「你是說你不想追究了？」

「當然不管了，我知道這島上一定還有着其他國家的諜報人員潛伏，彼得之死，乃是受了他們的暗殺……」

「這情況沒有錯，彼得正是被另一個間諜殺死的。」

「既然他有雙重的身份，他的死只是別人的滅口行動，我就犯不着多事了。」

「你不想找出兇手嗎？」

「老實說，我不想，找出兇手對我毫無好處，我犯不着把這兒當間諜戰場。」

「驅除了別的間諜，你不是少一個競爭對象。」

「駱先生，你對間諜工作的了解實在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各國的同行都有個默契，除非一方先有了侵略的行動，否則大家是不會互相攻擊的，在攻擊中暴露了彼此的身份，是損人不利已的事。」

「那你是贊成由別的國家來獨享這兒的機密了？」

約克冷笑一聲道：

「這兒眞正的機密是掌握在一批野心勃勃的人手中，那一個國家都無法獨享，那種新的元素，如果眞能被採取出來，我也寧願落在一個國家手中……」

「爲什麼？」

「因爲一個國家不可能用來勒索全世界，落在一批野心家的手中，將會更爲危險。」

「如果落在蘇俄的手中呢？」

「那也沒什麼，蘇俄的政治型態已經改變，他們雖是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大權却是一個黨的，在一個團體的領導下，不可能產生一個獨裁者，所以他們的頭子一再更替，不會再出現一個史達林那樣的狂人了。中央集體領導不是一個好制度，但至少有一個好處，他們比較理智，不會瘋狂，跟我們美國的制度一樣。」

「但你們CIA的權力却大於白宮！」

「沒有的事，CIA的決策雖然有時可以不經過總統，但最高的人事却受總統節制，他隨時可以免除一個將軍的職務，調動他的工作，所以我們永遠不會有一個獨裁者，這才是眞正民主精神的表現。」

駱希眞賴得在政治制度上跟他抬槓，因爲駱希眞自己也說不出那一種政治制度較佳，他不是個學政治的人，而目前世界上的政治趨勢與潮流更不可能在書本上學得到。

他祇是冷冷地道：

「約克，我們也曾合作過幾次，而且還算愉快，所以我才不希望你被趕出去。」

約克臉色一變道：

「金天妮眞會趕我走？」

「她已經知道你的背景了，假如還肯留下你，就一定是你還有點用，假如你對她毫無作用了，她還要你幹嗎？」

約克還有點不信地道：

「她眞敢放棄我？」

「約克，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雖然你對她有點幫助，但她不見得非倚賴你不可，如

果你不相信，也不妨試試看，只要你在彼得阮的事情上交了白卷，三天後，你一定會被抄魷魚！」

「她難道不怕我把島上的機密洩露出去嗎？」

駱希眞哈哈一笑道：

「約克，你我對島上所知道的那點東西還能算是秘密嗎？我敢說至少有五六個國家的情報機構了解得比你我還多，所謂機密，是以後的發展，你如果不在此地就永遠沒機會知道了。」

約克吸了口氣，他無法否認這話的眞實性，但又不甘心受駱希眞如此擠迫，忍不住道：

「彼得阮曾經要殺你，你該比我更熱心才是！」

「我沒有不熱心呀，我不是盡了很大的努力協助你嗎？」

「可是你竟認爲這是我的責任了。」

「這本來就是你的責任，你交不了差，金天妮會要你滾蛋，却不會叫我滾蛋！」

約克還要開口，駱希眞道：

「金天妮把責任壓在你頭上，只是看看你這個人對她有多少用處，假如你連這點事情都辦不到，她就不會再考慮尋求CIA的合作了，你自己多考慮一下。」

約克低下了頭，駱希眞的話使他明白了一個事實。

金天妮不是傻瓜，早已知道了島上間諜充斥，她也不在乎，她之所以選中了駱希眞而重用，正因爲駱希眞沒有任何的背景。

她無法排除間諜的侵入，只能考慮一部份，再去淘汰另一部份。

自己目前是被考慮接受的一部份，但自己若不表示得積極，她就會淘汰CIA這個機構了。

明知道自己若不插手，就可能使島上變成間諜戰場，但是約克却無從選擇，他不想被淘汰出去。

所以他索走了廚房中的人事資料，說是要去研究一下，其實，駱希眞知道他不會自己傷腦筋的，CIA總部中的巨型電腦有着最詳細的資料，也有着無數的權威專家會替他分析。

所以，他只要靜候結果就是了。

CIA的作業效率是十分驚人的，只有八小時，分析結果就來了。

約克指出了大廚巴洛夫。

巴洛夫是白俄後裔，他的祖父還是帝俄的貴族，俄國大革命時逃了出來，流落在香港，後來開了間俄國西餐廳，但俄國菜畢竟難以吸引人的胃口，餐廳的生意不太好，巴洛夫接下

餐廳後，由於本人嗜賭，更是負了一身的債，賠掉了餐廳，淪到替人幫工爲生。

他是金氏企業招考進來的雇工，在島上擔任西餐方面的主廚之一，他的手藝還不錯，工作表現平平，做人也很風趣，偶而也小賭一下。

這樣的一個人，照理不會是個間諜人員的，但他偏偏是的，而且是蘇聯格列鳥組織的資深工作人員。

二十年前，他就已經幫蘇俄工作了，也一直接受着津貼，到島上來應徵，是受了指示。

那麼他指使彼得阮行刺駱希眞，也是受了指示了。

彼得阮同時身兼蘇俄的諜報人員，這倒不出奇，他原來就是北越胡志朋的地下工作人員，北越的情報人員大部份都是俄國代訓的，自然會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由此，可以知道彼得阮是被巴洛夫殺而滅口的，只是格別烏組織爲什麼要殺掉駱希眞，倒是件耐人尋味的事，因爲實在無此必要。

駱希眞想不透這件事的目的何在，但他絕不懷疑約克的指證。

他已經把巴洛夫的資料很詳細的提供出來，甚至於彼得阮來到香港後，經常跟巴洛夫在澳門賭場碰頭的照片都有了傳眞印本。

彼得阮在島上落落寡交，跟巴洛夫也沒有什麼接觸，但他們却利用都根通風管道在私底下秘密連絡。

約克把一切都交出來的時候，也提了一個條件：

「我只負責調查事情眞相，却不管下一步的工作！」

金天妮倒是沒有勉強他，笑笑道：

「能夠這樣，已經很好了，底下的工作由警衞部去做。」

她把那些資料交給了駱希眞道：

「駱，你看怎麼辦？」

駱希眞道：

「怎麼問我呢？這應該是由妳決定的，妳是波士。」

金天妮道：

「但是我把決定權交給你，因爲他對你的生命有威脅，在我而言，我並不反對他的存在！」

「妳可以容忍諜報人員的存在。」

金天妮一笑道：

「是的，因爲我們研究的是一種新的能源，那可以影響到人類的生活，步入一個新的紀

元，除了一些有特別野心的國家，大部份的人都是樂見其成的，這些諜報人員會把我們的研究情形忠實地反應給他們的政府，他們也會作一個明智的決擇，萬一有人企圖破壞時，這些諜報人員就會代我們阻止了。」

駱希眞笑道：

「這樣你就等於免費地取得好幾個強國的保護了。」

「可以這麼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開股東會議時作成的決議，我們的研究所決定成立之時，就知道難免會有各國的間諜滲入的，我們所要避免的是那一個國家單獨介入，却不在乎很多國家一起插手的。」

駱希眞點頭道：

「很高明的策略，一個強敵很令人頭痛，兩個以上的強敵則是敵人去頭痛了。」

「所以，我只想了解巴洛夫的背景，却不想去對付他，不過，我也不反對你採取行動，因爲他曾經對你下過手，危及到你的安全，你的重要性還是高於一切的。」

「謝謝妳，天妮，我沒想過我有這麼重要。」

「駱，你太謙虛了，事實上我們研究所裡的重要成員，每個人都十分支持你，他們認爲你是我們眞正的自己人，盡心盡力地在保護我們。」

「好，知道妳的立場後，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作法了。」

「你會去找這個巴洛夫嗎？」

「我會找他談一下，了解他爲什麼要對付我。」

「然後呢？」

「然後我會告訴他，我不是他的敵人，告訴他今後不必以我爲敵對的對象。」

金天妮十分滿意地道：

「駱，我很高興你的決定，相信你已經充分地了解我們的立場與作法了。」

駱希眞在稍後的時間內，果然找到了巴洛夫，先前巴洛夫還矢口否認，可是駱希眞把一些證據都攤在他的面前，他才張口結舌，只是問道：

「駱先生，你怎麼得到這些的，是誰供給你的。」

「金氏企業是個很有錢的機構，錢可以買到一切的。」

「我不相信，這不是錢能買到的。」

「這的確是錢買來的，你太自信了，我們只是不能用錢向格別烏買到它而已，如果這些資料是在別人的手中，錢就能買來了。」

巴洛夫臉色蒼白，不再說話了，一直等了很久，他才低低地道：

「駱先生，你相不相信，彼得阮對你的暗殺行動，不是我指使的，我從未叫他如此做。」

「他是你們的人員嗎？」

「他一直是的，甚至於他被美國的ＣＩＡ吸收，從事做兩面間諜，我們也容忍他，因爲他一直與我們保持連繫，他的家人還留在北越，他有個未婚妻，在莫斯科留學，我們都能控制，不怕他叛變，但他的確是叛變了……」

「我不懂你的話！」

「那就是他對你的行動，在他這種魯莽的行爲後，我跑去責問他，他却說是美國ＣＩＡ授令他做的。」

「不是的，ＣＩＡ的人員同樣在我們的掌握中，他們沒有指示做這件事，也沒有必要，殺死我的目的無非想取代我，但金天妮已經明白地表示了，她不會將研究所交給那一個國家來全部負責的。」

巴洛夫道：

「我的判斷也是如此，所以我認爲一定還有眞正的主使人，但他堅持不肯說，然後他就自殺了。」

「什麼，他是自殺的！」

「是的，他有注射的習慣，所以他當着我的面注射，我也沒主意，那知道他竟抽取了超量的毒液注射進去。」

「他的手臂上有淤青，是被人強力造成的。」

「那是我造成的，我發覺他的情況不對，抓住了他的胳臂，向他追問主使人，可是却沒有得到答覆。」

巴洛夫又誠懇地道：

「駱先生，請你相信我的話，絕沒有虛假，我的機構對這個研究所充滿了懷疑，所以才派我來深入了解，他們到底在研究什麼？」

「你了解的結果呢？」

「看一切的措施，似乎的確是打算深入地心，但究竟是否去採取那種新的元素呢，却無法肯定，因爲我們都無法取得那種元素的樣品。」

「以你的看法是否有此可能呢？」

「我不知道，間諜的信條是懷疑每一件事，絕不作肯定的判斷，我們只負責搜集資料，把研判的工作交給上層去負責……」

線索到這兒是完全的斷了，駱希眞相信巴洛夫說的是實話，可是問題仍然存在，彼得阮究竟是受了誰的指使來暗殺自己呢？爲了什麼呢？現在輪到駱希眞傷腦筋了。

□□　□□　□□

不過駱希眞是個很樂觀的人，他處理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就是根本不去想它，一切留得時間來解決。

他相信那個要殺死他的人，一定不會死心，還會再繼續行動的，而且他很放心，因爲現在又多了兩個人在照顧他了。

一個是巴洛夫，一個是約克，前者代表了蘇聯格別烏組織，後者代表美國中央情報局，這兩個特務機構，幾乎是全世界最嚴密的情報網了。

駱希眞所要做的，只是一切照舊和等待，等待下一個兇手的來臨。

可是下一個兇手似乎放棄了這個企圖，也就是說，接連下來的三個月內，駱希眞一直十分安全，沒有任何人企圖再加害他了。

實驗室的工作漸趨緊張，因爲那條可以駛入地心潛艇已經完成了裝配作業，可以進行試車了。

首先進行的是穿地作業，駱希眞是少數幾個獲准參觀的人員之一，他代表的是安全部門。

這條潛艇果然是十分理想，它那強而有力的馬達，轉動一個巨大的特殊合金製成的鑽頭，直接鑽入了地層。

他們曾經遇到一片巨大的花崗岩層，在巨大的鑽頭之下，潛艇只是行進的速度略緩，但仍然能時速十五里的速度前進，在泥層中，它的速度更快，差不多能提高一倍。」

就是在最硬的珊瑚礁層中，它的時速仍能達到十公里。

這次試驗一共在地心推進了三十公里就退出了。

據負責的總工程師表示，根據輻射反應的測量，那種不知名的新元素，約模在地心一萬公里的地方，以這艘潛艇的速度，可能要五百小時的續航。

因此，這條潛艇仍然要做一些耐熱，耐壓等實驗，以期萬無一失。

駱希眞提出了一個問題：

「博士，這是唯一的一艘潛艇了，你們沒有多裝配一條？」

博士笑道：

「就是這一條，已經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了，誰也沒有能力再建第二條了，這是材料的缺

乏，艇身和推進器都是一種稀有的金屬合成的，我們已經集合了全世界的儲量，只夠製成這一艘？若是還有更多的材料，那我們就可以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了，多造幾條這樣的潛艇，我們可以在短時間內，發掘出所有的地底資源，那將是多少呢？」

駱希眞沉思片刻才道：

「我還有一個很冒昧的問題，這條潛艇有沒有救援設備？」

博士的態度變的十分嚴肅地道：

「沒有，假如在航行出去十小時後就發生故障，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潛艇本身所鑽出的空隙一定會受巨大的壓力而崩塌，地球上的人目前所能，絕對無法展開營救工作。」

「那麼在潛艇中操作的人呢？」

「假如他們運氣好，只是一點小故障，還可以憑自己的技術修復，否則只有祈求魔鬼的幫助了。」

「啊，魔鬼能幫助你們嗎？」

博士哈哈大笑道：

「那就不太清楚了，傳說中地獄是地底的，那兒是魔鬼在主宰，所以只有祈求魔鬼的憐憫了！」

原來他是在要幽默，幸虧在艇內的六個人，沒一個是虔誠的天主或基督徒，否則一定會因此而大加抗議的。

駱希眞道：

「這次的任務是十分危險的了？」

□□　□□　□□

「是的，這是一次冒險，也是一次探險，危險是在所難免的，雖然我們已竭盡所能的作了安全的措施，但是不敢說有太多的把握，因爲我們要進入的是一個前所未知的世界，將要遭遇的是什麼，完全是未知數……」

「你們不是作過輻射探測嗎？」

博士笑道：

「駱先生，輻射探測只能告訴我們那是什麼樣的物質元素，却不能告訴我們是什麼東西。」

「這個我還不太懂！」

「我說得簡單一點好了，輻射探測反應告訴我們前面有一堆鋼鐵和一些其他的雜物，你

能想像是什麼嗎？」

駱希眞想了一下道：

「一艘輪船。」

「可能，但也可能是一堆戰車，或是一批飛彈，探測只能了解遠方的元素成分，不能知道它的形狀和結構。」

駱希眞道：

「不過，在地底，總不外乎是礦物質，至少不會像外太空的探險，遇上一批外星人吧！」

博士的神情變得很古怪地一笑道：

「誰知道呢，我們對地心知道得太少，比對外太空的了解還少，地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迄今無人能知，而對外太空，至少已有幾個星球的狀況，被人初步的了解了。」

駱希眞道：

「這潛艇最大的容量是幾個人？」

「五個人！」

「怎麼祇有五個人，我看它還空曠得很，至少還有幾十個人的活動空間呢？」

「駱先生，不是空間的問題，是空氣的問題，我們深入地底後，就必須使用自備的氧氣，還要帶長程的飲食，而且我們還要留下足夠的空間，搞回那個新元素。」

「那種新元素體積很大嗎？」

「在沒有採取到標本之前，我無法作任何的預測。」

□□　□□　□□

這是駱希眞參加試車的報告，因爲他是唯一受邀參加試車的外人，其餘五個人都是眞正的工作者，各人分擔一個部門。

回到基地後，那五個人還在潛艇內檢查各種儀器及車體，只有駱希眞一個人有空。

研究所裡的人，每一個都關心這次試車，包括金天妮在內，駱希眞一出來，就受到了大家的包圍。

好在駱希眞是有了準備，他在事先就準備了一架錄音機，把沿途的經過都作了記錄，甚至於他跟博士的說話也照錄下來。

他把錄音機開放了出來，就是很完整的報告了，避免了一再重複報告的麻煩。

他的錄音被拷貝了很多份，金天妮要走了一份，約克一份，格別烏組織也要了一份。

每個人都還向他提出了一些問題，駱希眞根據自己的所知作了解答。

他把問題和解答部份也錄下了音，最後一起交給國際警探，那是一份最完整的資料。

而最難得的，則是駱希眞最後附上的一段話，那是駱希眞自己的感想和意見。

他在試車後，沒有對任何人發表過，下面就是他的附加語：

「我不相信他們的目的，因爲他們在試車的過程中，沒有作向外採集標本的預習，這應該是最重要的工作，而且我在潛艇中也沒有看見在採集和儲藏的設備，假如他們要採集的元素是一種放射能量極強的元素，怎能像普通物質一般地裝運回來呢，船艙中沒有隔離輻射的特殊裝備，而他們却是去採取一種高輻射的物質，這是跟自己在過不去了，所以我懷疑他們的企圖……」

這是一段很重要的談話。

那些人之所以邀駱希眞參加試車，目的也是要借駱希眞的口傳出訊息，因而得到更多的支持。

至少現在有國際警探和兩個大國的情報機構在注意這件事，而且他們對駱希眞都寄於相當的信任。

但也因爲駱希眞是個大外行，他們以爲他看不出什麼破綻的，偏偏駱希眞就找出了秘密，而且是要命的秘密。

這祇是第一次試車，據博士說，大概經過三次試車而沒有問題的話，就要正式出發了。

正式出發時隨行的人選名單在保密中，但駱希眞相信第一次試車中的四名技師中，至少有兩個人一定會有份。

博士是主持人，也是全部試驗的指揮官，他是一定有份的。

這是駱希眞根據他們的操作狀況而作的判斷。

有兩個人一面操作，一面作筆記，另外還有兩架錄影機，錄下了他們全部的操作過程。

就證明這兩個人可能會被替換掉，而另兩名操作者的工作，一樣的忙碌，却沒有任何的記錄。

駱希眞相信自己的位置，將由金天妮所替代，因爲金天妮問得很詳細，包括了進入地底後的各種身體反應和感受，一般人是不會關心這個的，除非她自己也要作相同的嚐試。

博士他們在試車後也有一次簡報，那是對內的，只有金天妮一個人參加了，會議內容十分秘密，沒有任何人能夠竊聽，也沒有任何人能夠接近去。

因爲他們開會的地點很絕，就在那艘潛艇中，而且發動了深入地底將近一萬公尺的地方。

所以他們究竟討論些什麼，也沒人知道。

駱希眞負責警衛，他禁止所有的無關人員進入基地，也不知道潛艇又出發了。

倒是約克來找他，現在已經攤明了身份，約克也就不再多事掩飾了，直接了當地道：

「駱先生，他們又乘坐潛艇出發了！」

「哦！你怎麼知道的？」

「我在潛艇上裝置了一種發射儀器，能發出電波，我看到了電波移動。」

他手中提了一個盒子，打開後，是一個螢光屏的一個小光點的移動。

約克還解釋道：

「他們已深入地底五十公尺，不過却避開了地心，只在地殼下兩千公尺處穿行，這都是精儀器顯示的，我這具追踪儀是最新的發明，性能最佳……」

「金氏企業研究室的科技比你們領先，你們的追踪儀不會被發現嗎？」

「我相信不容易，因爲它的頻率跟潛艇的發電機相同，潛艇一動，就完全掩蓋了發射器的電波。」

「那你只要接受潛艇發電機的電波就行了，何必又多事去裝置發射器呢？」

「發電機的電波射程太短，超過了一定的距離就收不到了，而發射器上的電波可以遠達一百公里，而我這架接收儀器，即使在一百公里外，也可以知道它的正確位置。」

「有這麼神奇而精確的儀器嗎？」

「不錯，這是我們科學家的精心研究，當然，電腦的進步也有很大的關係，不過這台儀器的造價也夠驚人的，它要值十六萬美金呢？」

駱希眞笑道：

「我相信它值這麼多錢，不過也要看掌握在誰手裡，如果給街上撿破爛的撿到了，它只能賣五元錢港幣。」

約克只有翻白眼了，顯然的，他想炫耀一下這具高度科技產品的目的受了挫折。

□□　□□　□□

俱樂部今天來了一位貴賓，阿拉伯王子阿不都拉，參加盛大的舞會。

由於阿不都拉王子也是世界級的拳擊名家，對東方的技擊家駱希眞十分仰慕。

就有客人慫恿着二人來一次友誼賽，讓觀衆一飽眼福。

阿不都拉王子含笑答應了，客人報以熱烈的掌聲。

由於金天妮和其他的客人都對這件事十分起勁，他們極力地鼓勵駱希眞接受這一場挑戰的切磋。

三十三

金天妮也把駱希眞拉到一邊低聲道：

「駱，這個阿拉伯人很驕傲，一直以爲他們眞神的子民高於一切，你能給他一點教訓就千萬別客氣，殺殺他的傲氣，也叫他對我們華人多看得起一點。」

「怎麼？他對華人很歧視？」

「這倒不是，祇不過他對自己和阿拉伯人特別瞧得重，總認爲他們眞神的子民才是最優秀的，我擔任天王星集團的總裁，他就一直很不服氣！」

「看樣子妳在天王星集團中的敵人不少呀！」

「總裁是票選的，而且是終身職，只有兩個情形下才改選，一個是總裁死亡，一個是有了重大缺失，經紀律委員會提出，經二分之一會員連署後，可以重行改選，這個阿不都拉王子就是紀律委員會的主席，他一直在找我的錯，想趕我下台！」

思索了一下駱希眞道：

「我以爲只有一個杜柏樂才對妳的位子感興趣呢！」

金天妮冷笑道：

「每個人都對我的位子感興趣。」

「以前我從沒有聽說過這個阿不都拉王子。」

「以前會員並不是他找表，最近他才得到阿拉伯部份四十七名會員的支持，擔任爲代表。」

「你們究竟有多少成員？」

「三百多人，共分爲十個地區，每個地區有一名代表，參與總會的行政事務。」

「妳是總會的總裁？」

「總裁是我叔叔金元基，金氏企業的總裁，我只是執行副總裁，專門主管天王星的事務。」

「可是妳整天都在研究所工作？」

「是的，因爲這是天王星最重要的一個計劃，我們已全力投入，我當然要在此地坐鎭！」

「全力投入？你們在這個計劃上投資了多少？」

「超過了一千億美金，這是一項空前所無的大投資，除了天王星之外，想怕也沒有第二

個集團能夠負擔的了。」

駱希眞也不禁咋舌了，超出一千億美元，這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麼鉅大的資金，投入在一個毫無把握的計劃，這不太冒險了嗎？畢竟深入地心是一件史無前例的創舉，究竟能否採取到那種新元素也未可知！」

「我們已經作過最精確的計算與探測，那是絕對沒問題，我們有了世界上最精確的電腦，來作一切的計劃與分析，應該是不會失敗的！」

「但也可能出差錯的，一點計劃上的漏失都會導致失敗的，電腦只會計算，却不會思考，他還是要靠着人腦輸入資料才能作分析……」

「不錯，那個採取的計劃也許不能夠立即成功，所以我們才要作很多次的實驗和試探，每次往地心推進，我們都不想一步即成，把它分成幾段來完成，推進一段後，我們就停下來，對前面不可知的地方，作更深入的掃瞄，資料分析，直到我們能完全把握了，才推進到下一段……」

她吐了一口氣，繼續道：

「天王星的成員，集合了世界的財富集團，權威科學家與工程師，他們都很精明，不會盲目從事一項投資的，就算我們的計劃受了阻擾而無法實現，我們的投資也不會落空，就是那架潛艇的製作，也超過投資了。」

「那艘潛艇值一千億美金？」

「潛艇的造價是四千萬美金，但它的技術却是最先進，至少領先了目前的技術五十年之久，這些投資若是出售的話，其價值已經超過了三千億美金。」

「這麼說來，目前你們已經賺了一倍的利潤！」

「那祇是指出售我們的發明與技術而言，若是我們獨家壟斷，獨家製造、販賣的話，再加上一倍都不止，光是我們製造潛艇外殼的那種合金技術，就可以把全世界現有的軍用飛機、軍艦、潛艇、戰車都推翻，我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囊世界各國的國防經費，我們所製的重軍備一出，可以叫現有的那些軍備武器變成玩具。」

駱希眞先前的確沒想到這一點，但是聽金天妮一說，還眞有這種可能。

用這種合金來製作的飛機可以達到超度的耐高溫，與堅硬度，不怕飛彈，不怕砲火攻擊，那還不是所向無敵了嗎？」

他想了一下道：

「那你們就利用這些發明和技術，就可賺足大錢了，何必還去採取什麼新元素呢？」

「你這是開倒車的做法，戰爭只有毀滅，使世界變得更窮，那可不是我們的目的，我們

希望的是世界富足，我們才有錢可以賺，而且我們也不賺殺鷄取卵的錢，我們寧可一次賺得少一點，却是一條源源不絕的財源。」

這番話是駱希眞聽得進的，使他對金天妮的印象改變了不少，因此他笑着道：

「你們有這種認識，世界上的人就有福了。」

「駱，我的話不是口號，是十分誠意，例如我們云採取那種新元素，供給全世界廉價而富足的能源，就是爲了實現這個理想。」

「好，我相信妳們的努力，所以我才參加進來幫忙，否則光憑一份優厚的待遇，還不夠使我賣命的。」

金天妮道：

「你的幫助太大了，我十分感激，因此我希望你能給這個阿不都拉一點教訓，使他的超人思想能收斂一點。」

「可是我覺得他很謙虛呀！」

「一個億萬富豪在向人談到財富時，很少說自己有多少錢，只說他有些小錢而已，這也是謙虛，有些人不在表面上炫耀自己，但是他在私底下的自尊却比誰都強烈……」

「反正妳就是要我跟他打一架。」

「不是我要你跟他打一架，而是他要找你打一架，他自認技擊天下無敵，就是容不得一個比他強的人。」

「那就讓他贏好了。」

「駱，絕對不可以，如果你輸給了他，他就會更爲狂妄了，而且極力地會發動排擠我。」

「那不是要經過票選的嗎？」

「他是紀律委員會的主席，要找我一點錯是太容易了，如果他能保持一個永不失敗的記錄，很可能會爭取到比我更多的選票，天王星的成員都是些頂尖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超人意識，他們崇尚強者，駱，幫幫忙好嗎？」

駱希眞只有道：

「好吧，我盡我的努力，但我不敢說一定能勝得了他，我從他的談話中，已經知道他是極爲強勁的對手。」

「只要你努力了就行了，當然我也不能要你一定勝利，我相信以你的功力，即使勝不了他，也會使他明白我們華人的不可輕侮。」

這似乎變成了種族之爭了，駱希眞笑着出去，金天妮迫不及待地宣布了駱希眞答應接受

切磋的事，立刻引起了一陣歡呼。

那些貴賓們已經開始在互相下賭注，搏誰勝利，金天妮不但作經手人，而且也參加了賭注。

天王星的成員們都是鉅富，賭注大得驚人，霎那間，就達到了一千萬美金。

外來的賓客們都搏阿不都拉勝，顯然是他們見過阿不都拉的身手，知道他是無敵高手。但是研究所中的人員，却都搏駱希眞勝，他們對駱希眞有信心。

金天妮笑笑道：

「駱，現在你也可以說是爲了自己而戰了，你有一百萬美金的采金呢！」

「我可沒有下注！」

「你不必下注，假如你贏了，你可以得到賭注的一成爲采金，輸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不是毫無損失嗎！」

「看起來沒有，實際上你損失更多，你失去了一個武術家長勝的榮譽和信心。」

「一個練武的人，絕沒有必勝的說法，他應該先具有接受失敗的心胸和修養。」

「那是指一般的初入門者而言，對你這種成名的人就不同了，你喪失了信心，就會喪失鬥志，倒了下去，就很難再爬起來了。」

駱希眞笑了一笑，沒有再辯下去，這是一個無法抬槓的話題。

金天妮是那種無法接受失敗的人，她那種超人的優越感，使她的字典中沒有失敗者這個名詞，所以她要求她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是優勝者。

切磋會終於舉行了，由約克擔任仲裁，他是相當權威的技擊名家，倒是可以勝任的。

阿不都拉王子是全付披掛上陣了，他的身子穿了軟皮背心，腰中圍着厚寬皮帶，小臂上戴着護套，套上嵌着尖刺，如果給他揮上一下，立將皮破血流。

仲裁人立刻提出抗議道：

「這不公平，徒手比武，應該是不能帶武器的。」

阿不都拉道：

「這不是武器，沒有殺傷力的，只是一種裝飾品而已，駱先生難道會怕它嗎？」

他在自己的胸膛上用力地敲擊了兩下，尖刺只造了一些凹下的印子，却沒有破皮，證明了他的氣功很到家。

駱希眞笑了一下道：

「沒關係，中國武術講究的是點到爲止，挨一下也不會太重的。」

阿不都拉道：

「駱先生，我學的是阿拉伯的功夫，每一招都很實在的，你若是沒有練過氣功，我可以換一付臂套，這銀釘挨上了很厲害的。」

駱希眞道：

「不必了，我相信還挨得起，而且我寧可被銀釘擊中，也不想被王子的靴尖踢中，那是包了鋼的吧！」

阿不都拉笑道：

「是的，這是我搏虎時的行頭，我平常練武，那是以獅虎爲對象，牠們皮堅肉厚，只有帶些道具才能擊倒牠們，練久了，就成了習慣了，駱先生，你也可以帶些護身的防禦裝備的。」

駱希眞道：

「我不需要，中國功夫就是以氣爲主，氣之所在，肢體如鋼，那就是最好的防禦裝備。」

切磋的地方是一座方形的木台，四周拉了繩欄，像是拳擊台一樣，旁邊設置了十幾張的野餐桌，以供那些貴賓們入座，畢竟這是場一千萬美金的戰鬥。

駱希眞穿的是中國功夫裝，腰中纏着布帶，衣服很貼身舒適，具有保護作用而不影響動作。

兩個人出場後，相互作戰，約克以英語宣布了一些比試時的忌條，也不過是例行公事，雖然他要求的也是點到爲止，但是高手過招，手下立判生死，這一套形同虛設。

兩個人開始交手了，駱希眞先以遊招試探，他要了解的是對方的功力，也就是要知道對方勁力發揮的程度。

阿不都拉出拳却虎虎生風，駱希眞用掌心接了幾拳，發現對方的勁力渾厚，底子相當扎實，只是他的出手太兇狠，落手處全是要害，足以致人死命。

幾度交接，駱希眞都是以靈巧的手法化開了對方的殺手，同時也還擊了幾招，打中在對方的胸背肩頭等處。

那些地方都有皮甲護體，不會受傷，只是乒乒乓乓的聲音很好聽，也使那些買駱希眞贏的人興奮不已，高聲叫好。

但是駱希眞却毫無喜色，他擊中了對方幾招，絲毫沒造成對方的傷害，反而使自己打得更辛苦。

因爲阿不都拉的拳頭也好，脚尖也好，所攻的部位都是要命的地方，挨上一下不死也會重傷。

對方是個王子，貴族，可是他搏鬥時，却像個不要命的無賴，拼上了性命，放開自己的安危於不顧，似乎一心只想跟對方同歸於盡。

駱希眞不住地繞着對方轉動，化解對方的殺手，辛苦異常，幸好他的底子好，耐力足，會的武功也雜，才能應付那一連串的急攻。

激鬥進行了十分鐘，沒有片刻的休息和冷場，使得旁觀的人都緊張得透不過氣來。

一千萬的賭注雖不小，但是在這一批大富豪眼中却不算什麼。

他們是爲戰鬥的精采而緊張，接連十分鐘的搏戰沒有休息，這是世間少有的，雖怪大家都把這十分鐘着成一世紀那麼久長。

決鬥繼續進行下去，攻搏更現激烈了，而且兩個人也互相擊中了對方的重要部位幾次，顯然地他們都很能挨。

當一方被擊倒地時，約克立刻跳前，把他們隔開，然後開始計數讀秒，當倒地的一方在十秒鐘後，還是不能爬起來應戰，就要算是失敗。

在後來的五分鐘內，駱希眞被擊倒過三次，但他也擊倒對方兩次，雖是多中了一下重擊，但他每次都很快起來證明他的體能極佳，沒有受到傷害。

倒是阿不都拉被擊倒的兩次，所挨的部位都不是要害，是駱希眞以重手造成的，使他爬起來時略見遲緩。

兩人之間的優劣已稍稍可見，阿不都拉是要稍遜一籌的，但那激起了他的鬥志，使他像一頭發了瘋的猛虎般，攻勢更形猛烈。

忽而，兩個人又一次的面對面接觸，駱希眞屈指如鈎，當面點了出去，手指觸到阿不都拉的眼皮上，雖只輕輕的一碰，阿不都拉已經受不了了，怪叫一聲，撩腿反踢而出，踢中了駱希眞的腿側，自己迅速退後跳開，定了一下神，使視力恢復了一下，看見駱希眞用手扶着繩欄，似乎被那一脚踢得不輕，他心中一喜，跳上前再想攻擊時，仲裁的約克大喝一聲：

「住手，王子殿下，你已經輸了。」

「我輸了！我沒有倒下，怎麼能算輸？」

「那是駱先生手下留情，他點中了你的眼睛……」

「不錯，可是我即刻還了一腿，如果以受傷的程度看，他應該比我嚴重才對！」

駱希眞手扶繩欄，額上汗如雨滴，顯然在忍着極大的痛苦，約克却冷笑道：

「王子殿下，駱先生之所以會被你一脚踢傷，是因爲他要把全身的勁力從手指上煞住移開，否則他挨得起你一脚的，你却很可能沒命了，即使能活着，也將成爲一個雙目全盲的瞎子。」

他走上前，將駱希眞的右手拿開。

駱希眞的左手一直維持着鈎形的姿勢，扶住了繩柱上皮墊，等他的手拿開了，才看見皮墊上有兩個洞，那正是他的手指插入後造成的。

約克道：

「駱先生的勁力本已集中在手指上，但是他不願意傷及王子，所以才臨時收起勁，也因爲這原故，使他才挨了一脚，王子，你認不認輸？」

看了那兩個洞，阿不都拉的臉色變了，他知道駱希眞的確是手下留情，否則那一戳足可將自己的雙目戳穿。

更因爲他凝勁未發，在挨上自己一脚時，毫無抗力，一直擋到皮墊時，才把勁力散發出去。

照西方的拳擊規矩，自己可以上前繼續攻擊，對方一定非輸不可。

但是阿不都拉畢竟是個練武的人，沒有這麼厚的臉皮。

他一步上前跪在駱希眞的面前，吻着駱希眞的脚，這是阿拉伯人最尊敬的敬禮。

四週的觀衆，知道搏鬥已經結束了，阿不都拉的跪下就是認輸的表示。

搏勝者立刻圍住了駱希眞，想把他抬起來，可是約克立刻阻止了他們，只有他知道駱希眞此刻忍受着多大的痛苦及付出了多大的代價。

□□　□□　□□

駱希眞所受的傷，的確不僅僅是痛苦兩個字能形容的，他被扶進休息室時，只有金天妮和約克跟進去，還有就是他的幾名師弟。

他們解下他腰間的布帶，發現裏了七八層的厚布都穿透了一個洞，他的腰上也有一塊淤青。

那正是腎臟的所在，也是人體的要害之一，很少有人能挨上如此重擊後，還能活着的。

但駱希眞也不是僥倖，他憑的是自己的眞本事，硬是運用氣功來挨了這一下。

他的師弟，立刻用活絡的油膏替他擦上了，輕輕地按摩着。

約克則拿着那條纏腰的布帶，把破洞上的一些布屑取下來，那是經阿里的脚尖踢出來的，一面咋着舌頭道：

「碎帛如粉，這傢伙的功力眞深，這一脚若是直接踢在肌膚上，怕不會將腰部踢穿，駱先生，你能硬抗下來，實在是了不起，不過爲了安全起見，我建議你去作一次超音波檢查，看看腎臟是否受了損傷，照他所施的勁力看，恐怕是很難不造成內傷的。」

駱希眞搖搖頭道：

「不必了，我有把握，所受的只是皮肉之傷。」

「駱先生，作一次檢查對你有益無害，這種事情可耽誤不得，如果賢臟受了震裂，就必須立刻動手術的！」

駱希眞道：

「謝謝你的關心，不過我是眞的有把握，我的傷就是皮肉上的那一點，阿里練的是外功，他的勁是陽剛之類，運氣能擋過了就沒事，我幸虧讓他踢在腰上，有腰帶擋了一下，否則倒眞的不太吃得消，他的脚尖包了鋼，那等於是拿大鋼炮狠狠地敲了一下。」

金天妮道：

「是啊，他的靴頭是尖的，不能算是鋼鎚，說是鋼槍還差不多，幸虧是踢在有保護的地方，要是落在別的部位，那還得了。」

約克笑道：

「大小姐，阿里在先前不知攻出多少腿了，駱先生都能巧妙地閃開了，如果沒有相當把握，他怎會讓這個部位被他踢中的。」

金天妮一怔道：

「這麼說，你是故意挨這一脚的？」

駱希眞道：

「倒也不是故意，能夠避免，我還是想設法避免的，我只是在無可避免下，選擇地挨上這一脚。」

「這是怎麼說呢？」

「阿里實在是個好手，我的技藝跟他差不多，只有打鬥的經驗比他豐富一點，爲了爭取那一招先手……」

金天妮立刻道：

「駱，你那一招明明可以勝過他的，爲什麼要讓他？」

「我沒有讓他，約克不是作了仲裁，他也心甘情願地認了輸。」

「可是你却拼了自己受傷而放過了他。」

「我們只是切磋，講究點到爲止，我那兩指若不是加以控制，他不僅是失明而已，還可能送命的。」

約克道：

「不錯，我事後也試了一下那皮革的韌度，想要以手指穿刺它，勢必要五百公斤的推力

，那也足夠把人的頭骨刺穿了。」

「那也沒什麼呀，你們事先已經簽置了文件，聲明萬一有所死傷，也都與對方無涉的。」

「那只是文件上如此簽署，防止失手而已，能夠不傷人，還是不傷人的好。」

「你對他客氣，他却對你不客氣，看看他這一腿，分明是想要你的命。」

「他練的是外門功夫，出手難以控制，也很難收得住，這倒不能怪他。」

「人家要你的命，你還幫他說話，我眞不懂你這個人是什麼變的。」

說完她氣冲冲地扭頭走了。

駱希眞笑笑道：

「這位姑奶奶像對我沒殺死阿里，感到很生氣。」

約克也笑道：

「恐怕是有一點，因爲阿里是跟她最不合作的一個，也是最有可能把她給擠掉的一個。」

「殺死了阿里也沒有用呀，他只是阿拉伯集團的代表，死了一個，另有一個會起來遞補的。」

□□　□□　□□

「這倒不盡然，阿里的弟弟是第一順位繼承人，那是個有名的花花公子，對大小姐十分傾倒，如果巴里王子接替了他哥哥，我們的金大小姐就可以大權一把抓了。」

「假如是如此的話，要安排一個人死亡太容易了。」

「沒有那麼容易的，如果阿里王子死於意外，他們那個集團一定會盡全力追究原因緝兇，被人查了出來，那就得不償失了，只有讓他死於自然，才不會引起爭論。」

「死去決鬥場上不算意外嗎？」

「不算，阿拉伯人好戰尚武，死於公平的決鬥是一件很光榮的事，倒不會引起爭議。」

「那也可以安排呀，天妮可以聘一些好手來跟阿里決鬥，然後再殺死他呀。」

「沒這麼容易，阿里這人也不輕易邀鬥的，不是眞正夠身份的武術家，他沒有一鬥的興趣，而且你也能了解，在決鬥場中要殺死阿里，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駱希眞笑了一下道：

「我明白了，我跟阿里的這場決鬥，恐怕還是大小姐有心安排的，想借我的手除去他的，難怪她剛才要如此生氣了。」

「大概是的，駱先生，跟着這樣一個心狠手辣的女人做事，太沒有意思了，你爲何不考慮離開她呢？」

駱希眞輕輕一嘆道：

「約克，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若離開了，研究所的安全主任也不會由你來擔任的，天妮對你的身份也了如指掌，她不可能那一個國家控制的。」

「但我們有辦法安排，設法孤立她……」

駱希眞道：

「約克，別太迷信你的國家了，在世界的形象中，你們已經不再居於領導地位了，由於你們政客的離信背義，你們CIA一些強加干涉別國內政的措施，大家都很討厭你們了，我在這兒幹一天，還可以維持你在這兒佔一角，我今天離開，明天就有人踢走你。」

約克也不禁默然，他自然知道駱希眞說的是實話，由於政府的反反覆覆，在幾件事情上背棄道義的事實，世人感覺上，美國已不再是一個可信賴的盟友。

遺憾的是他只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幕僚，無法改變五角大廈中的決策者，重新塑造起世界領導者的形象，

駱希眞經過一陣按摩和休息後，幾乎已完全復元了，他換好了衣服，來到夜總會中，那兒已開始舞會，金天妮穿了一套很性感的晚禮服，跟阿里王子在池中婆娑起舞，舞曲是一支探戈。

那是一種十分典雅而又需要高度技術性的交際舞，阿里對這種舞步顯然還不太嫻熟，跳得很生硬，但他們顯然又是很受矚目的一對，別人都停了下來，讓出了空間給他們去表演，那使阿里更窘迫了。

駱希眞在一個間奏時，很禮貌的上去，拍拍阿里的肩膀，示意要取代他。

這在一般說來，是不太禮貌的舉動，尤其是對阿里王子這樣的貴賓。

但駱希眞在擊技中勝過了他，是夠資格這樣做的。

而阿里也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朝駱希眞一鞠躬，把金天妮交給了他。

駱希眞的舞技是第一流的，他跟金天妮也不是第一次搭擋，兩個人第一次共舞時，就因爲十分和諧而把感情拉近了一步。

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熟悉後，他們的默契更更好了。

樂隊奏到第二支曲子時，本來已經有人進場共舞了，但不過才跳了幾個音節，就自動地退了下去，改成爲欣賞者了。

舞池中仍然只剩了一對，不過先前對阿里和金天妮，是爲了禮貌，現在則是出自內心的

激賞。

這兩個人跳得太好了，太完美了，他們已經超越了職業水準，所以當一曲舞罷，他們翩然歸座時，四周才響起了如雷的掌聲。

阿里親自端了一杯酒過來，祝賀道：

「二位跳得太好了，敝人深致敬意。」

金天妮看了他一眼笑道：

「那我們就太榮幸了，王子是很少誇獎人的。」

阿里笑着道：

「很少誇獎而不是從不誇獎，我這個人只是眼光高，却不是驕傲，對於眞正完美的事物，我還是會衷心致敬的，只是我從不作虛僞的客套而已。」

金天妮哦了一聲，阿里又道：

「天妮，想我說句不客氣的批評，妳的舞技只是好而已，却算不上是高明，因爲我先前邀妳共舞過，眞正高明的駱先生，他帶領得太好了，眞像是探戈的精靈，一步一動，都滲透了探戈的靈魂。」

這個人實在會說話，而且懂得如何讚美別人，金天妮似乎不願意跟他多談話，站了起來道：

「既然你如此欣賞駱先生，想必希望跟他能多談一下，我要招呼別的客人去，你們談吧！」

阿里笑道：

「天妮，妳最可愛的地方就是善於掌握別人心中所想的事，我的確是很希望和駱希眞作一番長談。」

金天妮笑道：

「我只是暫時把他借給你，可不是把他讓給你，你可別試圖從我手裡挖人，我不會放手的。」

阿里只尷尬的一笑，金天妮已經像燕子般的飄走了。

阿里望着她的背影，嘆了口氣道：

「魔女，魔女！在她面前，我永遠無法掩藏心事她的眼睛比X光還厲害。」

駱希眞道：

「王子似乎很欣賞她？」

阿里嘆道：

「豈止是欣賞，我還向她求過婚呢！」

駱希眞哦了一聲，的確感到很驚奇。

阿里又嘆了一口氣：

「我心裡有那個意思，還沒有開口，她却已經先開了口，問我是不是打算向她求婚，是不是想利用婚姻爲手段，合併她的金氏企業。」

「王子是怎麼回答的呢？」

「我還能怎麼回答，因爲我心中的確是那個打算，如果我的國家資產再加上金氏企業，我們可以掌握世界十分之一的財富，所以我老實地承認了。」

「她又是如何回答呢？」

「她對我大笑了一陣，然後對我說，『這是我一生中聽過最好聽的笑話。』而丟下我走了。」

「這……未免太過份了！」

「這倒不怪她，事後我詳細地調查了一下金氏企業的財產以及她所握有的股份，我也認爲自己是在做一個可笑的美夢，她所掌握的財富比我多出五倍，而我却要她把一切都交給我……」

駱希眞一時聽不懂他的話。

阿里又解釋道：

「我國的法律，女人是沒有財產權的，她們婚後，一切都將屬於她的丈夫，我向她求婚，等於是在乞討五分之一的世界，我的確是在說笑話。」

駱希眞仍然不知道如何接口，甚至於也無法問問題。

駱希眞只是從另一個角度上轉移問題道：

「她眞有那麼多的財富嗎？」

「絕對不假，我聘了世界上最好的私家偵探，花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調查到她手頭所擁有的鑽石與黃金，幾乎是世界總貯量的五分之一，她用二十個化名，存在世界二十家最大的銀行保險櫃中，還是一筆暗中的財產，只要她拿出來拋售，立刻可以擾亂整個世界的金融。」

「她眞擁有這一筆私人的財產嗎？」

「是的，一點都不假，曾經有幾個財團，聯手想吃掉金氏企業，結果反而被金氏企業整垮，每當金氏企業的頭寸緊縮時，他們總能以大批的黃金與鑽石作爲抵押而獲得大筆的支緩……」

「她那來的這麼多的黃金與鑽石呢？」

「不知道，這是一個謎，她的財富藏在保險箱中，必要時才拿出來周轉一下，所以也不列入世界任何一家銀行的估計之中，但這是一筆隨時可以動用的財產，所以才可怕，她能在一夜之間，使世界大亂……」

「那她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了。」

「以財富而言，應該是的，像她現在所主持的研究所，沒有龐大的財力是無法負擔的，她幾乎是獨力在擔負。」

「不是天王星集團共同擔負的嗎？」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的，全部的資金是二十億美金，金氏企業承擔了七億，其餘十三億由二十多名會員分別擔負，但沒有一個會員所佔的股份比她更多，所以由她擔任主持人，總負其責。」

「據她說是由會員投票選舉的！」

「這也不錯，但是誰也無法跟她競爭，因爲她能提供的研究員名單，都是絕世之選，除了金氏企業，也沒有第二家能提供相對的技術支持，我們都相信她給那些研究工程師的待遇另有暗盤，而且高出明碼多倍，因爲我曾經以高於明碼兩倍的代價，想挖走其中幾個技師結果一個都弄不走，實在令我很洩氣！」

「王子對她的了解很深？」

「可以這麼說，也許我對她的了解還不夠徹底，但却是最深的一個人，這些資料我花了大量的金錢，很長的時間才得到的，我也沒有對第二個人談過。」

「我是第一個知道的人？」

「第二個，第一個是我，但絕沒有第三者了。」

「王子，我有點不明白，爲什麼你要告訴我這些？」

「因爲你是個很特別的人！」

「我特別？王子太謬讚了，我是個普通平凡的人。」

「你曾經拒絕過天妮的求婚，能抗拒這麼一筆大財富的男人，絕對不是平凡的人！」

駱希眞笑笑道：

「王子怎麼知道的，我們那些談話是在很隱蔽的地方進行的……」

阿里王子笑道：

「當我全心全力在調查這個女人時，她的一舉一動都不會漏過的，只有一個地方我到不了，那就是研究室的特別會議室，如果下次你們要談愛的話，不妨在那個地方……」

駱希眞笑了道：「王子，你很愛她嗎？」

阿里笑道：

「阿拉伯的男人字典中沒有這個愛字的，至少，我們不會愛一個女人，我們娶一個老婆有很多原因和目的，絕不會是爲了愛情，駱先生，你和天妮要好，我絕不嫉妒，我今天來找你談話是對你提出請求！」

「什麼請求？」

「請你幫助我調查天妮！」

駱希眞頗爲驚奇，阿里誠懇地補充道：

「我這個請求絕無自私的意圖，因爲你拒絕過她的求愛和求婚，我認爲你能無視於她的誘惑，才大胆地向你提出請求！」

「你不是已經對她展開了調查嗎？」

「是的！我一直都在努力，但是我認爲還不夠，總還有一些無法接觸到的部份，那也是最重要的部份。」

「那一些部份呢？」

「很多我無以理解的部份，比如說這次研究的目的，我認爲她一定另有目的的。」

「因爲她投入太多，我在暗中作了一個估計，她在這個研究計劃中，投入的資金，將近百億美金，就算她的計劃成功，將來也要很久的時間才能回收，她慷慨得沒道理，雖然她說那種新能源的發現能造福人群，但她顯然不是那種人，她是個很現實，唯利是圖的……」

阿里王子接下去的話，却使駱希眞感到萬分的震驚：

「駱先生，我還要請你調查的，就是天妮的背景！」

「她的背景有什麼不對嗎？據我所知，她是華裔的英國人，是個混血種，她的母親是一位英國貴族的女兒，她的父親是金氏企業的總裁，握有金氏企業中百分之四十的股權，金家詳死後，她因爲是獨女，又繼承了全部股權。」

阿里王子苦笑道：

「這些是一般人知道的，而我所知道的，却比一般人還多，金氏企業的興起，只是近二十年的事，金家祥有六個兄弟，都是學經濟的，分別在七家大公司中擔任各種職位，最高的是金家祥，他是牛津的畢業生，擔任倫敦ＫＩＮＧＳ公司的分公司經理，而該公司的總裁就是他的岳父！」

「他是靠裙帶的關係而發跡的？」

「我不知道，反正他結婚沒幾年，他的岳父就去世了，他的妻子承繼了全部的財產，但

她却因爲健康的關係，常年臥病，一切都由金家祥做主，金家祥的確厲害，在他接任總裁的十年之內，不但將KINGS企業擴展了十倍，而且還幫助他的兄弟們一一爬起來，吃掉了所服務的公司，歸併在KINGS公司之內，成立了所謂金氏企業。

「原來KINGS早就有了，並不是金氏的譯音。」

「不錯，KINGS本來是個賠錢的行業，虧損累累，在金家祥接手後，業務才好轉的……」

「那是他的經營得法了？」

「他本人是學經濟的，但是他在地質學上，却是無人能及的權威，他的企業投資在地產和礦業上，使他賺足了錢，他花廉價買下的荒地，又以廉價向當地的政府取得礦產開採權，結果都因爲發現了大批的礦產而獲巨利，甚至於他買下了別人已廢棄的舊礦，都能再次發現礦苗。」

「是他的運氣特別好嗎？」

「他自己是那麼說的，不過別人的研判却是他對地質的判斷特別精確，知道那兒有寶藏……」

「就像這一次他們在地下找到了那種新的放射元素？」

「是的，現在世界上幾種稀有的新的放射元素，幾乎都是金氏企業發現的，所以他們獨佔了這一個行業。」

「好了，我了解金氏企業的大致內容了，現在王子可以說出究竟要我做些什麼了？」

「我……駱先生，請你先做好心理的準備，仔細地聽我的話，我希望你證實一下，金天妮究竟是不是地球人？」

儘管駱希眞的心中已經準備了千百種答案的可能，却沒聽到阿里會冒出這種一句話的。

「你的意思是說她可能是外星人嗎？」

阿里搖搖頭：「不……但我們也知道，我們並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人類！」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明顯，這地球上有一種生物、智慧、形相都和人類差不多，但他們不是人類！」

「祇要他們居住在地球上，而且又具有人的形相和智慧，他們就是地球人。」

「也可以這麼說，但他們却跟我們不太一樣！」

「那祇是生存環境的不同而已，在南美原始叢林中的原始人跟紐約市街頭生活的人，在

「爲什麼呢？」

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異，但他們却是同一種人類！」

阿里王子同意地道：

「我同意，原始人和紐約人之間，不管有多大的差別，但他們之間基本的生存條件和能力是相同的。」

「天妮難道跟我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嗎？」

「是的，她有一些超異尋常的地方，第一是她有一種特異的心靈能力，能夠叫人做一些不由自主的事……」

駱希眞立刻想起剛認識金天妮的時候，她曾經號令着一批地痞流氓，而且命令過一個扒手步入海水中自殺的事，那些黑道中人對她畏如蛇蠍，暗中把她稱爲魔女。

阿里見他在沉默着，忙加以補充道：

「這種能力對一些神智特別堅強的人，可能不會有太多的影響。」

駱希眞又記起了，他跟金天妮有所紛爭的時候，金天妮的目中往往有碧光一閃，有時自己會不自而然地放棄自己的立場，接受她的建議，有時，兩個人的立場特別顯着不同，那時自己會很堅持，而金天妮却表示退步了。

因此，駱希眞相信她是有這種能力的，而且也不止一次地對自己運用過這種能力。

只不過不是每次都成功，但是駱希眞的口中却辯道：

「有些人是具有這種能力，那是一種催眠術……」

「是的，我知道，但是那種能力是後天學習而得的，不像那一族的人，幾乎是與生俱來的。」

「那一族的人？」

「我也不知該如何地稱呼他們，姑且名之曰地心族吧，他們是一夥居住在地心的人類！」

「地心有人類嗎？」

「據我所知是一種，居住在地心附近的一個世界中。」

「地心是一片熾熱的熔岩，沒有生物能生存的。」

「駱先生，我們對地球的了解太少了，據我所知，在地心另有一個世界，他們是生存在一個地底的大空穴中，這個空穴大約十五萬平方公里大小，一樣有山川河流，那兒生存着一批人類……」

「眞有這麼一個地方嗎？」

「的確是有的，有一位探險家曾經進入到那個世界，出來後寫過一篇報導……」

「怎麼沒有聽見有這種新聞呢？這應該是舉世震動……」

「那個探險家出來後，神智有點不清，別人以爲他是胡說八道，根本沒有人相信，不過我的判斷，那個探險家的發瘋恐怕是地心族的人造成的……」

「王子怎麼知道這種事的呢？」

「我因爲專心研究金天妮，然後聽見了這個傳說，找人去深入了解，結果找到替那位探險家整理筆記的女打字員，她還記得一些內容，可是她沒有把她的記憶內容全部覆述出來，就自殺而死了！」

「自殺，怎麼自殺的？」

「這也是一個謎，根據驗屍的結果，她是用自己的手硬把自己扼死的。」

「那有這種可能，人把自己的脖扼到透不過氣的時候，就沒有力氣而自動停止，氣又回過來了。」

「可是那個女的就是那樣把自己扼死了，而且那段時間，金天妮正好去拜訪我，我相信是她動用心靈感應力造成的……」

駱希眞沉吟片刻後才道：

「地心族的人還有什麼特徵？」

「他們對地質的知識很豐富！」

「這可不能算是特徵，一些地質學的專家們都有這種知識。」

「可是他們的知識不經學習，似乎生來就有的，金天妮從沒進過學校，她曾經找過一些家庭教師，但都是以文學和經濟爲主，沒有一個是科學家……」

駱希眞點點頭道：

「還有什麼特徵嗎？」

「有的，最特異的一點，就是她能像一些兩棲動物一樣，在水中呼吸，有一次，我們一起下海去潛水，大家在海底下活動了將近一個小時，上來後操作人員才發現金天妮所用的那具氧氣瓶拿錯了，那是一具漏了氣的，裡面早就沒有氧氣了，她居然若無其事地在海中耽了一小時，以後我也曾派人私下地跟踪她，發現她經常一個人作潛水活動，她不帶任何裝備，入水超過半小時以上是常事……」

這一點才使駱希眞悚然動容，雖然有人稟賦超異，可以潛入海中達十分鐘左右，但從沒有能超過半小時或一小時的，那必然是身體上的構造與常人不同了。

因此，他問道：

「金天妮的父母很正常嗎？」

「她的父母很正常，不過據我的判斷，金家祥有一個秘密的情婦，這個情婦跟他在一起有很多年了，直到他死去後才斷了來往，金天妮很可能是那個情婦的孩子，報生在他妻子的名下，他的妻子經醫生檢驗是絕對無法生育的。」

一些都是那樣的耐人尋味，駱希眞道：

「現在那個女人呢？是否還能找得到？」

「找不到了，那是個絕對神秘的人，因爲那時沒有人注意金家祥，僅在侍候過金家祥僕人的口中，得知有這樣一個人的存在而已，但這個女人很可能是地心族的人，因爲金家祥以前表現得只是個精明的商人，自從認識了那個女人之後，他才在地質上的投資有獨到的看法，甚至於領先了當世的權威科學家。」

阿里王子又低聲道：

「駱先生，我從五年前才發現金天妮的異於常人之處，花了三年的時間調查，才得到這麼一點結論，雖然還不夠精確，但我是絕對的客觀，我知道她對我已然起疑，有心在疏遠我，所以我沒有機會去接近她了，但你有機會的，我一直認爲這次的地心探測會另有目的，可能會影響到地球的安全……」

駱希眞道：

「王子，你究竟要我做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對她的看法只有這一點，完全不知道她要做什麼，自然也無法要求你做什麼，只有請你看着辦了，我知道這一切很難叫人相信……」

駱希眞却道：

「不，我相信！」

「你也認爲她是地心族的人？」

「我沒有這麼認爲，但是我承認她有許多特異於常人的地方，我會留心她的舉動的，不過，王子殿下，相信你也了解，我只是個平凡的人，對於科學的智識，我了解得有限，恐怕能做的不多。」

他沒告訴阿里，那個研究所已經引起全球的關係，不但各大國家的特務充斥其間，而且還有國際警探組織插手在監視着。

阿里王子一嘆道：

「這是一件祇有平凡人才能做的工作，金天妮這個研究計劃太超越先進了，一些科學家和學者只要接觸其中就入了迷，完全聽她的驅策而不顧一切了，我曾經向一兩位科學家遊說過，他們反斥我荒誕胡說。」

三十四

「這麼說金天妮已經知道你懷疑她是地心人了？」

「這倒還沒有，這部份構想我祇對你一個人透露，對別人，我只說她行逕怪異，居心叵測……」

「好了，王子，只要不引起她的警覺，我總是會盡心盡力的，因爲我對這件事也很有興趣，我留在這兒工作，也是想了解她在做些什麼！」

兩個人祇能談到這兒，因爲金天妮又回來了，她在這段時間，大概去喝了一點酒，臉上紅紅的。

阿里王子笑着道：「該是我把她還給你的時候了？」

金天妮笑道：「阿里，你挖角失敗了吧！」

「你怎麼知道我是在挖人呢？」

「因爲你有這個習慣，一發現了才就拼命挖了去，你從我這兒已經挖了好幾個人去了！」

阿里苦笑道：

「那幾個地質學家虛有其名，到了我那兒，連一個正確的油井地點都戡察不準，害我花了不少的寃枉錢。」

金天妮大笑道：

「那幾個專家的地理智識還不如我，所以我才放手的，至於駱，我有把握你挖不走。」

阿里道：

「妳憑什麼有把握呢？」

「什麼也不憑，因爲我也沒把握留住他，我提出了十分優惠的條件，甚至於請他做金氏企業的總裁，都無法使他點個頭，相信你不會有更好的條件了。」

阿里頗爲驚詫地道：

「你要請他擔任金氏企業的總裁？」

「你吃驚了嗎？那自然包括我下嫁的條件在內，但是駱居然拒絕了，他對我沒興趣。」

駱希眞一笑道：

「我對妳有興趣，對金氏企業的總裁却沒興趣，但你們兩者是連在一起的，我只有一起放棄了。」

金天妮白了他一眼道：

「駱，你別騙我，你明明在日本有個未婚妻了！」

「妳錯了，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她却不是我的未婚妻，她心目中另有愛人。」

「胡說，據我所知，絕對沒有，美子小姐是個很稱職的女警探，忙得連交男朋友的時間都沒有……」

「她的工作就是她的愛人，她不能爲我放棄她的工作，我也不肯爲了她而加入國際警探，所以我們只有做兩個好朋友而不談婚姻了。」

「是暫時不談，還是永遠不談？」

「她說過等她退休後，如果我還是單身，她就嫁給我，所以這不是一種約束。」

「你的婚姻必須和事業在一起嗎？」

「正好相反，我的婚姻必須和事業分開，我要娶個妻子，就必須要她完全屬於我，不能讓事業分掉一半去。」

「哼，大男人主義，自私自利！」

「天妮，男女相悅，不一定非成爲夫妻不可，我十分欣賞妳，却不想娶妳做妻子，憑良心說，妳不會做任何一個男人的好妻子的，妳爲什麼不現實一點？」

金天妮有點感慨，幽幽地嘆了一口氣：

「是的，駱，至少有十個以上的男人向我求過婚，但沒有一個人是眞正爲了要我做妻子的，我很高興你對我說了實話，我們還是做朋友。」

她又倒在駱希眞的懷中，阿里王子悄悄地離開了，駱希眞則擁着她輕輕起舞。

那是抒情的勃魯思舞曲，大家都在黯黯的燈光下相偎相依，這是情人的舞，跳不出什麼技巧，却極饒情調。」

音樂輕柔，舞步輕盈，金天妮整個地陶醉了，駱希眞是個很懂得調情的男人，知道這是帶她進房間的時候了。

他們沒有浪費時間，很快就脫去了衣服，相擁上床。

金天妮不是第一次和駱希眞幽會了，以前她表現得很生澀，這次却一反常態，不但熱情，而且還相當地具有技巧，這使駱希眞的激情更高揚了，他也運用着自己所知的技巧去配合她。

在數度的高潮後，兩個人都在極度的滿足後感到十分疲累，駱希眞居然睡着了。

他是被一陣水聲吵醒的，那是金天妮在淋浴，駱希眞也想上廁所方便，但是浴室的門却被扣得緊緊的。

駱希眞不禁很奇怪了，金天妮在他面前喜歡裸體，因爲她那玲瓏的曲線不僅是一種誘惑

，也是一種炫耀。

既是如此，她就沒有必要關了門而就浴呀，駱希眞記得她還上厠所去小便兩次，也沒有關門，那使駱希眞對她的淑女印象又打了點折扣。

爲什麼要關門呢？

駱希眞做了件很不君子的事，他趴在地上，從門上那條窄縫中望進去。裡面的形象使他大爲吃驚，他看見了一個光光的大美人，所謂光光，不是沒穿衣服，而是一種眞正的光，光得沒有一點毛髮！

光禿禿的頭，光禿禿的身子，不見寸毫。

她的毛髮全在梳枱上，假髮、腋毛、陰毛，全是人工的，她剛擦掉身子，把這些毛髮，一塊塊地貼回去。

這實在使駱希眞難以理解，有人是因爲體質特殊而致全身寸毫不生，一切要靠人工的。但金天妮是連身上的汗毛都沒有，她的皮膚光滑得就像是由瓷器燒成的釉，難道她的身體結構眞與人不同嗎？

□□　□□　□□

金天妮浴罷出來了，仍是赤裸裸地站在他的面前。

最讓駱希眞感到不解的就是她手臂上的金色柔毛，細而柔曲，長在她那白瓷的手臂上，別增一種嫵媚之態。

然而駱希眞剛才的確看見她光潔的手臂上沒有一點毛的。

頭髮、陰阜、甚至於腋下，都可以用僞裝的毛髮，用來掩飾某些不足，但是在手臂上去僞裝毛髮却是過份了，除非是去僞裝什麼？

駱希眞儘量地回憶了一下，終於想起了她要僞裝的是什麼了。

她要掩飾的是她那一身肌膚，由於太完美了，美得不像是人類所有，所以才要加以僞飾，裝上一點瑕疵。

先前在門縫上，看她貼上了陰毛和腋毛，駱希眞就有一種不調和的感覺，那些毛髮的增加眞是破壞了美感。

阿里王子的資料中缺了這一項，那不是普通人所能搜集得到的，這個女人的確有異於常人，非我族類之感。

金天妮見他目炯炯地盯着自己的身上，也微有不安地道：

「駱，你看什麼？我身上有什麼好看的？」

「我只是發現有點不同！」

「哦！什麼地方不同！」

「我記得妳身上的毛髮，有些地方是黑色的，怎麼今天完全變了金黃色呢？」

金天妮身子一震，連忙問道：

「腋下，我們上次親熱的時候，我記得那是黑的。」

「你沒有記錯嗎？」

「沒有，那時我就想，如果這些毛髮也是金黃色的，就不會破壞統一的美感了，我正爲這一點遺憾，那知道今天就變成金色的了。」

「駱，你對我的一切都是如此的注意嗎？」

駱希眞哈哈大笑道：

「天妮，這話只對了一半，我對妳的興趣只及於妳的本人，所以對於妳身上的一切我倒是頗爲注意的，但是我對妳的工作，妳的責任以及妳的財產却毫無興趣，那是一個女超人才能擔負的工作，加在妳這種美女的身上，簡直是暴殄天物。」

「難道你也不欣賞我的能力嗎？」

駱希眞微笑道：

「妳的能力再強，知識再豐富，也強不過一具電腦去，我只要在電腦前敲一組字鍵，就可以得到任何答案了，爲什麼要浪費一個大美人去死記呢！」

金天妮嘆了口氣道：

「你要的女人只是一個吃喝玩樂的伙伴，不做一點正經事？」

「那倒不是，但是我喜歡一個像女人的女人，有女人味的女人，而不是一個女強人，我不會欺負女人，我會十分尊重她們，但不可能俯首稱臣去聽一個女人的指使，妳說我是大男人主義也好，說我主觀太強也好，反正我就是這個論調，這付德性，不可能爲誰而改變了。」

金天妮看了他半天，目中漸漸浮起了淚影，幽幽地道：

「駱，我實在遺憾太晚認識了你，若是我在沒有負起這一切責任前認識你，我一定做一個你心目中的乖女孩，陪着你一輩子……」

駱希眞笑道：

「天妮，我不想澆妳的冷水，妳若是一輩子都陪着我，妳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爲我不是那種專情型的男人，有機會讓我勾搭上別的美女，我不會放棄的。」

金天妮笑道：

「我不在乎，我會用無限的柔情來對你，直到把你感動得只愛我一個人爲止。」

「這可能嗎？妳會不在乎與別的女人共享愛情？」

「你也許不相信，但我眞會的，我這個人最大的長處就是能十分理智地處理事情，就拿對你的例子來說吧，開始時，我的估計錯誤，當我發現不能用強硬的手段來使你屈服時，我立刻就改變方法，使我來適應你，終於爭取到你的合作！」

「我的合作有如重要嗎？」

「是的，太重要了，我們的研究所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地方，構成的分子太複雜了，假如沒有一個立場超然的人坐鎭，研究工作是絕難展開的，我能找到你，可以說是十二萬分的幸運。」

她說得如此誠懇，倒是使駱希眞萬分地慚愧了，自己是懷着鬼胎前來的，但金天妮對他却似乎全不設防。

天色已經很亮了，人家都要回去工作了，因爲已經開始了試航，工作也緊湊了，金天妮的工作似加重了。

每次試航後，在地底遇見一些不明的情況時，立刻就會停下來，搜集樣品後，帶回來化驗，一直到完全能掌握情況時，才繼續前進。

金天妮聽取了每一次的試航報告，有時她就坐在無線電前跟潛艇作直接的連繫，她那豐富的知識的確能使無數的專家爲之咋舌。

有許多不明狀況的地底環境，金天妮幾乎能不經分析而作判斷，而後作了應變的指示，那些指示也是十分正確的。

她對於地心的了解，的確是無與倫比的權威。

駱希眞忍不住想起了阿里王子的話——難道她眞是一個地心族的人類嗎？

由研究所到達那一堆貯放不知名放射性元素的位置已經畫成了圈，用一條直綫表示了潛艇的進行方向。

路線不斷地修正，那是爲了避開一些地心的特殊狀況，這些狀況雖不至於影響到潛艇的進行，但潛艇的穿透會造成空隙，那也會破壞壓力的平衡而造成地殼的變動而形成災害。

特別是一些溶岩的地方，潛艇的硬行侵入會造成海底火山的爆發。

金天妮是十分注意這種事情的，而事後據各方面的評鑑結果，證明金天妮的顧慮十分正確。

研究室中的那張圖不是隨便繪製的，它是經過立體的透視顯示，等於是把地球切開來。在地底的上面，也標明了地表的位置，而根據一些權威學者的認定，金天妮的確十分重

視地球的安全，她儘量地避免了一切災禍發生的可能性，儘管爲了那些顧慮，增加了她研究工作推行的許多困難。

這個女郎似乎是十分善良的。

可是她的眞正目的又何在呢？

那張進度表上，每一段行程就用一枚大頭針拉上一根紅色的線，漸漸已經接近了目標。

那就是說，一切大功快告成了，研究室的每個人都顯得很緊張，金天妮也住進了研究室。

有一天，金天妮指着圖表道：

「還剩下最後一段了，我估計這一段距離，潛艇需要穿行十二小時。下一次航行後，二十四小時通過先前已開發出來的路，再加十二小時，也就是說三十六小時，我們就可以到達目標區，進行採取那種元素了。」

她是在對全體工作人員作簡報，駱希眞也列席了。

那些科學家們都沒有作聲或發問，他們似乎已經作過各種的預習，熟知一切的進行步驟了。

祇有駱希眞問道：

「潛艇上是否已經作好了採取的準備，那是放射性元素，可不是隨便採取的。」

金天妮笑道：

「駱，你是管安全的，果然十分盡職，這個問題好極了，我正要說明，採取的工作是由拉斐爾博士負責的，他曾經擔任過美國內華達州地下核子試爆場的安全主管，對於放射性的控制是權威，現在請他說明……」

拉斐爾博士不但作了說明，而且還採用了錄影帶輔助解說潛艇上的安全防護設備，那果然使人十分的滿意。

駱希眞自己看不懂，也聽不懂，因爲那說明中有着太多的專有名詞，而他的英文能力只夠作普通的會話。

不過他看與會的科學家們頻頻點頭，顯然這份說明使他們十分滿意。

可是駱希眞却提出了一個問題：

「潛艇上的防護裝置我看不懂，我提出一個十分幼稚而外行的問題，我看到潛艇上爲安排那一些物質，準備的空間是四立方尺，而所貯的放射元素却只有一個藍球那麼大，有這個必要嗎？」

拉斐爾博士含笑道：

「駱先生，你不要看輕這藍球大的一團放射性元素，它用來所發的電流，約可以等於兩個核能發電廠，正因爲它的放射線是如此的強烈，所以一定要足夠的防護設施，我們已經用了最精簡的方法……」

金天妮笑道：

「關於駱先生的問題，我想最好還是用另外一個例子，大家都到過動物園，幾乎每一所動物園中都有獅子，一頭獅子的體積並不是很大，但是關獅子的籠子却必須要有一幢屋子那麼大，才能夠給獅子有足夠活動的空間，這個比喻不很好，但比較容易造成一個概念。」

駱希眞道：

「我已經有概念了，我的問題却是另一方面的，潛艇所採取的元素只夠建兩所發電廠，而我們的目標却是供應全世界用電，那不夠用吧！」

金天妮笑道：

「這祇是一個開始，我們以後自然會陸續地去採取的。」

「那麼至少要有個儲存的地方，儲放已採取到的元素，請問我們的研究所中，建了儲存的設備嗎？」

就這個問題把大家都問住了。

駱希眞對研究室的一切雖然不是很熟悉，但也不陌生，他沒有看到有這種設備。

拉斐爾道：

「對啊，天妮，我們似乎忘了建一個儲存槽了……」

金天妮笑道：

「我沒有忘，研究室中沒有建儲存槽，因爲元素不能放在這裡，此地離市區太近了，不適合貯放大量的放射物，將來的建廠，設槽，我們一定要另覓安全而空曠的地方，這是核能使用安全守則的規定。」

她見大家還是張大了嘴，在等她作進一步的說明，於是又道：

「建廠、設槽的地點還沒有取得和決定，這不能草率從事的，我們也不能隨便投資下去，因爲這筆投資額太大了，不能毫無把握盲目投下，我們必須先取得樣品，在實驗室中完成無線放電能的事實，那樣才能取信於世界，而後我們才能從事正規的建設，目前我們只是跨出了第一步，離目標還很遠呢！」

「那麼這次採到的原素又如何安置呢？」

「自然是放在潛艇中，沒有一個地方比那兒更安全了，然後我們着力建反應爐，從事作發電的準備。」

「那要多久的時間？」

「器材都已經齊備了，技術人員也全在這兒，加把勁的話，有三個月就可以從事開車運轉了，我在潛艇上的貯存槽，實際就是一座反應爐，移過去就能用的，這是一項多元化的設計。」

「天妮，爲什麼不把一切準備好了再去採取呢？」

金天妮嘆了一口氣道：

「還是那句話，經濟效益的關係，建築一所小型的發電設備，要幾十億美金的投資，那是爲了這種特殊元素而設計的，不能轉作別的用途，所以在元素沒到手之前，我們不能作盲目的投資。」

她又鄭重地道：

「駱先生是爲了安全的顧慮而提出的問題，十分有見地，相信各位同仁也不十分的放心，因此元素採集到手之後，我們不但要貯存在潛艇中，那條潛艇也將停泊在地底十五公里處的第一觀測站，那兒有厚岩層爲掩體，縱然有意外，也不會危及地球了。」

這個說明果然使大家都安心了。

駱希眞的問題不是爲他自己問的。

主要是代表了許多以人類安全爲責任的機構與單位。

像世界性的國際警探等等，因爲那種元素含有高度放射性，處理的安全考慮就必須十分的周密，否則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尤其是蘇俄最近還有一所核能發電廠的放射外洩，造成的輻射區染遍及整個歐洲，大家對輻射已是談虎色變的最敏感問題了。

駱希眞不是專家，那些問題也不是他自己要問的，是一些專家透過他而提出的。

所以對金天妮的答覆，駱希眞當時也不表示意見，再由那些專家們去研究去。

不過，在以後的幾天裡，國際警探沒有進一步的反應，想來大家對金天妮的答覆表示同意了。

正式採取元素的行動終於成行。

此行需時約三十六小時，而後要十小時的工作，再加三十六小時回程，全程是七十二小時回程，全程是七十二小時，足足的三天三夜。

研究所中的科學家們和技師都十分的緊張，他們分成了幾班，日夜守在傳眞機螢幕前，跟潛艇作連絡。

但是在三十小時後，電波就受到了強烈的干擾。

那是接近那種元素時所受到的輻射干擾。

這原是在計算在內的，潛艇本身已有極佳的防輻射設備，人在裡面是不會有關係的，但是通訊却無法維繫了。

大家只有耐心地等待着，焦慮而耐心地守候着。

幸好，過了二十小時之後，信號又再度出現了，駱希眞也在螢幕前，關心地問道：

「天妮，怎麼樣，你們足足地失去了連絡二十小時。」

螢幕中的金天妮看起來十分疲倦，但也相當興奮，她以磁性的聲音道：

「還好，在進行的途中我們計算地磁強度不夠精確，航線出了點偏差，所以耽誤了幾個小時。」

「任務完成了沒有？」

「滿載而歸，那個地方這種元素的藏量十分豐富，我們祇採取了幾十萬分之一，那兒的蘊藏量超出我們的預計很多，今後的千年內，地球上的能源不虞匱乏了。」

「只有一千年啊？千年以後呢？」

金天妮在螢幕上笑得好嫵媚：

「駱，你眞不知足，一千年還嫌少，在你這一輩子裡是不必擔心了，千年之後，人類一定能想出另一種能源來代替了……而且還可以採取現在的能源呀，最多再恢復以石油爲主好了。」

駱希眞道：

「假如世界依賴那種能源達一千年之久，我擔心到那個時候，他們已經忘記了石油是什麼東西，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這種能源了。」

金天妮哈哈大笑道：

「那也許可能的，不過也不必擔心，那時候我們一定發展到外太空，到別的星球上去覓取能源了，人是不會被困難擊倒的，只要肯動腦筋，肯努力，總會有辦法的，千年之後的問題，讓我們的子孫去擔心吧，你們可以開香檳慶祝成功了。」

「等你們到達後再慶祝吧，島上來了許多貴賓，在等候着祝賀你們的成功呢！」

「貴賓，有很多的外人嗎？」

「是的，是那位阿里王子找來的，他是天王星集團的副總裁，研究所的負責人，他列名第二，妳不在的時候他有權作主，所以他邀了一些人來。」

「是那些人？你可以拒絕的！」

「那恐怕很難，除非我有一支聯合國的軍隊，因爲來的都是一些國家的元首和重要的負

責人，我如果拒絕那些人，就形成對那些國家的侮辱，要引起一次國際戰爭了。」

金天妮皺皺眉頭道：

「也不至於如此嚴重吧！」

「天妮，這次的行動引起了全球的關切，而且在島上，妳也明白無法守秘的，乾脆公開了的好，這樣我們至少還可以受到保護，避免一兩個野心國家的侵害。」

金天妮終於嘆了口氣道：

「好吧，來就來吧，反正遲早必須要公開的，只是我們又得舉行一次公開的接待了，島上的地方夠嗎？」

「我只開放了一部份地方，供有限的人參觀了一下，然後把歡迎會移到俱樂部去舉行了，那個地方比較接待方便些，妳只要準備一下出席時的演講詞好了。」

「好的，謝謝你先通知我，遙吻你一下，我愛你！」

□□　□□　□□

在俱樂部中的那次歡迎會盛況空前的。

雖然那是一次國際性的聚會，但確不是政治性的，所以香港政府樂得不管，把事情推給了金氏企業和天王星集團。

他們是民間團體，辦事反而沒有顧忌，俱樂部的地方雖大，倒底容納量有限。

因此，他們只發出了兩百份的請帖，接持四名客人。

多少有頭有臉的人，硬是被排斥於門外，因爲能夠與會的客人更有頭臉。

駱希眞作了個硬性規定，凡是國家元首及夫人一概邀請，但僅以兩位爲限。

此外，就是一些國家代表和極負盛名的科學家，也是憑帖子入場，不准多帶一個人，因此連各國的安全人員都摒於門外。

場內的安全一概是駱希眞負責，他只有找他的師弟妹們來擔任了。

另外則是國際警探的幹員們所扮的侍役等，入場擔任接待的工作。

靠這些人來擔任安全是開玩笑，然而駱希眞却十分放心。

因爲他這些師弟妹們都很靠得住，場中沒有別的人進來，份子單純，反而安全了。

至於場子的外面，則更不必擔心了。

香港當局和各國的安全人員自然會十分盡心，不讓出一點問題的。

因此，這次盛會雖無官方的人介入，却比那些國家元首們開高峯會議時，更爲安全而周密。

在會場中，也是十分的民主。

不管與會者身份多重要，到了這兒，也只是一名貴賓而已。

所有的貴賓都一視同仁，不會對那一個人特別重視，因此，氣氛倒是十分的融洽。

那些貴賓們都可以自由地交談，顯得很開心，比起一般的政治性聚會自由在多了。

金天妮帶了五位科學家是最後擔任採取工作的，他們早已準備了很充份的資料，負責解答一切的疑問。

由於這次準備得很好，答覆的講詞深入而淺出，使得許多僅具有一般知識的人也都能明白他們將來的發展。

這是一個可以改變世界的偉大行動，當然也會有一些國家受影響的。

尤其是那些完全倚賴石油爲收入的國家。

可是能源的普通發展，使他們的國家一樣受到很大的好處。

荒漠能變成良田，世界上將不再有饑饉、寒冷、荒旱、災難，這將是何等巨大的貢獻。

盛會在一片讚美聲中圓滿地結束了。

最出風頭的自然是金天妮，她的美麗、博學、多金以及主持這一項偉大而傳奇性的行動，使她成爲全世記的風雲人物。

第二個受注意的人却是駱希眞，他以前就是個新聞人物，而他的新聞中總免不了冒險刺激和美女，那使他變成了個傳奇人物。

這一次，他却是主持這一次的盛會而出名。

各國的政要領袖，在他的安排下，安全地出席了一次十分愉快而又平民化的盛會。

雖然有不少的記者們出席，但這次攝影記者的鏡頭焦點却是對着駱希眞的多。

所以，當期的時報雜誌以駱希眞作爲封面人物。

刋登了他照片，附帶也要敍述一下他傳奇的經歷。

於是他就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報聞人物了。

多少記者想進一步地訪問他時，却很難找到他，因爲他躲在那個島上，繼續擔任他的安全部主任。

金天妮摘取了一克的那種放射性元素，在實驗室中展示了那種元素的中子分裂的威力，也顯示了利用這種元素的輻射威力發電的可行性。

那使得他們的這個島變得重要了，很多國家都派出了人來，暗中保護這個島，期待着他們的成功。

駱希眞却閒在島上沒事做，因爲島的四周，已有密密重重的警戒，不再有人會來搗蛋了

。

他們的工作只是守衞在島上，防止閒人的進入吧了。

金天妮常常跟他膩在一起，他們有時在海灘上相挽着散步，有時則單獨相處在臥室中。

金天妮有了很大的改變，她不再像從前那樣的驕橫，盛氣凌人的，在駱希眞的面前，她表現出了異常的溫柔。

駱希眞曾經玩笑地道：

「天妮，如果妳早就表現如此溫嫻，我很可能早就向妳求婚了。」

金天妮輕輕一嘆道：

「我用錯了一種性格！」

這句話使得駱希眞一頭霧水，性格還能用錯用對嗎？

金天妮却不知道自己有語病，繼續道：

「剛開始我對你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而你還站在跟我作對的立場，所以我還是用一般的性格對待你，等待我在電腦上分析了你之後，才知道我是錯了……」

駱希眞大驚道：

「什麼，妳是用電腦來分析我的？」

金天妮低聲道：

「是的，跟我接觸過，較爲有關係的人，我都用電腦來分析過，輸入一切資料，找出那人的缺點，再針對那個人的缺點，我設法去控制他，利用他，只有對你，電腦的分析上找不到缺點。」

駱希眞道：

「我這個人居然是沒有缺點了！」

金天妮嫣然一笑道：

「我的分析資料方法與人不同，我是透過人性來分析的，我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你這個人在性格上只有一個弱點，就是對朋友的義氣，只有爲了友情，你才肯不顧一切……」

駱希眞道：

「也不是不顧一切，國法、人情、正義，都是我考慮的因素，我不會盲目地去保護一個犯法的朋友。」

金天妮道：

「這當然，你的行事很有古俠者之風，爲了朋友之義，可以兩肋插刀，但是極重是非，

有了那種分析之後，我第一個決定就是放了卓平，以免與你爲敵。」

「然後妳就找到利用我的方法了。」

金天妮苦笑道：

「電腦上告訴我說，要想取得你的合作，必先取得你的友誼，我只好用我自己的方法，不斷地嘗試，終於也得到一個結論，要取得你的友誼，必須先付出友誼。」

駱希眞笑道：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還要麻煩電腦嗎？」

金天妮道：

「駱，從小我就被訓練作一個超人，所以在我的生活裡，反而接觸不到這些簡單的道理了。」

駱希眞腦中回憶起阿里王子的話，不禁深深一嘆道：

「聽來妳像個機器人似的。」

金天妮苦笑道：

「我自己也這樣地感覺，我從來也沒想到我會愛上一個男人的，可是當我發覺我墜入愛河時，我才知道那種機器人的生活多麼地可悲。」

駱希眞看了她一眼道：

「世界上的事沒有能盡如人意的，有許多事，明明不想做，却又非做不可，就像妳身上的責任，妳就是不想負，却也非負起不可。」

金天妮沉默了片刻才道：

「駱，你當眞對金氏企業總裁這個位子不感到興趣嗎？」

駱希眞道：

「是的，我沒興趣，一點興趣都沒有。」

金天妮道：

「那是一筆很大的財富，全部股票大概可以值到一百多億美金，而且還會不斷地升值。」

駱希眞笑的搖頭道：

「我看見的却不是數字，而是沉重的責任。」

金天妮道：

「你可以不必負責，每年的紅利就足夠你雇用一大堆的專家來替你處理各種事務，像我一樣，我已經有一年多沒去處理事務了，可是我的私人行政部門却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十分

妥善，不要我費一點腦筋，一年內，替我把財產增加了一倍，在這個世界上，用錢去賺錢是最容易的事，駱，我把全部的股權都準備轉給你……」

駱希眞連忙要表示反對，金天妮却接着道：

「你放心，沒有條件，只是單純的轉移。」

「那麼妳自己呢？」

「我即將忙於我新的事業，全神來攪這一批新的元素，根本無暇去處理那些財產。」

駱希眞不明的道：

「那爲什麼要交給我呢？」

金天妮道：

「因爲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唯一的愛過的人。」

「妳還有許多親人！」

金天妮道：

「沒有，金氏企業中的人不是我的親人，連金家祥都不是我眞正的父親，他只是我的養父，從我母親那兒把我領養過來而已，嚴格說來，我根本不是金家的人，我母親跟金家祥的時候，我已經六歲了。」

「那妳的父母是誰？」

金天妮要求道：

「駱，你能不問這個問題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該叫什麼，反正我已經是金天妮了，就這麼叫下去吧。」

駱希眞又記起了阿里王子的話，對金天妮的身世，又多了一分肯定，只是他什麼也沒表示，只是笑笑的道：

「金氏企業的股權，妳得自金家祥……」

金天妮不肖的道：

「算了，我母親初識金家祥時，他什麼都沒有，整個金氏企業的一切都是我母親帶給他們的，我母親帶了一筆爲數近十億英鎊，鑽石和黃金，解救了金氏公司的危機，把他們從破產的邊緣挽救回來，所以這一切都是我的，我愛給誰就給誰！」

駱希眞笑笑道：

「天妮，妳這盛氣凌人的毛病又來了，金氏的股權妳固然可以做主，但是別人也有拒絕的權利，妳要給人，人家未必肯要。」

金天妮疑惑的道：

「你還是不要？」

駱希眞堅定的道：

「是的，我在日本的那個警探女朋友也繼承了一筆大遺產，雖然不能跟妳相比，但是一個人足夠逍遙地過一生了，她也想把那筆錢給我……」

金天妮忙道：

「我知道你拒絕了，駱，你爲什麼不喜歡錢……」

駱希眞笑笑道：

「我倒不是不喜歡錢，但也沒有特別地需求它，因爲我從未缺少它，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喜歡憑我自己能力賺來的錢，那才是眞正屬於我的錢。」

金天妮一嘆道：

「難怪我的電腦對你無法分析了，因爲電腦只收集一般人的資料，對一些人物是無法作正確的評估的。」

「天妮，妳一切都要靠電腦嗎？」

「我不知道，從小我就學着使用電腦去分析一切，那也很少出錯，不過最近我也發現電腦不太靈了，昨天我把自己的資料輸入了電腦，作了一次分析，結果你知道是什麼？電腦說我發瘋了，駱，我是不是發瘋了？」

駱希眞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金天妮也跟着他一起大笑，然後他們就陷入了眞正的瘋狂了。

一連幾天，金天妮都跟駱希眞寸步不離，她顯得很貪，好像過了今天，沒有明天似的。

駱希眞隱約地感到她在變，至少有孕育着一場巨變。

誰也不知道將是怎麼樣的演變，但是駱希眞心中有數，那時間不會太遠了。

駱希眞沒有等多久，終於變故發生了。

那艘貯放元素的潛艇，金天妮倒是遵約停放在地底的一處供應站，那兒有一個洞穴，距離研究所有十五公里，而且在海底。

潛艇上有兩個人留守，每天換人值班，值班的人要乘着小型的潛行車，穿好潛水裝前去。

供應站跟研究所有傳眞通訊，這一天換班時，金天妮忽然也要求參加去看一看，這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到了那兒，她又要求單獨留在潛艇中值勤，把人都遣了回來。

在潛艇中值班是最無聊的事，那些科學家和技術師都很高興，可是第二天，另外一班人去接班時，不但沒找到金天妮，連那艘潛艇也都失踪了。

這是了不得的大事，他們連忙向研究室報告了，又派了一批人，穿了潛水裝前去幫忙搜查。

駱希眞也參加了，到達那個洞穴中，那是一個造物者奇跡，整個洞穴都是在海底下的，上面有岩壁爲阻，就像是口大杯子覆扣在水中，由於空氣的壓力，使得海水無法進入，居然在那片海水逼出一塊陸地來，全部有兩英畝大小，研究室的人員就利用那兒建成一個供應站。

站中有小型的發電機，發電以供照明，同時也製造新鮮的氧氣供人呼吸之用。

搜查的結果，在洞穴中找不到一絲災變的痕跡，所有的機件操作都很正常，證明了金天妮是自己駕着潛艇離開的，但是她會上那兒去呢？

最後，終於有人在發電機的隙縫中，找到了一封信，一封給駱希眞的信。

這等於是一封公開信，對她的來龍去脈，作了一個很明確的交代。

駱，親愛的朋友，這是一封告別的信，我只向你一個人告別，因爲你是我唯一懷念的人，我走了，不必等我，也不必追索，因爲你們不可能找到我的。

你也許已有懷疑，我不是地球上的人，但我也不是外太空的人，我是地心族的人，地心族只是我杜撰的名字，使你較易明白，我們眞正的名稱對你是毫無意義的。

地球上對整個宇宙的研究很賣力，却忽略了在地心深處，還有一批生物，像人類一般的生存着。

我們在地心生存已有很多年了，就是文字的記載也有兩萬多年了，比起只有幾千年文明的地球人，我們無疑是先進得多。

我們在地心生活，跟地球隔絕，本來是沒什麼衝突和妨碍的，可是地球人三番兩次的地下核子試爆，破壞了地底壓力的平衡，進而也威脅到我們的生活了，而且由於地球人大量抽取石油的結果，也導致了我們能源的缺乏，所以我們必須補充新的能源，很幸運地，我們找到了一稱代替品，那就是我要採取的那種元素。

我們的科學知識跟地球人相比較是領先很多的，但我們的技術和物質條件的配合却很差，所以我必須到地球上來，用我的知識，輔以地球上的技術與物質條件的配合，造成那艘潛艇，幫助我去採取那些元素，來維持我的族人的生存。

整個計劃是從我母親開始的，却在我的身上完成利用了地球人一樣，我很抱歉，不過我也把很多先進的技術和知識帶給地球人，聊以爲報了。

我取走了一艘潛艇，但是我母親也從地底帶來了價值數百億的鑽石。

這些我都留在地球上，部份已變賣爲現金，存在金氏企業中了，部份仍然留在銀行的保

險櫃中，我把它們隨同金氏企業的股權，一起贈交給你，請不要拒絕，也請你斟酌審查一下，在整個事件中，虧欠誰的，該給予什麼補償，你就代我補償一下。

對別人而言，這是一筆財富，對你而言，這却是一個負擔了，所以我十分抱歉，但請你務必勉爲其難地負起責任來，因爲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了。」

除了這封信之外，還有兩份通知，那是給律師的，也是委托他們，把金天妮名下的一切權利，轉移到駱希眞的身上。

整個事件引起的激盪是難以想像的。

駱希眞突然之間，居然成了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他當然也開始忙了起來。

誰也不知他在忙些什麼，三個月後，卓平和李志強才接到他的四張請帖，請他們去參加沙田一家新的道場揭幕典禮，他們兩個人準時去了，只見駱希眞穿着道衣，親自在傳授學生練武。

卓平問他：「你怎麼還在開道場，教武功呢？」

「這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興趣。」

「你的那些錢呢？」

「那些錢不是我的，我只是受託代爲處理而已。」

「你是怎麼處理的？」

駱希眞含笑搖頭，沒有回答，但很明顯的，他沒有爲自己留下什麼。

（全文完）

出版者：皇典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　守　愚
登記證：局版臺字第四四四九八號
連絡處：台北市同安街二八巷九弄一—二號
負責人：趙　守　愚
電　話：三九七二二八八
連絡電話：三五一一七〇七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〇一五八一三〇—九號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　價：新台幣一八〇元
中華民國　八〇　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